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三國演義

(第六冊)

羅貫中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三

國

演

義

第六冊

羅貫中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  
輯  
人

王雲五  
徐應禛  
周建人  
宗亮寰  
沈百英  
沈乘廉  
黃紹緒  
蘇繼履  
趙景源  
殷佩斯

主編  
主編

# 三國演義第六冊

##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

\* \* \* \* \*

且說周瑜收軍點將，各各敘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皆發付渡江，大犒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正與衆商議征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有薄禮上獻。」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

『現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自來相謝也。』瑜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爲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唾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就現成，須放着周瑜不死！』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吾自去和他說話，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肅曰：『某願同往。』於是瑜與魯肅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來。

\* \* \* \* \*

先說孫乾回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裏爲這些薄禮，肯來相謝，止爲南郡而來。』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着軍馬。人報：『周瑜、魯肅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瑜

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鑿兵之事。

酒至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若都督不取，備必取之。」瑜笑曰：「吾東吳久欲併吞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玄德曰：「勝負不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督不能取耳。」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子敬、孔明在此爲證，都督休悔！」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甚是公論。先讓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瑜與肅辭別玄德、孔明，上馬而去。

玄德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於理未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

已屬東吳矣，却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主公不聽，今日却想耶？」玄德曰：「前爲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爲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玄德大喜，只在江口屯紮，按兵不動。

却說周瑜、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郡？」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落得虛做人情。」隨問帳下將士：「誰敢先取南郡？」一人應聲而出，乃蔣欽也。瑜曰：「汝爲先鋒，徐盛、丁奉爲副將，撥五千精銳軍馬，先渡江。吾隨後引兵接應。」

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彝陵，以爲犄角之勢。人報：「吳兵已渡漢

江。』仁曰：『堅守勿戰爲上！』驍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下而不出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某願借精兵五百，決一死戰！』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丁奉縱馬來迎。約戰四五合，奉詐敗，牛金引軍追趕入陣。奉指揮衆軍士裏圍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出。

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在垓心，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戰，不能抵當。曹仁殺到垓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入，救出重圍。正遇蔣欽攔路，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仁弟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

蔣欽兵敗，回見周瑜。瑜怒欲斬之，衆將告免。瑜卽點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寧曰：『都督未可造次。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爲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南郡。』

瑜服其論，先教甘寧引三千兵攻打彝陵。早有細作報知曹仁，仁與陳矯



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甘寧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甘寧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寧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探馬飛報周瑜，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續當之。蒙爲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知凌公續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爲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其任矣。』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

蒙謂瑜曰：『彝陵南僻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瑜從之，差

軍去訖。

大兵將至彝陵，瑜問：「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寧？」周泰願往，卽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寧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曰：「都督自提兵至。」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準備內應。

曹洪、曹純、牛金聞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一面分兵拒敵。及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寧、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兩軍接着，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

曹仁回城中，與衆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彝陵，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以解此危？」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分三門而

出。

却說周瑜救出甘寧，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臺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臺號令，分布兩軍爲左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趕，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取城。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鬪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周瑜麾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而走。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

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衆軍搶城。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襄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暗暗喝采道：「丞

相妙算如神！』一聲梆子響，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的，都攔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塹坑者無數。程普急收軍時，曹洪、曹仁，分兵二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一軍從斜刺裏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兵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

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瘡口，疼不可當，飲食俱廢。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沖激，其瘡復發。』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

三日後牛金引軍來搦戰，程普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第三日，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聲聲只道要捉周瑜。程普與衆商議，欲暫且退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

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衆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普拒住不出。周瑜喚衆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呐喊？」衆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欺我也！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故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主意若何？」普曰：「衆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

瑜聽罷，於牀上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爲我一人，而廢國家大事乎？」言訖，卽披甲上馬。諸軍衆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騎出營前。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必橫天，再不敢正觀我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衆將曰：「

可大罵之。」衆將厲聲大罵。

周瑜大怒，使潘璋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聲，口中噴血，墜於馬下。曹兵衝來，衆將向前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爲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却於四下埋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衆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

却說曹仁在城中與衆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金瘡

碎裂，歸寨卽死。今衆將皆已挂孝舉哀。我等皆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

曹仁大喜，隨卽商議今夜便去劫寨，奪周瑜之屍，斬其首級，送赴許都。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令牛金爲先鋒，自爲中軍，曹洪、曹純爲合後，只令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兵盡起。初更後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鎗而已。情知中計，急忙退軍。四下礮聲齊發，東邊韓當、蔣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衝散，首尾不能相救。

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聲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仁引軍刺斜而走，又遇甘寧大殺一陣。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

周瑜、程普、收住衆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周瑜大怒，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取荊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遲。

正分撥間，忽然探馬急來報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却教張飛襲了荊州。』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齎兵符，詐稱曹仁求救，誘惇引兵出，却教雲長襲取了襄陽。』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拏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周瑜大叫一聲，金瘡迸裂。

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却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氣傷箭瘡，半晌方甦。衆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村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定要奪還東吳。』正說間，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決雌雄，復奪城池。子敬幸助我。』

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尙未分成敗；主公現攻合淝不下，不爭自家互相吞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况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肅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

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雲答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容甚盛，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

軍士報入城中，說魯子敬要見。孔明令大開城門，接肅入衙。講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教某再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衆，名下江南，實欲來圖皇叔，幸得東吳殺退曹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占荆襄，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荆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占據，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裏。」孔明曰：「子敬欲見公子乎？」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不

能施禮，子敬勿罪。」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語，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有商議。」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遂設宴相待。

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今觀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現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周瑜猶自忿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淝，累戰不捷，特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淝相助。」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來合淝聽孫權調用。

却說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

聽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日之恩，十分相敬，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荆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賢士安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謬，字幼常。其最賢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之。

馬良至，玄德優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爲荊州刺史，以安民心；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爲根本。此久遠之計也！」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爲後。」玄德遂用馬良爲從事，伊籍副之；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替雲長回荊州，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爲先鋒，趙雲合後，孔明、玄德爲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糜竺、

劉封守江陵。

却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軍馬到來，乃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邢道榮，力敵萬人，可以抵敵。」劉度遂命劉賢與邢道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道榮便引軍出戰。

兩陣對圓，道榮出馬，手使開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我境界！」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門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邢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衆，被吾聊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汝等豈堪與我對敵？我今來招汝等，何不早降？」道榮大笑曰：「赤壁鑿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輪大斧竟奔孔明。孔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衝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不見

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聲，直取道榮，乃張翼也。道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聲大震，兩下伏兵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道榮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賢，便準你投降。」道榮連聲：「願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調兵劫寨，某爲內應，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孔明曰：「邢將軍非謬言也。」遂放道榮歸。

道榮得放回寨，將前事實訴劉賢。賢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旛，待孔明來劫寨，就而擒之。」劉賢依計。

當夜二更，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二齊放火。劉賢、道榮兩

下殺來，放火軍便退。劉賢、道榮兩軍乘勢追趕，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將，乃張翼德也。劉賢叫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於是復回軍，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裏殺出，一鎗刺道榮於馬下。劉賢急撥馬奔走，背後張飛趕來，活捉過馬，綁縛見孔明。賢告曰：『邢道榮教某如此，實非本心也。』孔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如其不降，打破城池，滿門盡誅。

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豎起降旗，大開城門，齋捧印綬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爲郡守，其子劉賢赴荊州隨軍辦事。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

玄德入城安撫已畢，賞勞三軍，乃問衆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趙雲應曰：『某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相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不服，定要去取。孔明教拈鬪，拈着的

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曰：「我並不要人相幫，只獨領三千軍去穩取城池。」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去。如不得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責了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張飛不服，玄德喝退。

趙雲領了三千人馬，逕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知桂陽太守趙範。範急聚衆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曾射殺雙虎。二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若來，某二人願爲前部。」趙範曰：「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應曰：「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趙範拗不過，只得應允。

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陳應列成陣勢，飛馬緯叉而出。趙雲挺鎗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劉景升之弟，今輔公



子劉琦同領荊州，特來撫民。汝何敢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豈順劉備！」趙雲大怒，挺鎗驟馬，直取陳應。應撚叉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地下，喝軍士綁縛回寨。敗軍四散奔走。

雲入寨叱陳應曰：「量汝安敢敵我！我今不殺汝，放汝回去，說與趙範，早來投降。」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

範曰：「我本欲降，汝強要戰，以致如此。」遂叱退陳應，齋捧印綬，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待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家。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得不棄，結爲兄弟，實爲萬幸。」雲大喜，各敘年庚。雲與範同年。雲長範四個月，範遂拜雲爲兄。二人同鄉，同年，又同姓，十分相得。至晚席散，範辭回

城。

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雲教軍士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範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盞更酌。雲飲微醉，範忽請出一婦人，與雲把酒。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有傾國傾城之色，乃問範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子龍改容敬之。樊氏把盞畢，範令就坐。雲辭謝。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間有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載，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堂堂，威儀出衆；第三要與家兄同姓。』」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若不嫌家嫂貌陋，願陪嫁資，與將軍爲妻，結果世之親，何如？」

雲聞言大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爲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

此亂人倫之事！趙範羞慚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如何這般無禮！』遂目視左右，有相害之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逕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贏他不得。』鮑龍曰：『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太守却引兵來搦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

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奔趙雲寨來投降，雲已心知其詐，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只等將軍醉了，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如此不仁。』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伴喜，置酒與二人痛飲。二人大醉，雲乃縛於帳中，擒其手下人問之，果是詐降。雲喚五百軍人，各賜酒食，傳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也不干衆人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衆軍拜謝，將降將陳、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

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城上將火照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雲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定，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問之，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某結爲兄弟，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且趙範初降，其心難測。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玄德曰：「子龍眞丈夫也！」遂釋趙範，仍令爲桂陽太守，重賞趙雲。

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人！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來獻！」孔明大喜曰：「翼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

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却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軍，星夜投武陵界上來。

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不可迎敵，不如納降爲上。』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爲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衆官苦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金旋乃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飛。

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問部將：『誰敢出戰？』衆皆畏懼，莫敢向前。旋

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聲，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飛引衆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於馬下。軍士割頭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齎印綬，往桂陽見玄德。玄德大喜，遂令鞏志代金旋之職。

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馳書報雲長，言翼德、子龍各得一郡。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尙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爲不才，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令雲長來取長沙。

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是劉表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磐共守長沙，後事韓玄。雖今年近六旬，却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雲長去必須多帶軍馬。』雲長曰：『軍師何

故長別人銳氣，滅自己威風。量一老卒，何足道哉！關某不須用三千軍，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決定斬黃忠韓玄之首，獻來麾下。」玄德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明謂玄德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

\* \* \* \* \*

却說長沙太守韓玄，平生性急，輕於殺戮，衆皆惡之。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黃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憂慮。憑某這口刀，這張弓，一千個來，一千個死！」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百發百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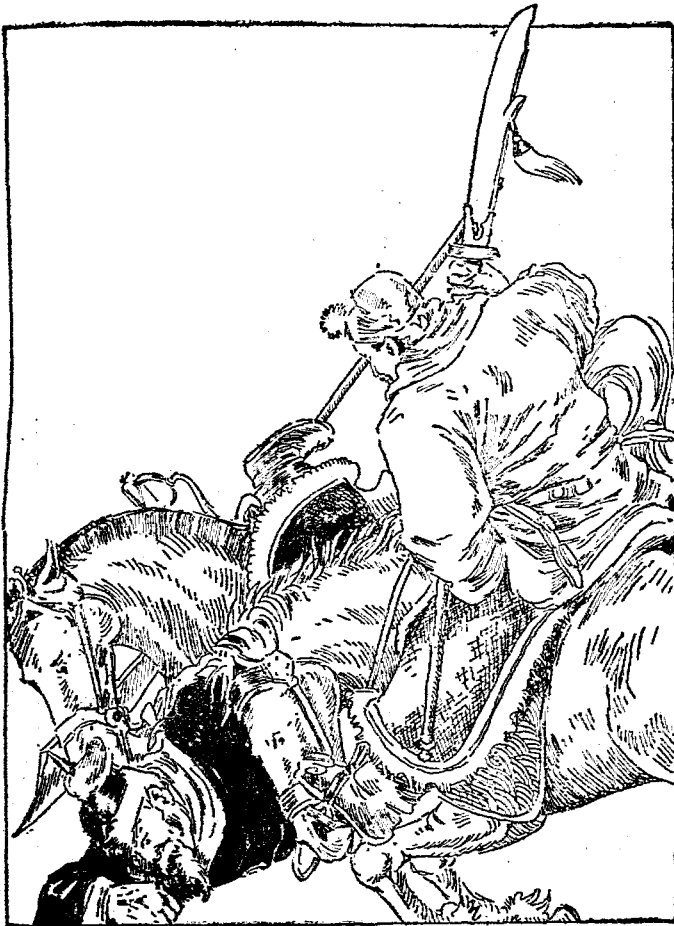
言未畢，階下一人應聲而出曰：「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到。楊齡挺鎗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話，飛馬舞刀，直取楊齡。齡挺鎗來迎。不三合，雲長手起刀落，砍

楊齡於馬下。追殺敗兵，直至城下。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玄自來城上觀看。

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弔橋。雲長見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兩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韓玄恐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入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全無破綻。來日必用拖刀計，背砍贏之。」

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弔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兩軍齊聲喝采。鼓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我且饒你





關雲長義釋黃忠

性命快換馬來廝殺！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玄驚問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弔橋邊射之。」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

此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殺之恩，不忍便射，帶住刀，把弓虛拽，弦響。雲長急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雲長急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弔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雲長領兵而退。

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通。今日兩番虛拽弓弦，第三箭却正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爲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衆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衆共殛之。願隨我者便來！衆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沈於此。當日救下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爲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雲長卽使人去請玄德孔明。

却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正行間，見一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將黃忠、魏延、專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絕禍根。」玄德曰：「若斬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魏延喏喏連聲而退。

黃忠薦劉表姪劉磐，現在攸縣閒居。玄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玄德班師回荊州，改油江口爲公安。自此錢糧廣盛，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

隘口。

\* \* \* \* \*

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淝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淝，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衆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肅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未也。」權曰：「然則如何而後爲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爲顯矣。」權撫掌大笑，回至帳中，大設飲宴，犒勞鏖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

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

日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傳令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塗，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進。張遼縱馬當先，專搦孫權決戰。權綽鎗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乃太史慈也。張遼舞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汝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讎。』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鎗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墮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趕來，看看趕上，刺斜裏撞出一軍，爲首大將，乃程普也；截殺一陣，救

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淝。

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盛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衆，莫不寒心。即便斬將奪旗，威振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王霸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今後切宜保重。』權曰：『是孤之過也，從今當改之！』

少頃，太史慈入帳，曰：『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爲號，刺殺張遼，以報宋謙之讎。某請引兵爲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史慈堅執要行。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讎，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去爲外應。

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淝城，尋見養馬後槽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必來接應。你如何用事？」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叫反，城中兵亂，就裏刺殺張遼，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

是夜張遼得勝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爲將之道，勿以勝爲喜，勿以敗爲憂。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說猶未了，後寨火起，一片聲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十數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聲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

無移時，李典擒戈定并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



放起一把火，衆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

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背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

\* \* \* \* \*

却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正言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并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

明曰：『非雲長不可。』卽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

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畢。肅曰：「主公聞令姪棄世，特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葛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謝，收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卽還荊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時可以交割？」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個商議。」

肅強飲數盃，又開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須待人開口！自我高皇帝開基立業，傳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今皇上之叔，豈不可分茅裂土？况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汝主乃錢塘

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佔據六郡八十一州，尙自貪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要强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衆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若非我暗中助力，周郎未必能立此大功。江南一破，休說二番置於銅雀臺，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適來我主人不卽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何公不察之甚也。」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半晌乃曰：「孔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我主公；後來周公瑾欲興兵取荊州，又是肅擋住；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肅擔承；今却不應前言，教魯肅如何回覆？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肅死不恨，只恐惹惱東吳，興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空爲天下恥笑耳。」

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衆，動以天子爲名，吾亦不以爲意，豈懼周郎一

小兒乎！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勸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荊州爲本，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吳。此論如何？」肅曰：「孔明待奪得何處，還我荊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西川 劉璋闇弱，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

肅無奈，只得聽從。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孔明曰：「亮是皇叔這裏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回見吳侯也好看。」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收了文書。宴罷辭回。玄德與孔明，送到船邊。孔明囑曰：「子敬回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書，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賊笑話！」

肅作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瑜問曰：「子敬討荊州若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周瑜。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爲借地，實

是混賴，他說取了西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作保！他若不還時，必須連累足下。倘主公見罪，奈何？」肅聞言，呆了半晌，曰：「料玄德不負我。」瑜曰：「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梟雄之輩，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困相贈之情，如何不救你？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跼蹐不安。

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旛，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挂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劉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就縛，荊州反掌可得。」肅曰：「計將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滿，雖男子不及。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荊州爲媒，說劉備來入贅。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等。」

他交割了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

周瑜寫了書呈，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荊州一事，呈上文書。權曰：「你却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何用？」肅曰：「周都督有書呈在此，說用此計，可得荊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近聞劉玄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爲婿，永結姻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衡不可爲媒，望卽往荊州一言。」範領命，卽日收拾船隻，帶數個從人，望荊州來。

\* \* \* \* \*

却說玄德自沒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爲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但有甚說話，主公都應承了。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

玄德教請呂範入，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所諭。」範曰：

「範近聞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吾主吳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此事家國兩便，請皇叔勿疑。但我國吳太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範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

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適間卜易得一大吉大利之兆。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回見吳侯。面許已定，擇日便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



出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謀，使周瑜半籌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荊州萬無一失。』玄德懷疑未決。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

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荊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遂喚趙雲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卽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

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荊州，前往南徐進發。荊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怏怏不安。到南徐，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於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衆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

玄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爲媒娶夫人之事。隨行五百軍士俱披紅挂綵，入南郡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

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國太問：「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令愛已許劉玄德爲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國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此事。女婿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菓品，準備成親。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

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搥胸大哭。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爲你母親，事當稟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爲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

的！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話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爲。滿城百姓，那一個不知你到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荊州，故將此爲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荊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

國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却將我女兒爲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一世！你們好做作！』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恥笑。此事如何行得！』說得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住的罵周瑜。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個招他爲婿，免得出醜。』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

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拏下。」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看國太舉動。

\* \* \* \* \*

却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玄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

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貫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

二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國老曰：「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

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謂玄德曰：「却纔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告於國太席前，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今日玄德既爲我婿，卽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

玄德更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回荊州，成王霸之業，一劍揮石爲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斫石爲兩段。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不能爲國家剿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祖爲女壻，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卦，如破曹興漢，斫得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興旺東吳，斫石爲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尙存。

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寺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

江面上，如行平地。玄德歎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也。」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至今此處名爲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畢姻，免生別事。」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爲公告國太，令作護持。」玄德拜謝自回。

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玄德恐人謀害，急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卽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畢姻。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休留在館驛中，免

得生事。玄德暗喜。

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謊得玄德魂不附體。

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鎗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爲樂，故爾如此。」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命暫去。」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客不安，今且去之。」孫夫人笑曰：「廝殺半生，尙懼兵器乎？」命盡撤去，令侍婢解劍伏侍。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以買其心，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

\* \* \* \* \*

却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密書付

來人持回見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略曰：

『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輒困之於吳中，盛爲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看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廈，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疎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後荊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意而速行之。』

權大喜，即日修整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全不想回荊州。

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往，終日無事，只去城外射箭走馬。看看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教我初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開第二個；臨到危急無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

侍婢報曰：『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曰：『主公深居畫堂，不想荊州耶？』玄德曰：『有甚事如此驚怪？』雲曰：『今早孔明使人來報，說曹操欲報赤壁鑿兵之恨，起精兵五十萬，殺奔荊州，甚是危急，請主公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教主公回。不如休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的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

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且在邇，使備悵快不已。」孫夫人曰：「你休瞞我！我已聽知了也。方纔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你欲還鄉，故推此意。」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天下人恥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夫人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玄德曰：「夫人之心，雖則如此，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時，吳侯必然阻擋。」孫夫人沈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泄漏。」兩個商議已定。

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日，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

與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日，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人拜國太。孫夫人曰：『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爲婦之禮。』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只瞞着孫權。

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趨程而行。當日孫權大醉，左右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衆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

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夜，務要趕上拏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擗爲粉碎。程普曰：『主公空有

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

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蔣欽、周泰領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

\* \* \* \* \*

却說玄德加鞭縱轡，躡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忙起行。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玄德慌問趙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大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守候多時。』原來周瑜恐玄德遁走，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劄營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

當日徐盛、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綽兵器截住去路。玄德驚慌，勒馬回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無路，如之奈何？」雲曰：「主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看。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

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實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嫁劉備，實非爲夫人計，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爲香餌而釣備也。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荊州有難，以圖歸計。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

夫人怒曰：『吾兄既不以我爲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了兵器，聲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爲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會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今你兩個於山脚去處，引着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

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喝令推車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只得把兵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我二人奉吳侯旨意，特來追捉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攔



程趕來。

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後。』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叉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將答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玄德回。』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夥匹夫，離間我兄妹不睦！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

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孫夫人令推車而行。

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視之，乃蔣欽、周泰。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人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拏下？』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教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無問水旱之路，趕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

却說玄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心纔稍寬。沿着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沈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驀然想起在吳繁華之事，

不覺淒然淚下。

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軍馬蓋地而來，歎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正慌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蓬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船中扮作客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趕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多時矣。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岸上亂箭射來，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看。

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似流星。看看趕上，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軍馬登程。

周瑜趕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爲首軍官騎馬。周瑜當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裏？」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玄德軍馬不遠，瑜令併力追襲。正趕之間，一聲鼓響，山谷內一陣刀手擁出。爲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吳兵大敗。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大叫一聲，金瘡迸裂，倒於船上。衆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

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折却水軍無數。遙觀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箭瘡未愈，因怒氣沖激，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開船逃去。孔明教休追趕，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賞賜衆將。周瑜自回柴桑。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報孫權。權不勝忿怒，欲拜程普爲都督，起兵取荊州。

周瑜又上書，請興兵雪恨。張昭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因恐孫、劉同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爲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

備爲荊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劉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爲得耳。』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誰可爲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爲使。』權問何人。雍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權大喜，卽遣歆齎表赴許都。

歆領命起程，逕到許都求見曹操。聞操會羣臣於鄴郡，慶賞銅雀臺，歆乃赴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讎，只疑孫、劉併力，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臺成。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臺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臺，左邊一座名玉龍臺，右邊一座名金鳳臺，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

是日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臺下。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上，下設一箭垛，以百步爲界，分武官爲兩隊：曹氏宗族俱穿紅，其餘將士俱穿綠。

各帶雕弓長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垛紅心者，卽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杯。」號令方下，紅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衆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金鼓齊鳴，衆皆喝采。

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袍隊中一騎飛出，叫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攙越。」操視其人，乃文聘也。衆官曰：「且看文仲業射法。」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衆皆喝采，金鼓亂鳴。聘大呼曰：「快取袍來！」

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衆人齊聲喝采。視其人，乃曹洪也。

洪方欲取袍，只見綠袍隊裏又一將出，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爲

奇看我射來！衆視之，乃張郃也。郃飛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裏。衆人都道：『好射法！』郃曰：『錦袍須該是我的！』

言未畢，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大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衆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至界口，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金鼓齊鳴。淵勒馬按弓大叫曰：『此箭可奪得錦袍麼？』只見綠袍隊裏一將應聲而出，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淵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爲異。看我單取錦袍！』拈弓搭箭，遙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墜地。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驟馬至臺前聲喏曰：『謝丞相袍！』曹操與衆官無不稱羨。

晃纔勒馬要回，猛然臺邊躍出一個綠袍將軍，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裏去！早早留下與我！』衆視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竟飛馬來奪袍。兩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許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



拖離鞍轡。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厮打。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

操命二人都上臺。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鬪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諸將盡都上臺，各賜蜀錦一疋。諸將各各稱謝。

操命各依位次而坐。樂聲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操顧謂衆文官曰：「武將旣以騎射爲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臺，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衆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時有王朗、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命之意。

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沉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臺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爲荊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

屬備矣。』操聞之，手脚慌亂，投筆於地。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

程昱曰：『丞相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令華歆爲使，表薦劉備。乃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操點頭曰：『是也。』昱曰：『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留華歆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爲讎敵矣。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曰：『仲德之言，正合孤意。』

遂召華歆上臺，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卽引文武回許昌，表奏周瑜爲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封華歆爲大理寺卿，留在許都。使命至東吳，周

瑜、程普、各受職訖。

周瑜既領南郡，愈思報讎，遂上書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孫權乃命肅曰：『汝昔保荊州與劉備，今備遷延不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至今又不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荊州而來。

\* \* \* \* \*

却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訓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爲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爲南郡太守，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好於中取事也。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荊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便放聲大哭，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計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畢，敘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

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與我舊交，何必太謙？」肅乃就坐。

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爲荊州一事而來。皇叔已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家結親，當看親情，早早交付。」玄德聞言，掩面大哭。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

孔明從屏後出曰：「亮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實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漢朝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若要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事出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孔明說罷，觸動玄德衷腸，真個捶胸頓足，放聲大哭。

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明曰：「有煩子敬回

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懇告吳侯，再容幾時。」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敬善言回覆。」

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玄德、孔明拜謝。宴畢，送魯肅下船。逕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 劉璋乎？如此推調，未免累及老兄矣。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子敬便當一行。」肅曰：「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爲親，便是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却把荊州交還東吳。」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瑜笑曰：「子敬真長者也。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爲名，實欲去取荊州，且教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

城勞軍。那時乘勢殺之，奪取荊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

魯肅大喜，便再往荊州來。玄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會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的甚計策，來誘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計會已定，魯肅入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換荊州，以西川權當嫁資。但軍馬經過，却望應些錢糧。」孔明聽了，忙點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孔明曰：「如雄師到日，即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宴罷辭回。

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瑜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孔明曰：「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實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拏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

氣。』便喚趙雲聽計：『如此如此……其餘我自有布擺。』玄德大喜。

\* \* \* \* \*

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一節，準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便教魯肅稟報吳侯，并遣程普引軍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身軀無事，使甘寧爲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爲第二；凌統、呂蒙爲後隊。水陸大兵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爲孔明中計。前軍至夏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何。糜竺曰：『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外相等，與都督把盞。』瑜曰：『今爲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糜竺領了言語先回。

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

城上，插兩面白旗，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乘馬帶了甘寧、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兵三千人，逕望荊州來。

既至城下，並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言未畢，忽一聲梆子響，城上軍一齊都豎起鎗刀。敵樓上趙雲出曰：「都督此行，端的爲何？」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

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隴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



三國演義 第六册 第五十六回

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墜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吾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進。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周瑜拆封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爲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暗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讎哉？

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盡粉矣。亮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照鑒。」

周瑜覽畢，長歎一聲，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衆將曰：「吾非不欲盡忠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壽三十六歲。

周瑜停喪於巴丘，衆將將所遺書緘，遣人飛報孫權。權聞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特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爲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

却說孔明在荊州，知周瑜已死，告於玄德，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玄德

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亮當以弔喪爲由，往江東走一遭，藉尋賢士佐助主公。』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不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巴丘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爲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逕到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故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酹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烝嘗！』

『弔君幼學，以交伯符；仗義疏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鵬搏；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丘；景升懷慮，討逆無憂。弔君丰度，佳配小喬；漢臣之壻，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諫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鄱陽，蔣幹來說；揮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弘才，文武籌略；火攻

破敵，挽強爲弱。

『想君當年，雄姿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膽，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然。主爲哀泣，友爲淚漣。』

『亮也不才，巧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犄角之援，首尾相儔。若存若亡，何慮何憂？』

『嗚呼公瑾！生死永別！朴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鑒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嗚呼痛哉！伏維尙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慟不已。衆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爲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

皂纒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郎，卻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急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亦大笑。兩人攜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荊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孔明自回荊州。

\* \* \* \* \*

却說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著，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厚恤之。

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現在江南，何不重用？』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其名久矣。今既來此，』



一 手 揪 住 了 孔 明

可卽請來相見。」

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權見其人濃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爲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如何？」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歎一聲而出。

魯肅曰：「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主公想必知之。」權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荐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低頭長歎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何往不利？可實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去也。」肅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荊州投劉皇叔，必然



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肅書，逕往荊州來見玄德。

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心中亦不悅，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特來相投。』玄德曰：『荆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缺一縣宰，屈公任之。如後有缺，即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

統到耒陽縣，不理政事，終日飲酒爲樂，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怒曰：『豎儒焉敢亂吾法度！』遂喚張飛分付：『引從人去荊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

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言語，與孫乾前去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至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

張飛大怒，欲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人，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衣冠不整，扶醉而出。飛怒曰：「吾兄以汝爲人，令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量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將軍少坐，待我發落。」隨卽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紛然齎抱案卷上廳訴詞。被告人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所廢之事

何在？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量此小縣，何足介意！」

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統乃將出魯肅薦書。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飛顧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具說龐統之才。玄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玄德拆視之。書略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終爲他人所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嘆，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玄德曰：「近治未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學，勝亮十倍。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却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

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來荊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卽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爲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

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爲謀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連結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取孫權，次攻劉備。』操曰：『我若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今不可不防也。』荀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爲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操大喜，卽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

却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肅，字子碩，桓帝時爲天水關于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遂娶羌女生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年，因討賊有功，拜征西將軍，與鎮西將軍韓遂爲兄弟。

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與劉玄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玄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玄德。今聞玄德已得荊州，我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我，當是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矣。當乘其來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馬騰兄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超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爲天下除害，有何不可？」騰曰：「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超曰：「父

親欲往，切不可輕入京師。當隨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吾自有處，不必多慮。」

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爲前部，留馬岱在後爲接應，迤邐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目今馬騰南征，吾命汝爲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運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來日教他入城面君，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騰置酒相待。

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傕、郭汜之難，嘗懷痛恨。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騰曰：「誰爲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之而問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

軍處殺之，大事濟矣。」

二人商議已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料其妾李春香，與奎妻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計可施。妾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爲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人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尙知邪正，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

妾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便密喚曹洪、許褚，分付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分付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拏下。

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旗號。

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向前，忽聽得一聲砲響，紅旗開處，弓弩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奮力衝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執。

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證。馬騰大罵曰：『豎儒誤我大事，我不能爲國殺賊，是乃天也！』操命牽出。馬騰罵不絕口，與其子馬休，及黃奎一同遇害。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爲妻。』操笑曰：『你爲了一婦人，害了你姐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便教將苗澤、李春香與黃奎一家並斬於市。觀者無不歎息。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衆人之事。』一面



使人分付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

\* \* \* \* \*

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

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收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

言未畢，階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髮棄袍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爲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淝之衆，逕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爲丞相所得。若得江東，則荊州一鼓可平也。荊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吾意。」卽時起大兵三十萬，逕下江南，令合淝張遼，準備糧草，以爲供給。

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衆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魯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荊州，使玄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玄德，其言必從；且玄德既爲東吳之婿，亦義不容辭。若玄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權從其言，卽遣人諭魯肅，

使求救於玄德。

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玄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請孔明。孔明到荊州，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荊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便回書與魯肅，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

使者去了。玄德問曰：「今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淝之衆，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衆，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超興兵入關，則操又何暇下江南乎？」玄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逕往西涼州投下。

\* \* \* \* \*  
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忽有一人踉蹌入帳，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

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齎書至。超拆視之。書略曰：

『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今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讎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荆襄之衆，以遏操之前。則

逆操可擒，奸黨可滅，讎辱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爲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爲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

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

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不甚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

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去，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

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鍾繇仍復閉城堅守。

却說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

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性躁，誠恐誤事。」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

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迤邐追趕。

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擋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

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

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衆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

操進兵直叩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

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鎗，立馬陣前；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讎！吾當活捉生啖汝肉！』



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得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於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擋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頸而逃。

曹操正走之間，背後一騎趕來，回頭視之，正是馬超。操大驚。左右將校見超趕來，各自逃命，只撇下曹操。超厲聲大叫曰：「曹操休走！」操驚得馬鞭墜地。看看趕上，馬超從後使鎗搠來。操遶樹而走。超一鎗搠在樹上，急拔下時，操已走遠。超縱馬趕來，山坡邊轉出一將，大叫：「勿傷吾主！曹洪在此！」輪刀縱馬，攔住馬超。操得命走脫。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漸漸刀法散亂，氣力不加。



曹 操 割 鬚

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馬超獨自一人，恐被所算，乃撥馬而回。夏侯淵也不來趕。

曹操回寨，却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因此不曾多折軍馬。操入帳歎曰：『吾若殺了曹洪，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遂喚曹洪重加賞賜，收拾敗軍，堅守寨柵，深溝高壘，不許出戰。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操傳令教軍士堅守，如亂動者斬。諸將曰：『西涼之兵，盡使長鎗，當選弓弩迎之。』操曰：『戰與不戰，皆在於我，非在賊也。賊雖有長鎗，安能便刺？諸公但堅壁觀之，賊自退矣。』諸將皆私相議曰：『丞相自來征戰，一身當先，今敗於馬超，何如此之弱也？』過了幾日，細作來報：『馬岱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乃是羌人部落。』操聞知大喜。諸將曰：『馬岱添兵，丞相反喜，何也？』操曰：『待吾勝了，却對汝等說。』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操又大喜，就於帳中設宴作賀。諸將皆暗笑。操曰：『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公等有何良策？』徐晃進曰：『今丞相盛』

兵在此，賊亦全部現屯關上，此去河西，必無準備；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先截賊歸路，丞相逕發河北擊之，賊兩不相應，勢必危矣。」操曰：「公明之言，正合吾意！」便叫徐晃引精兵四千，和朱靈同去逕襲河西，伏於山谷之中，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徐晃、朱靈領命，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操下令，先教曹洪於蒲阪津安排船筏，留曹仁守寨，操自領兵渡渭河。

早有細作報知馬超。超曰：「今操不攻潼關，而使人準備船筏，欲渡河北，必將遏吾之後也。吾當引一軍渡河，拒住岸北。操兵不得渡，不消二十日，河東糧盡，操兵必亂，却循河南而擊之，操可擒矣。」韓遂曰：「不必如此。豈不聞兵法有云：『兵半渡可擊。』」待操兵渡至一半，汝却於南岸擊之，操兵皆死於河內矣。」超曰：「叔父之言甚善。」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

却說曹操整兵已畢，分三停軍，前渡渭河。比及人馬到河口時，日光初起。

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開創營寨。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按劍坐於南岸，看軍渡河。忽然人報：『後邊白袍將軍到了！』衆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指約休鬧。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一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許褚拖操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扳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木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在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驍將遠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馬超箭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神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追操甚急，恐傷操命，

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都回身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方到北岸，便把船筏鑿沉。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被重鎧，箭皆嵌在甲上。衆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爲小賊所困！」褚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

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爲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準備了也。」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暫爲寨腳。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爲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立柵蓋河內，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擒矣。

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幾乎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精壯之人，爲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韋，許褚領之。典韋已死，今救曹操，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爲「虎痴」，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今操渡河，將襲我後，可速攻之，不可令他創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剷除。」超曰：「以姪愚意，還只拒住北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爲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爲先鋒，跟叔父前去。」

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直奔渭南。操令衆將於甬道兩旁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躡身一跳，躍出土坑，立於平地，立殺數人，步行砍出重圍。韓遂已被困在垓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承，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背後曹兵趕來，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馬。

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於是超自爲前部，令龐德、馬岱爲後應，當夜便行。

\* \* \* \* \*

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伏兵，虛其中軍。號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衆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成宜見無人馬，逕入中軍。操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礮。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分兵三路蜂擁殺來。

未知勝負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鬪馬超

曹操抹書間韓遂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鍊作浮橋三條，接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爲屏障。馬超聞知，教軍士各挾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

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暴冷，彤雲密布，連日不開。曹操在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

見其人鶴骨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姓婁，名子伯，道號夢梅居士。操以客禮待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風起之後，驅兵士運土潑水，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爲無盛水之具，作縑囊盛水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水凍緊，土城已築完。

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大驚，疑有神助。次日，集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乘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鎗而出。操曰：『汝欺我營寨不成，今一夜天使築成，汝何不早降！』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

『吾卽讎郡許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褚爲虎侯。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卽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卽批次日誓殺虎痴。

次日，兩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爲左翼，馬岱爲右翼，韓遂押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叫『虎痴快出！』曹操在門旗下回顧衆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鬪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兩軍大駭。兩個又鬪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心窩刺來。褚棄刀將鎗挾住。兩個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鎗桿，各拿



許褚裸衣戰馬超

半節在馬上亂打。操恐褚有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麾兩翼鐵騎，橫衝直撞，瀕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兵折傷大半。操令堅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痴也！」

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擲兜鍪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夏侯淵聽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千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到，馬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就撇了夏侯淵，直取曹操。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

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言「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且各罷兵。捱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

超猶豫未決。楊秋、侯選，皆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爲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秋辭去。賈詡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詡曰：「兵不厭詐，可僞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破也。」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準備，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隄備，以防其詐。」韓遂依計而行。早有人報

知曹操。操顧賈詡曰：『吾事濟矣！』問：『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人報曰：『韓遂。』

次日，操引衆將出營，左右圍繞。操獨顯一騎於中央。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出陣觀看。操高叫曰：『汝諸軍欲觀曹公耶？吾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謀耳。』諸軍皆有懼色。

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韓遂卽出陣，見操並無甲仗，亦棄衣甲，輕服匹馬而出。二人馬頭相交，各按轡對語。操曰：『吾與將軍之父，同舉孝廉，吾嘗以叔事之。吾亦與公同登仕路，不覺有年矣。將軍今年妙齡幾何？』韓遂答曰：『四十歲矣。』操曰：『往日在京師皆青春年少，何期又中旬矣！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只把舊事細說，並不提起軍情。說罷大笑。相談有一個時辰，方回馬而別，各自歸寨。

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超慌來問韓遂曰：『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

遂曰：『只訴京師舊事耳。』超曰：『安得不言軍務乎？』遂曰：『曹操不言，吾何獨言之？』超心甚疑，不言而退。

却說曹操回寨，謂賈詡曰：『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詡曰：『此意雖妙，尙未足問二人。某有一策，令韓、馬自相讎殺。』操問其計。賈詡曰：『馬超乃一勇之夫，不識機密。丞相親筆作一書，單與韓、遂，中間朦朧字樣，於要害處，自行塗抹改易，然後封送與韓、遂，故意使馬超知之。超必索書來看。若看見上面要緊之處，盡皆改抹，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自行改抹，正合着單騎會話之疑。疑則必生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使互相離間，超可圖矣。』操曰：『此計甚妙。』隨寫書一封，將緊要處盡皆改抹，然後實封，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下了書自回。果然有人報知馬超。超心愈疑，逕來韓、遂處索書看。韓、遂將書與超。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問遂曰：『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遂曰：『原



書如此，不知何故。」超曰：「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先改抹了。」遂曰：「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超曰：「吾又不信。曹操是精細之人，豈有差錯？吾與叔父併力殺賊，奈何忽生異心？」遂曰：「汝若不信吾心，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汝從陣內突出，一鎗刺殺便了。」超曰：「若如此，方見叔父真心。」兩人約定。次日，韓遂引侯選、李堪、梁興、馬玩、楊秋、五將出陣。馬超藏在門影裏。韓遂使人到操寨前，高叫：「韓將軍請丞相攀話。」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逕出陣前，與韓遂相見。馬離數步，洪馬上欠身言曰：「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切莫有誤。」言訖便回馬。

超聽得大怒，挺鎗驟馬，便刺韓遂。五將攔住，勸解回寨。遂曰：「賢姪休疑，我無歹心。」馬超那裏肯信，恨怨而去。韓遂與五將商議曰：「這事如何解釋？」楊秋曰：「馬超倚仗勇武，常有欺凌主公之心，便勝得曹操，怎肯相讓？以某愚見，不如暗投曹公，他日不失封侯之位。」遂曰：「吾與馬騰結爲兄弟，安忍背

之？」楊秋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逕來操寨，說投降之事。

操大喜，許封韓遂爲西涼侯，楊秋爲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爲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備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賺請馬超，就席圖之，猶豫未決。

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爲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事不宜遲，可速行之！」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焉敢謀害我！」衆皆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刺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帳外，五將圍繞溷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飛濺。砍翻馬玩，剝倒梁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

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

天色微明，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鎗縱馬逐之。李堪拖鎗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超聽得背後弦響，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走了。超回橋上住劄。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撥之，矢皆紛紛落地。超令從騎往來衝殺，爭奈曹兵圍裏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弩射倒坐下馬。馬超墮於地上，操軍逼合。

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二人救了馬超，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曉夜，務要趕倒馬兒。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大將軍。』

衆將得令，各要爭功，迺追襲馬超。顧不得人困馬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

\* \* \* \* \*

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衆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操教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渭口。下令班師回許都。

涼州參軍楊阜，字義山，逕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今丞相若不乘勢勦絕，他日養成氣力，隴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操曰：「吾本欲留兵征之，奈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爲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爲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阜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爲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衆將皆問曰：「初賊據潼關，渭北道缺，丞相不從河東」

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操曰：「初賊守潼關，若吾初到，便取河東，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準備。故徐晃、朱靈得渡也。吾然後引兵北渡，連車樹柵爲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準備。吾乃巧用反間，畜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衆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衆，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衆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故喜也。」衆將拜曰：「丞相神謀，衆不及也！」操曰：「亦賴汝衆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部。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爲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排鑾駕出郭迎接，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

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

\* \* \* \* \*

這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陵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張衡死，張魯行之。魯在漢中自號爲『師君』。其來學道者皆號爲『鬼卒』。爲首者號爲『祭酒』。領衆多者號爲『治頭大祭酒』。務以誠信爲主，不許欺詐。如有病者，卽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己過，當面陳首，然後爲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爲『監令祭酒』。如此又蓋義舍，舍內飯米柴火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境內有犯法者，必恕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無官長，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以爲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爲鎮南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進貢而已。

當年聞操破西涼之衆，威震天下，乃聚衆商議曰：「西涼馬騰遭戮，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我漢中。我欲自稱爲漢寧王，督兵拒曹操，諸軍以爲何如？」  
閻圃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衆，財富糧足，四面險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兵，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愚意益州劉璋昏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州爲本，然後稱王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早有細作報入川中。

\* \* \* \* \*

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卽劉焉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焉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州太史趙躄等，共保璋爲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讎。璋使龐羲爲巴西太守，以拒張魯。

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

大憂，急聚衆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觀西川。』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六册

第五十九回

一二六





小學生文  
庫第一集 第  
**三四五**  
册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三國演義

(第七冊)

羅貫中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 學 生 文 庫

第 一 集

(長 篇 小 說 類)

三

國

演

義

第 七 冊

羅 貫 中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編  
輯  
人

王雲五  
徐應昉  
周建人  
宗亮寰  
沈百英  
沈秉廉  
黃紹緒  
蘇繼楨  
趙景源  
殷佩斯  
主編  
主編

## 三國演義第七冊

###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鑿頭尖，鼻偃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危？」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爲所滅；近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爲進獻之物。遣張松爲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



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皆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

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爲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通進。」操叱曰：「吾掃清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爲太平耶？」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

左右責松曰：「汝爲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速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忽而階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諂佞，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問其姓名，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爲丞相門下掌庫主簿。

此人博學能言，見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辨之士，有心難之。修亦自恃其才，小覷天下之士。

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邀出外面書院中，分賓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何如？』松曰：『蜀爲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雄。回環二百八程，縱橫三萬餘里。雞鳴犬吠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阜如山積。天下莫可及也！』

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文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不可勝記，豈能盡數。』修又問曰：『方今劉季玉手下，如公者還有幾人？』松曰：『文武全才，智勇足備，忠義慷慨之士，動以百數。如松不才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記。』修曰：『公近居何職？』松曰：『濫充別駕之任，甚不稱職。敢問公爲朝廷』

何官？」修曰：「現爲丞相府主簿。」松曰：「久聞公世代簪纓，何不立於廟堂，輔佐天子，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

楊修聞言，滿面羞慚，強顏而笑曰：「某雖居下寮，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誨，極有開發，故此就此職耳。」松笑曰：「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達孫吳之機，專務強霸而居大位，安能有所教誨，以開發明公耶？」修曰：「公居邊隅，安知丞相大才乎？吾試令公觀之。」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以示張松。松觀其題曰：「孟德新書。」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

松看畢，問曰：「公以此爲何書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準今，做孫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無才，此堪以傳後世否？」松大笑曰：「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誦，何爲「新書」？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曹丞相盜竊以爲己能，只好瞞足下耳！」修曰：「丞相祕藏之書，雖已成帙，未傳於世。公言蜀中

小兒暗誦如流，何相欺乎？」松曰：「公如不信，吾試誦之。」遂將『孟德新書』從頭至尾，朗誦一遍，並無一字差錯。修大驚曰：「公過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

當下張松欲辭回。修曰：「公且暫居館舍，容某再稟丞相，令公面君。」松謝而退。修入見操曰：「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操曰：「言語不遜，吾故慢之。」修曰：「丞相尚容一禰衡，何不納張松？」操曰：「禰衡文章，播於當今，吾故不忍殺之。松有何能？」修曰：「且無論其口似懸河，辨才無礙。適修以丞相所撰孟德新書示之，彼觀一遍，即能暗誦。如此博聞強記，世所罕有。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蜀中小兒，皆能熟記。」操曰：「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令扯碎其書燒之。修曰：「此人可使面君，教見天朝氣象。」操曰：「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汝可先引他來，使見我軍容之盛，教他回去傳說。吾即日下了江南，便來收川。」修領命。

至次日，與張松同至西教場。操點虎衛雄兵五萬，布於教場中，果然盔甲鮮明，衣袍燦爛，金鼓震天，戈矛耀日，四方八面，各分隊伍，旌旗颯彩，人馬騰空。松斜目視之。良久，操喚松指而示曰：『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松曰：『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但以仁義治人！』操變色視之。松全無懼意。楊修頻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吾者生，逆吾者死。汝知之乎？』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割鬚棄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操大怒曰：『豎儒敢揭吾短處！』喝令左右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既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攸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出。

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我來時於劉璋之前，開了大口，今日怏怏空回，須被蜀中人所

笑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  
有主見。』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  
約有五百餘騎，爲首一員大將，輕妝軟扮，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  
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喏曰：『趙雲等候多時！』松下馬答禮曰：  
『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爲大夫遠涉路  
途，鞍馬馳驅，特命趙雲聊奉酒食。』言罷，軍士跪奉酒食，雲敬進之。

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今果如此。』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  
馬同行。來到荊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接。  
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爲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洒掃驛庭，以待  
歇宿。』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叙坐。須臾，排上酒筵，二人殷勤相  
勸。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宵。

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

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高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遠，不得聽教。今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州暫歇片時，以叙渴仰之思，實爲萬幸！」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叙禮，分賓主依次而坐，設宴款待。

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松以言挑之曰：「今皇叔守荊州，還有幾郡？」孔明答曰：「荊州乃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故權且在此安身。」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反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蠹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平焉。」玄德曰：「二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

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叙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時再得聽教。」言罷，潸然淚下。張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曰：「松亦思朝暮趨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荊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玄德曰：「故知如此，尙未有安跡之所。」松曰：「益州險塞，沃野千里，民殷國富，智能之士，久慕皇叔之德，若起荆襄之衆，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帝室宗親，恩澤布蜀中久矣。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松曰：「某非賣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胆。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離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款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明公先取西川爲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以爲內應。未知鈞意若



何？」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天下唾罵。」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著鞭在先。今若不取，爲他人所取，悔之晚矣。」

玄德曰：「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但看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玄德略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關隘，山川險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孟達。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到荊州時，可以心事共議。」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厚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得望報乎？」說罷作別。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

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古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眞之子。松見正，備說：「曹操輕賢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

何疑焉？」

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入，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劉玄德不可！」二人撫掌大笑。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爲使，可往荊州。」二人應允。

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欲篡天下，不可爲言。彼已有取川之心。」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璋曰：「何計？」松曰：「荊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使結好，使爲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爲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往也。」璋卽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爲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玄德入川爲援。

正商議間，一人自外突入，汗流滿面，大叫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四十一州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園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現爲劉璋府下主簿。璋問曰：「玄德與我同宗，吾故結之爲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爲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安肯伏低做小？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今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

又一人阻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言曰：「主公今聽張松之言，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劉玄德，實欲拒張魯。」

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癰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況劉備世之梟雄，先事曹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心術如此，安可同處乎？今若召來西川休矣！』璋叱曰：『再休亂言！玄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離益州，逕取荊州，來見玄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玄德拆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齋貢，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況宗族乎？今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剿滅狂寇，永爲唇齒，自有重酬。書不盡言，耑候車騎。』

玄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玄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今獲聽教，甚慰平生。』法正謝曰：『蜀中小吏，

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軍復有意乎？玄德曰：『備一身寄客，未嘗不傷感而歎息。嘗思鷦鷯尚存一枝，狡兔猶藏三窟，何況人乎？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玄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

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玄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高明，何多疑耶？』玄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荆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業。今幸張松、法正爲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主公之言，雖合天理，奈

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爲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他人取耳。主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荊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關雲長、張翼德、趙子龍，守荊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荊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隘口；張飛領四郡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爲前部，魏延爲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爲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

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孟達接着，拜見玄德，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里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供給錢糧。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卽下令準備車乘帳幔，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

簿黃權入諫曰：『主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此言，疎間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汝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門牙兩個。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階前而諫。璋視之，乃建寧愈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竊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吾？再言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爲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於外，民攻於內，必敗之道也。』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

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仗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

劉璋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如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輛，來接玄德。

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涪。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攜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

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法正乃祕而不言。

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



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謂衆官曰：『可笑黃權、王累等輩，不知宗兄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爲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乃脫所穿綠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

時部下將佐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柔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璋笑曰：『汝等皆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衆皆嗟歎而退。

却說玄德歸入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瓚、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擲杯爲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

弦，可坐而定也。』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更兼吾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爲也。』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

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爲自己，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讎，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驅馳上馬，旣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爲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爲他人所算。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爲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

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

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叙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爲樂，願舞劍爲戲。』龐統便喚衆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

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封，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瓚、冷苞、鄧賢，各掣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掣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

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  
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衆皆紛然下堂。玄  
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曰：『吾弟兄同宗骨血，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  
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  
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  
爲此。』統嗟歎而退。

\* \* \* \* \*

却說劉璋歸寨。劉瓚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不如早回，免生後  
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衆將曰：『雖玄德無此心，他手下人  
皆欲吞併西川，以圖富貴。』璋曰：『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遂不聽，日與玄  
德歡敘。

忽報：『張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

領諾，卽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不從，後因衆將苦勸，乃令白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涪水關。劉璋自回成都。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

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

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尙自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喏喏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沈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

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胆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

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且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擋。』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

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載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

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饒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擋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

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鎗撈，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



趙雲截江奪阿斗



驚倒。

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  
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  
報知。」雲曰：「主母有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荆  
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  
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  
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  
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總然萬死，亦  
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摔，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  
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  
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艙挾住舵，只顧放  
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

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姪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

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

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

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

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

\* \* \* \* \*

却說孫夫人回吳，具言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

正商議調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讎。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以爲萬世之業。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卽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跣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人尙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遠。』便差軍數萬築

濡須塢，曉夜併工，尅期告竣。

\* \* \* \* \*

却說曹操在許都威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櫛風沐雨，三十餘年，掃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你道那「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縣；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圭瓚。

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加九錫。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爲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興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

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

其子荀惲，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

\* \* \* \* \*

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旁。

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

合方回，操回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

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心中鬱悶，閒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遷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

程昱出，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逕奔出寨。至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爲臣下，不尊王室。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

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救回曹操。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

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目今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啟視之。書略曰：

『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仁人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

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

謀不欺我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歸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然北去，劉備尙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

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教進兵向荊州來，着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

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只推曹操攻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

權脣齒之邦，不容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會同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

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沛聞知此事，遂教高沛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梟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翼乎？」衆視其人，乃零陵烝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

玄德大怒曰：『吾爲汝禦敵，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

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逕襲成都，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伏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荊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

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只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急

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各曰：

『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

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之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

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若彼不來，便起兵逕取其關，不可遲緩。』

玄德身披重鎧，自佩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而去。

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

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爲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

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閒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各搜出利刀一口。統便喝斬二人。玄德猶豫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衆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卽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

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涪關。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遂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

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襲了涪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

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瓚、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

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瓚曰：「雒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劄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瓚大喜，分兵二萬，與冷、鄧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瓚、張任守護雒城。

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劄下兩個大寨。玄德聚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



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攙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當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

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勸，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卽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爲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

却說黃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摘鈴，人卸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顯能處；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擱金鼓旗旛，鎗刀器械。

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

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延快下馬受降！』

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

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

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鉤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

路伏在這裏，等個正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

却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

黃忠安下寨腳，逕來見玄德，說魏延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魏延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瓚、張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人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令回雒城。魏延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

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瓛、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瓛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遣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

吳懿、保吳蘭、雷同二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瓛、張任接着，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鋏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

却說玄德令黃忠魏延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何如？』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卽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

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答，逕登堂，仰臥牀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陞階視之。其人

三國演義 第七册 第六十二回

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

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却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叢，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髡鉗爲徒隸，因此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叢從何而來。叢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叢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叢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卽拜叢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



却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

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雷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蒙。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

玄德看了書，乃孔明勸其須謹慎，不宜進兵之意。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此書相阻耳。」乃勸玄德急速進兵。

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

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却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南小路而進；主公令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邀攔，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

當日傳下號令，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軍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將下來。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曾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乘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



坡鳳落死身統龐

\* \* \* \* \*  
却說雒城中吳懿、劉瓚，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

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儘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

却說龐統迤邐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馬問：「此處是何地名？」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名落鳳坡。」龐統心疑，令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礮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

當日張任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廝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雷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瓛引兵殺出，却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

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裏截出。劉瓛、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蜀兵得勝，迤邐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幸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殺追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

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問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遙爲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

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緊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

却說孔明在荊州，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衆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

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荊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衆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交關平齎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

孔明設宴，交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曰：『倘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倘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荊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荊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荊州；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

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 雒城之西，先到者爲頭功。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爲先鋒，沂江而上，會於雒城。孔明隨後引簡雍、蔣琬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 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爲書記。

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雒城，不可有誤。』

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卽踏平城郭，老幼不留！』

\* \* \* \* \*



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拚心而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却放回寨。

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

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個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吾拏住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到晚又空回。

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

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

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着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內，入山中探聽。

當日諸將回寨，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哨探得出。』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腳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告報。

探事的軍士，聽得這個消息，盡回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大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中我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也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

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

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的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頰虎鬚，使丈八矛，騎深烏馬，乃是張飛。四下裏鑼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撞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縲，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却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

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自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

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回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

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坐，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

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爲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禦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爲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拜降。」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爲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來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尙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

\* \* \* \* \*

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衆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

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日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

玄德還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往來，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二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軍迎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

\* \* \* \* \*  
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回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

內軍馬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玄德正望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

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

張飛回見玄德曰：『軍師沂江而來，尙且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當，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會費分毫之力。』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



卽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嚴顏拜謝。

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瓚，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

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瓚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却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玄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

\* \* \* \* \*

却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瓚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退兵？』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一面出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

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遶城而走。張飛儘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垓心，進退不得。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

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

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瓚、張任。劉瓚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

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爲何橋？」吳懿曰：

「金雁橋。」

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遶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蕪葭，可以埋伏。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觀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於那裏，就彼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却勒兵於橋北，遙爲之勢，使張任不敢往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

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瓚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一任爲前隊，膺爲後隊，一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簇

捧，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聚殺過來。

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遶河而走。走不到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雜處。魏延一軍從蘆葦中忽起，都用長鎗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剝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

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

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卽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玄德感歎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

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瓚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瓚，開門投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循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瓚者，乃武陽人張翼也。

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寧，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犍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接洽平靖，卽勒兵回成都取齊。』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

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

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

却說劉循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事鄭虔獻策曰：『今劉備雖攻地奪城，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以靜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

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書視之。其略曰：

『前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眷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

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遂其使者出城，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綿竹。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

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取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參軍楊阜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

韋康大開城門，投降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

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不留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阜薦梁寬、趙衢二人，超盡用爲軍官。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其妻，便回。』馬超從之。

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旣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興兵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若肯興兵，二人必爲內應。』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



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讎。想吾子趙月現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

馬超聞姜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

正鬪間，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

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衢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

超氣噎塞胸，幾乎墜下馬來。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至姜敘宅，拏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之。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

一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

擺開爲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兄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

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爲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

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張魯大喜，以爲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爲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婿之議。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

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爲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松大喜，卽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閭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備，務要割地以還。』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却說關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備。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卽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

\* \* \* \* \*

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廩，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

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孔明曰：『可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在帳中教鳴金收軍。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峪，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

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迤邐趕入山峪，猛然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報讎矣。』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

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卽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

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讚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 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

\* \* \* \* \*

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孔明伴作不聞，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水六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非等閒之比。雲長且未必可勝。」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

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爲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願往。」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

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栢。魏延與楊栢交戰，不十合，楊栢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爲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到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

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



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

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提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玄德歎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

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嚴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

不分勝負。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回。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

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

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鎚在手，扭回身，覷着張飛便打將來。張



關 萌 葭 戰 大 超 馬

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銅鎚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兩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譎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

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爲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爲漢寧王。』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

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

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爲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

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二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爲蜀主，與父報讎，不肯臣於漢中。」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旣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

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

「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  
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

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兪元人也，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

李恢與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  
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

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卽砍爲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一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涪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旣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

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

喜，卽喚楊栢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時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駿、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玄德大喜。是日盡歡。

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



先攻城矣！』

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尙有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衆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

次日，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睨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傍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宓，字子勅。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

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齎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

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衆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去荊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基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佩領振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南郡公安住歇，卽日起行。

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顏爲前將軍，法正爲蜀郡太守，董和爲掌軍中郎將，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義爲營中司馬，劉巴

爲左將軍，黃權爲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襲、卓膺、李嚴、吳蘭、雷同、李恢、張翼、秦宓、譙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諸葛亮爲軍師，關雲長爲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爲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爲鎮遠將軍，黃忠爲征西將軍，魏延爲揚武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琬、伊籍及舊日荆襄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陞賞。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十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其餘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開倉賑濟百姓，軍民大悅。

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定，不宜奪之爲私賞也。』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

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道，於斯著矣。」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靖。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

法正爲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賴孝直爲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法正聞之，亦自斂戢。

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閒叙，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稟伯父此事。」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

無妨。亮自作書回之。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平回至荊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至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荊州，不爲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焉。惟冀明照。」

雲長看畢，自綽其髯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將書遍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

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

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卽動干戈。』張昭曰：『吳中方寧，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權從之，卽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

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爲何。』孔明曰：『來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

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爲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瑾大喜，卽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旣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荊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

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玄德徐徐曰：『旣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旣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尙懼之。切宜仔細。』

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叙。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卽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



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荊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譎計，如何瞞得我過！』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

瑾滿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瑾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

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孫權曰：『既

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  
瑾曰：「主公所言極是。」

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爲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卽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卽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

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

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爲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汝可先回。』使者辭去。

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灑池會上，覩秦國君臣如無物；况吾曾學萬人敵者乎？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

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

\* \* \* \* \*

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礮爲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

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颺，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

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



關雲長單刀赴會

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爲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

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墮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爲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卽君侯也，何得推托乎？」

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

吾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

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魯肅被傷，遂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魯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

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即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即令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曹操。

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彥材，上書諫操。曹操遂罷南征，興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欲尊曹操爲魏王。中書

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

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

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爲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帝曰：「昔董承爲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似此爲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爲魏王，早



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卽請行。」

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卽取紙寫書付順。順乃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

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遇曹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

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孫劉爲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間之，順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擊下，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鄒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

是日帝在外殿，見鄒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璽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

少頃，尙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跳足，二甲士推擁而出。

原來華歆素有才名，向與邴原、管寧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爲一龍。華歆爲

龍頭，摩原爲龍腹，管寧爲龍尾。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又一日，寧與歆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寧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寧自此鄙歆之爲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爲友。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

\* \* \* \* \*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甲士擁后而去，帝搥胸大慟。見鄒慮在側，帝曰：『鄒公！天下寧有是事耶！』哭倒在地。鄒慮令左右扶帝入宮。

華歆挈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酖殺之。當晚

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羣下莫敢有言。

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興議此事。』操卽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歎曰：『許褚真忠臣也！』

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

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

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

却說曹操與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寧，多撥糧草應付。」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

操次日自引兵爲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

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二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曰：『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

徐晃保着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隄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爲名，使賊

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賈詡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

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

\* \* \* \* \*

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收，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



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柵。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

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

\* \* \* \* \*

却說曹操提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着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鋒；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

淵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

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關平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關平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會行。見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

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衆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

魯，便可圖矣。」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鄭？」詔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夤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

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

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隄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即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

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某送金甲爲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

『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閻圃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

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拏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投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爲實。

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衛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

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

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府藏，心甚憐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投降。張魯欲降，張衛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爲內應。

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閻圃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降。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封魯爲鎮南將軍。閻圃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卽命斬之於市，曹示衆。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尙未歸心。」

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曹操歎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

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淝，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爲使？」伊籍曰：「某願往。」

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荊州，知會雲長，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爲？」籍曰：「

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爲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奪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言主若取了東川，卽還荊州全土。」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

權問計於衆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爲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淝，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

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淝，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淝。」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爲先鋒，蔣欽、潘璋爲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勝爲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

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淝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麾蓋。權回寨，問衆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淝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權從之。

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練，冒矢石而上。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衆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遼卽回兵歸合淝。

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



宴慶功。呂蒙遜甘寧上坐，盛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讎，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席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

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衆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淝，三軍盡發。

張遼爲失了皖城，回到合淝，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個，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淝。」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城。」張遼將操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之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

吳兵以爲破我必矣。今可發兵出迎，奮力與戰，折其鋒銳，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

李典素與張遼不睦，聞遼此言，默然不答。樂進見李典不語，便道：「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公等皆是私意，不顧公事；吾今自出迎敵，決一死戰。」便教左右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將軍如此，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聽指揮！」張遼大喜曰：「旣曼成肯相助，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吾與樂文謙擊之。」李典領命，自去點軍埋伏。

却說孫權令呂蒙、甘寧爲前隊，自與凌統居中。其餘諸將陸續進發，望合淝殺來。呂蒙、甘寧前隊兵進，正與樂進相迎。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戰不數合，樂進詐敗而走。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孫權在第二隊，聽得前軍得勝，

催兵行至逍遙津北，忽聞連珠礮響，左邊張遼一軍殺來，右邊李典一軍殺來。孫權大驚，急令人喚呂蒙、甘寧回救時，張遼兵已到。凌統手下，止有三百餘騎，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凌統大呼曰：「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

言未畢，張遼引二千餘騎，當先殺至。凌統翻身死戰。孫權縱馬上橋，橋南已折丈餘，並無一片板。孫權驚得手足無措。牙將谷利大呼曰：「主公可約馬退後，再放馬向前，跳過橋去。」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然後縱轡加鞭。那馬一跳飛過橋南。

孫權跳過橋南，徐盛、董襲駕舟相迎。凌統、谷利抵住張遼。甘寧、呂蒙引軍回救，却被樂進從後追來，李典又截住廝殺，吳兵折了大半。凌統所領三百餘人，盡被殺死。統身中數鎗，殺到橋邊，橋已折斷，遼河而逃。孫權在舟中望見，急令董襲掉舟接之，乃得渡回。呂蒙、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這一陣殺得江南人害怕，聞張遼大名，小兒也不敢夜啼。衆將保護孫權回營。權乃重賞凌統、谷

利，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

\* \* \* \* \*

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攻，恐合淝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梯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求請救兵。操同衆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救合淝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留張郃守蒙頭巖等隘口。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口來。

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賈詡一言定儲嗣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  
肥。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  
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權乃  
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  
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寧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  
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權曰：「曹軍勢大，不可  
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

凌統領命，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口塵頭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凌  
統交鋒，鬪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

回，卽告權曰：『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寧，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寧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鷄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飛奔曹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軍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寧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着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寧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權扶起，攜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卽賜絹千匹，利刀百口。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

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負。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鎗來刺。鎗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鳴金罷戰。

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寧也。』凌統乃頓首拜寧。

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寧結爲生死之交，再不爲惡。

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時董襲、徐盛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

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軍士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



却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

\* \* \* \* \*

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圍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可隨泰殺出。』於是泰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泰到江邊，回顧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

接應下船。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遂輪鎗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救出徐盛。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

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峪口，樹木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枝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爲龐德所殺。

曹操見孫權走脫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軍船到，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壻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

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入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曰：『卿兩番相救，不惜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

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視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剗，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言戰鬥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爲顯耀。

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爲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

\* \* \* \* \*

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爲魏王。尙書崔琰力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當有變，任自爲之！』有與琰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琰下獄問之。琰虎目虬髯，

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卽令鍾繇草詔，册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鑾儀，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昂，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

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爲後嗣。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卽答耳。」操曰：「何所思？」詡對

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爲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

未知曹家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六十九回

參戎機管輅辭官

討漢賊五臣死節

却說曹操因操勞過度，因而染病，服藥無愈。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操令芝卜易。芝曰：「大王曾聞神卜管輅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其術。」芝乃薦管輅於操。操即差人往平原召輅。輅至，參拜訖，操令卜。輅但勸曹操勿憂。操心安，病乃漸可。操與論天下之事大喜，欲封輅爲太史。輅曰：「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曰：「汝相吾若何？」輅曰：「位極人臣，又何必相？」再三問之，輅但笑而不答。操令輅遍相文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也。」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但暗勸操安居鄴中，不可輕動。操從其言，留居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往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

寬，恐不堪任此職。」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忠而且勤，心如鐵石，最足相當。」遂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都東華門外。

\* \* \* \* \*

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爲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厚；見曹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耿紀與韋晃密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爲篡逆之事。吾等爲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有心腹人，姓金，名禕，乃漢相金日磾之後，素有討操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交厚，豈肯與我等同謀乎？」韋晃曰：「且往說之，看是如何。」

於是二人同至金禕宅中。禕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偉與王長史甚厚，吾三人特來告求。」禕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遷，望不相棄，曲賜提攜，感德非淺！」禕拂袖而起，適從者

奉茶至，便將茶潑於地上。晃佯驚曰：『德偉故人，何薄情也！』禕曰：『吾與汝交厚，爲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思報本，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爲友！』耿紀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然耳！』禕大怒。

耿紀、韋晃見禕果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禕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晃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禕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扶助鑾輿，更結劉皇叔爲外援，操賊可滅矣。』二人聞之，撫掌稱善。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現居城外，可用爲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爲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二子逃竄遠鄉，得免於難。今已潛歸許都。若使相助討賊，無有不從。』

耿紀、韋晃大喜。金禕即使人密告二吉。須臾，二人至。禕具言其事。二人感



憤流淚，怨氣冲天，誓殺國賊。金禕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耿少府、韋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投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徑跟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諭討賊。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爲號，各要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截住城內救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便進兵殺投鄴郡擒曹操，卽發使齎詔召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五人對天說誓，歃血爲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

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口只推圍獵，安排已定。金禕先期來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節，不可不放燈火，以示太平氣象。』王必然其言，告諭城內居民，盡張燈結彩，慶賞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霽，星月交輝。六街三市，競放

花燈。真個金吾不禁，玉漏無催！

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二更以後，忽聞營中吶喊，人報：「營後火起！」王必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喊殺連天，知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墜馬，遂望西門而走，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着忙，棄馬步行。至金禕門首，慌叩其門。原來金禕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家。

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只道金禕歸來。禕妻從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厮殺了麼？」王必大驚，方悟金禕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禕、耿紀等同謀反。休急披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城中但聞人叫：「殺盡曹賊，以扶漢室！」

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巡警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紮，是夜遙望見城中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直混殺至天明。

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禕、二吉皆被殺死。耿紀、韋晃奮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了。手下百餘人皆被殺。夏侯惇入城救滅遺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使人飛報曹操。操傳令教將耿韋二人，及五家宗族老小，皆斬於市，并將在朝大小百官，盡行拏解鄴郡，聽候發落。

夏侯惇押耿韋二人至市曹。耿紀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劊子手以刀搯其口，流血滿地，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

夏侯惇盡斬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下令曰：「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下。」衆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於是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之下。操教盡拏立於紅旗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

助賊耳。』盡命牽出漳河邊斬之，死者三百餘人。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

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鍾繇爲相國，華歆爲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印龜組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銀組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曹操方悟管輅火災之說，遂重賞輅。輅不受。

\* \* \* \* \*

却說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等守把巴西。馬超兵至下辨，令吳蘭爲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牙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驟馬挺鎗搦曹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馬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

任藁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

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且我在鄴郡，問神卜管輅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虞，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張郃進兵。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小學生文集  
第一集 第三四六冊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三國演義

(第八冊)

羅貫中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三

國

演

義

第八冊

羅貫中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  
輯  
人

王雲五 主編  
徐應昶 主編  
周建人  
宗亮 袁  
沈百英  
沈秉廉  
黃紹緒  
蘇繼楨  
趙景源  
殷佩斯

# 三國演義第八册

##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却說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曰：「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擒矣。」

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飛自引兵一萬，離閬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鎗縱馬而出。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然喊起。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旛，故此擾亂。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

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岩渠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播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離岩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飛只得還營。

次日，雷同又去山下搦戰。郃又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播木礮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紮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

玄德差人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爲人耶？翼德自來

剛強。然前于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爲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旁若無人；此非貪盃，乃敗張郃之計耳。」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

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人馬，爲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教將酒擺列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爲戲。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蕩石二寨，皆出爲左右援。

當夜張郃乘着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擂鼓爲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鎗刺倒，却是一個草人。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礮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睜圓環眼，聲如巨雷，乃張飛也。挺矛躍馬，直取張郃。



兩小卒相撲為戲

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兩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正沒奈何，又見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三寨俱失，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

\* \* \* \* \*

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却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其歸路。」

當日張郃引兵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郃又回戰，不數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



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延問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却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讎。』魏延領計。

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峪口，郃將後軍爲前，復紮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車輛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

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口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便

喚軍士分付：「休要驚慌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廝殺，塞閉漢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鉞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關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

却說張郃爲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却待下山，忽說：「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逕而逃，方得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

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

折盡大兵，尙不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行軍司馬郭淮諫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命而去。

却說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衆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口，鎮守關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

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

於麾下。』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尙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可同我去。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玄德大喜，卽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爲兒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

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黃忠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麼？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

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尙欲出陣耶！」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却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

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猶如監臨，使不生外心。」曹洪從之，卽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卽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旣相遇，必當報讎。」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

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

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

\* \* \* \* \*

却說黃忠聽知夏侯、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鎗，來取黃忠。夏侯便出來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鬪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韓浩曰：「你如此膽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張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迤邐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

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

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趙雲等不信。

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今夜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

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即策馬先進。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至漢水旁。

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

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疏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

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德曰：「川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戰境，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

德遂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沈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蜀兵大喊，殺上山來。



張郃、夏侯尚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兵埋伏於山僻去處，只聽黃忠軍到，却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

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衆將慶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釁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嚴加隄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

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

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爲西涼藩蔽，先曾屯兵長安，拒馬孟起，今又屯兵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卜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着一人去荊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之。』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尙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爲監軍同去，若何？』

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不必出戰；若忠有失，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辦，授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闖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

\* \* \* \* \*

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

聞劉備親自引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

洪星夜前到許昌，稟知曹操。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左右金瓜銀鉞，鎗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旛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

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藍田。林木之間，乃蔡邕莊也。今邕女蔡琰，與其夫董紀居此。」原來操素與蔡邕相善。先時其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後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

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左賢王懼操之勢，送蔡琰還漢。操乃以琰配與董紀爲妻。

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紀出仕於外，止有蔡琰在家。琰聞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起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昔利帝時，上虞有一巫者，名曹旴，能婆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遠江啼哭七晝夜，跳入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之江邊。上虞令度尙奏聞朝廷，表爲孝女。度尙令邯鄲淳作文鐫碑以記其事。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立石墓側，時人奇之。妾父蔡邕聞而往觀，時日已暮，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索筆大書八字於其背。後人鐫石，并鐫此八字。」

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齏白。」操問琰曰：「汝解其意否？」琰曰：

「雖先人遺筆，妾實不解其意。」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不能答。於內一人出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辭了蔡琰，引衆出莊。上馬行三里，忽省悟，笑謂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耳。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旁加絲，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女旁少字，是「妙」字。外孫乃女之子也。女旁子字，是「好」字。蠶白乃受五辛之器也。受旁辛字，是「辮」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衆皆歎羨楊修才識之敏。

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曄諫曰：「淵性太剛，恐中奸計。」操乃作手書與之，使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者出書，淵拆視之。略曰：

『凡爲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

夏侯淵覽畢大喜，打發使命回訖，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曰：『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遂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曰：『吾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寨口前行。

\* \* \* \* \*

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攻，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

恰待引軍出迎牙將陳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先。」忠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尚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詐敗而走，式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擡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陳式不能抵當，被夏侯淵生擒回寨。部卒多降。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爲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爲主」之法。」

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卽日拔寨而進，步步爲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忠約定來日軍前相換。

次日，兩軍皆到山谷關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



下。黃忠帶着夏侯尙，夏侯淵帶着陳式，各不與袍鎧，只穿蔽體薄衣。一聲鼓響，陳式、夏侯尙，各望本陣奔回。夏侯尙比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尙帶箭而回。淵大怒，驟馬逕取黃忠。忠正要激淵廝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淵慌撥馬而回，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爲何鳴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故急招將軍回。』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

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止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

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

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爲號，將軍却按兵勿動，待他倦怠無備，吾却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必當取勝。」忠大喜，從其計。

\* \* \* \* \*

却說杜襲引軍逃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磨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淵未及相迎，黃忠寶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爲兩段。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

出迎。忠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爲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龍在此！』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

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讎，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

却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忠爲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腳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

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之比，不可輕敵。」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爲副將同去。

雲謂忠曰：「今操引二十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爲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鬪，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雲曰：「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卽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爲期。

雲回本寨，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

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

却說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令。

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爲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

\* \* \* \* \*

却說趙雲在營中，看看等到午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爲準備。』翼連聲應諾。

雲挺鎗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鎗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爲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鎗，又刺死焦炳。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雲大喊一聲，挺鎗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

操於高處望見，驚問諸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板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

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回本寨，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板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雲又救了張著。

曹操見雲東衝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奮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卽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喝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單鎗匹馬，觀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鎗，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鎗，立於營門之外。

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鎗，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眾軍

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鎗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時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馬回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

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紮腳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於是玄德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爲也。我料必得漢水矣！』



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

曹操命徐晃爲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嚴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爲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儻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爲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卽過河來戰蜀兵。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紮營。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

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大敗。軍士逼入漢水，死者無數。

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

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曾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

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爲偏將軍，領鄉導使。

\* \* \* \* \*

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分咐：「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營中礮響，礮響一番，擂鼓一番，只不要出戰。」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之上暗窺。

次日，曹兵到來搦戰，蜀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礮。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

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方纔回營欲歇，號礮又響，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闊處紮營。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

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擂鼓三通，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弑母后，自立爲王，僭用天子鑾輿，非反而何？」

操怒，令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鋒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衆將

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嚴顏代守關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

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

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曰：『今蜀兵將遠近小路，盡皆塞

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操正疑惑間又報張飛麤延分兵劫糧。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曰：「某願往！」

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草。解糧官接着，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得到陽平矣。」遂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痛飲，不覺大醉，便乘酒興，催糧車行。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許褚當先，橫刀縱馬，引軍前進。二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至半路，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却因酒醉，敵不住張飛；戰不數合，被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張飛盡奪糧草車輛而回。

却說衆將保着許褚，回見曹操。操令醫士療治金瘡，一面親自提兵來與

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兒來，汝假子爲肉泥矣！」劉封大怒，挺鎗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礮響，鼓角齊鳴。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奔回陽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蜀兵從後追襲。

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

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

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陽平關，故來助戰。

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

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驚動。孟達引兵夾攻。馬超士卒，蓄銳日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



戟刺吳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

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而有感於懷。正沈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隨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衆官，都稱「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惇，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

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手提鋼斧，遶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

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

原來楊修爲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置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闊』字也。丞相嫌園門闊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停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

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衆分食訖。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

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

牀睡；半晌而起，佯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爲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歎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

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衆商議，欲立植爲世子；曹丕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籠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匹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逕來告操。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丕慌告吳質。質曰：『無憂也。明日用大籠裝絹，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籠載絹入。使者搜看籠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譖害曹丕，愈惡之。操欲試曹丕、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聞知，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爲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

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修又嘗爲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卽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修死年三十四歲。

曹操既殺楊修，佯怒夏侯惇，亦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衆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方麾軍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撞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視之，乃龐德也。

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馬超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門牙兩個，急命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趕來。曹兵人人驚恐。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却說曹操退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銳氣墮盡。前隊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伏兵追趕。曹兵人人喪膽。操令軍士急行，曉夜奔走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

\* \* \* \* \*

且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爲帝之心，未敢逕啟，却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

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卽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  
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爲此事，是反漢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亡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義，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却，衆心解矣。」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爲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理。」張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爲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爲遲也。」

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

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旌旗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許靖、法正請玄德登壇，進冠冕璽綬，面南而坐，受文武官員拜賀爲漢中王。子劉禪立爲王世子。封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諸葛亮爲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爲五虎大將，魏延爲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

玄德既爲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

表到許都，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卽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車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隻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

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懿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還；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辨之士，齎



書往說孫權，使興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爲使，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

權知滿寵到，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讎，前因聽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寧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權依其言，令衆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

寵呈上操書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釁隙。魏王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破劉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

孫權覽書畢，設筵相待滿寵，送歸館舍安歇。權與衆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理。今可一面送滿寵回，約會曹操，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某聞雲長自到荊州，劉備娶與妻室，先

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尚幼，未許字人，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若雲長肯許，卽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後助曹取荊州。」

孫權用其謀，先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爲使，投荊州來。入城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吾主吳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

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取荊州之策。

步騭曰：「曹操久欲篡漢，所懼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此嫁禍於吳也。」權曰：「孤亦欲取荊州久矣。」騭曰：「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荊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主

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

權從其議，即時遣使過江，上書曹操，陳說此事。操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爲參謀官，商議動兵，一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

\* \* \* \* \*

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卽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

漢中王大喜，卽差前部司馬費詩爲使，齎捧誥命投荊州來。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卽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爲伍！」遂不肯受印。

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爲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然信立爲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雖有一五虎將」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將軍卽漢中王，漢中王卽將軍也。豈與諸人等哉？將軍受漢中王厚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願將軍熟思之。」

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卽拜受印綬。費詩方出王旨，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卽時便差傅士仁、糜芳二人爲

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

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卽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礮，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雲長引兵救撲，至四更方纔火滅。

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曾出師，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費詩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摘去先鋒印綬，罰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

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去。雲長便令廖化爲先鋒，關平爲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爲參軍，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荊州來投降關公，公念

其舊日相救之情，甚愛之，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公，帶了胡班自回蜀中去了。

且說關公是日祭了帥字大旗，忽報蜀使至，傳漢中王旨，拜雲長爲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荆襄九郡事。雲長受命訖，衆官拜賀。於是雲長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

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翟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爲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書生之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曹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

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廖化二將，受計而往。與曹兵兩陣對圓。廖化出馬搦戰，翟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撥馬便走，翟元從後追殺，荊州兵退。

十里。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翟元一齊出迎，荊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颭，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

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便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砍死。翟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

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意，倘率兵逕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儻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爲號。吾當親往擊之。」

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雲長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趙累爲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爲人，今旣差定，不必更改。趙累現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我築烽火臺去。』王甫怏怏拜辭而行。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

却說曹仁折了二將，退守樊城，謂滿寵曰：『不聽公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如之奈何？』寵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

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仁大驚。寵曰：『只宜堅守。』部將呂常奮然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寵諫曰：『不可。』呂常怒曰：『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急難抵擋矣。』仁卽與



兵二千，令呂常出樊城迎戰。

呂常來至江口，只見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刀出馬。呂常却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先走。呂常喝止不住。雲長混殺過來，曹軍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殘敗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

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人應聲而出。衆視之，乃于禁也。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擡槩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滄七軍

却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問衆將誰敢作先鋒，一人應聲願往。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名，眞勁敵也。」遂加于禁爲征南將軍，加龐德爲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兩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爲先鋒，豈不誤事？」禁驚問其故。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況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今使他爲先鋒，是潑油救火也。將軍何不敢知魏王，別換一人去？」

禁聞此語，遂連夜入府，啟知曹操。操省悟，卽喚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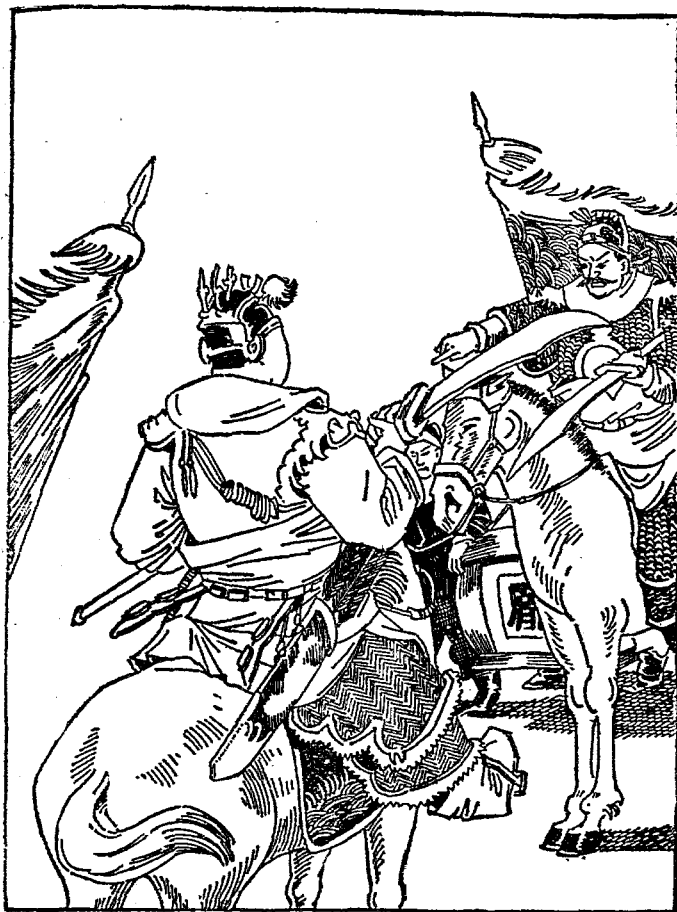
印。德大驚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衆口何？』

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地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

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木櫬。次日，請諸友赴席，列櫬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謂親友曰：『吾受魏王重恩，誓以死報。今去樊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爲彼所殺；即不爲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櫬，以示無空回之理。』衆皆嗟嘆。

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謂其妻曰：『吾今爲先鋒，義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當與吾報讐也。』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柩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急取吾屍置此柩中；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卽取其首，置在柩內，回獻魏王。』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操喜曰：『龐德忠勇如此，孤何憂焉！』賈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

却說關公正坐帳中，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枝精壯兵到



戰死決櫻拾德龐

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擡一木橛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曰：『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豎子何敢藐視吾耶！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殺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關公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

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個白字。龐德青袍銀鎧，鋼刀白馬，立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步卒數人肩擡木橛而出。關平大罵龐德：『背主之賊！』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

蚤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

著，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卽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蚤來受死！」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備檄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亦何能爲！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得痴呆了。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將各退。

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間，于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爲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禁不敢阻而回。

却說關公回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

初生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鬪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公口中大罵：「龐賊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

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韉挂住，偷拽雕弓，搭上箭，射將來。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公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滅禁威風，故鳴金收軍。

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故鳴金收軍。」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禁曰：「緊行



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

却說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吾誓報此一箭之讐！」衆將對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遲。」

次日，人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公平把住隘口，分咐衆將休報知關公。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公箭瘡舉發，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

\* \* \* \* \*

却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卽報知關公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着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看了半晌喚鄉道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魯口川也』關公喜曰『于禁必爲我擒矣』衆軍士問曰『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于入魯口』豈能久乎』諸將未信公回本寨。

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于魯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魯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關平拜服。

却說魏軍屯於魯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

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近，卽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蚤爲計。于禁叱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成何羞慚而退，却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

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鼙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

比及平明，關公及衆將皆搖旗鼓譟，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

時龐德并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

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爲例！」於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回顧成何曰：「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

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衆軍皆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船近隄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數人，餘皆棄船赴水而逃。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將小船撞翻，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龐德者，乃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

力大，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

關公回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來。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髯笑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

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眉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蜀中爲大將，汝如何不早降？」德大怒曰：「吾寧死於刀下，豈降汝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葬之。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

却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搬磚，填塞

不住，曹軍衆將，無不喪胆，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

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寵諫曰：「不可。山水驟至，豈能長存？不旬日即當自退。關公尙未攻城，已遣別將往邾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吾軍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爲保障。」

仁拱手稱謝曰：「非伯寧之教，幾誤大事。」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發誓曰：「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走者，斬！」衆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

關公自擒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齎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興拜辭父親，逕投成都去訖。

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邾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蚤來降，更待何時？』

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

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卽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陣殺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藥，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衆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卽當長驅大進，逕到許都，勦滅操賊，以安漢室。豈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等默然而退。

衆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



名，乃沛國譙郡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

平大喜，即與衆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即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環，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令設酒席相待。

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



關雲長刮骨療毒

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奕棋，全無痛苦之色。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

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矣。先生真神醫也！」陀曰：「某爲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

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

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曹操大驚，聚文武商議曰：「吾素知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荊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倘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

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計，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主簿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動衆。」操依允，遂不遷都，歎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撥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呂建副之，尅日起兵，前到楊陵陂駐劄，看東南有應，然後征進。

却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後，恐有反覆。」

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荊州。」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難保守。不如先取荊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權曰：「孤本欲取荊州，前言特以試卿耳。卿可速爲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

呂蒙辭了孫權，回至陸口。蚤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荊州軍馬整肅，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荊州，今却如何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使人回報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怏怏。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眞病也。」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

陸遜領命，是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貴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

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蒙目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審可用否？」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予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荊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

蒙驚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以驕其心，彼必盡撤荊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荊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蒙大喜曰：「真良策也！」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

陸遜回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蒙回，建業養病。蒙至，入見權。權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爲妙。」蒙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

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卽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

權大喜，卽日拜陸遜爲偏將軍右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卽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

時公正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回調理，近拜陸遜爲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爲將！」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求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謹。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

使者回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憂江東之意。」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遜察印肅

細，卽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撤荊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荊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何如？」孫皎字叔明，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豈不聞昔日周瑜、程普爲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相濟也。」

權大悟，遂拜呂蒙爲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却將精兵伏於艍艫船中。次調韓當、周泰、蔣欽、朱然、潘璋、徐盛、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爲合後救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一面先傳報陸遜，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晝夜躡行，直抵北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



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

約至二更，騰艫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曾走了一個。於是長驅大進，逕取荊州，無人知覺。將至荊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撫慰，各重賞，令賺開城門，縱火爲號。衆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開了城門。衆軍一聲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吳兵齊入，襲了荊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許閒人攪擾。一面遣人申報孫權。

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喝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溼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乞將軍

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爲覆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泣而葬之。自是三軍震肅。

不一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爲治中，掌荊州事；監內放出于禁，遣歸曹操；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荊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降。』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逕奔公安來。

却說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急令閉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蚤降，卽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

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齎印綬來荊州投降。孫權大悅，仍令去守公安。

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權乃召傅士仁謂曰：『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招安糜芳。

未知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却說糜芳聞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蚤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儻一日得勝而回，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

正猶豫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去解，軍前交割。如遲立斬。』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遂拔劍斬來使於堂上。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

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蚤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蒯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蒙大喜，引見孫權。權重賞二人。安民已畢，大犒三軍。

時曹操在許都，正與衆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折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洩漏，使雲長有備也。操與衆謀士商議。主簿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彼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勢掩殺，可獲全功。」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曹仁。

却說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

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

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晃卽差副將徐商、呂建假着徐晃旗號，前赴偃城與關平交戰。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

\* \* \* \* \*

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擺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大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吶喊，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

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寧？此間皆靠沔水，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住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軍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寨。』

是夜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商、右邊呂建，兩下夾攻。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徐晃也。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兼曹操自引大軍，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

關公喝曰：「此敵人詭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爲慮！」

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深知其能；若彼不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兵見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謝不忘。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回顧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

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終是右臂少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



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到，報說：「荆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關公大怒。忽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郡，殺了使命，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

關公聞言，怒氣冲塞，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顧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艍艫之中，先擒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歎曰：「吾中奸賊之謀矣！有何面目見兄長耶！」管糧都督趙累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荆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齋文三道，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荆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

却說樊城圍解，曹仁引衆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軍，親至四冢寨，周圍閱視，顧謂諸將曰：「荊州兵圍塹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逕入敵圍。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衆皆歎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遂封徐晃爲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操因荊州未定，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

却說關公在荊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累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累曰：「昔呂蒙在陸口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曹賊；今却助曹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遺書呂

蒙責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遣使赴荊州來。

却說呂蒙在荊州，傳下號令：凡荊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攪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蒙出郭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使者呈書與蒙，蒙看畢，謂來使曰：「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遂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

使者回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并說荊州城中，君侯寶眷并諸將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我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雪我恨！」喝退使者。使者出寨，衆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

呂蒙極其恩恤，并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

關公率兵取荊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荊州者。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爲首上將，乃蔣欽也。勒馬挺鎗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罵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兵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撤軍回走。

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颺，上寫「荊州土人」四字，衆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嶠內又有兩軍撞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并合蔣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疎。

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荊州土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止喝不住。部從止有三百餘人，殺至三

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關平、廖化分爲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分兵緊守四門，聚將士商議。趙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守，可速差人往求救兵。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

正議間，忽報吳兵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往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關平曰：「我願送汝出重圍。」關公卽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奮力衝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

\* \* \* \* \*

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衆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爲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

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旦夕卽至。特令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儻稍遲延，公必陷矣。」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化乃至館驛安歇，俟發兵。

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城，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衆，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敵。」封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達笑曰：「將軍以關公爲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卽不悅。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後患。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封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却之？」達曰：「但言山

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興兵，恐失所守。」

封從其言。次日，請廖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化大驚，以首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休矣！」達曰：「我今卽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廖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

\* \* \* \* \*

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

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帛也。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蒙笑曰：『關公雖有沖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

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十七回

中伏兵關公遇害 聞噩耗玄德痛心

却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

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

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卽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

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爲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早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

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矣。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鈎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衆將於帳中。

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權回顧衆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如何？』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致使今日反爲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今主公旣已擒之，若不卽除，恐貽後患。』孫權沈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月也。關公亡年五十八歲。

關公旣歿，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獻與孫權。權卽賜馬忠騎坐。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

却說王甫在麥城中，忽報吳兵在城下，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王甫、周倉大驚，急登城視之，果關公父子首級也。王甫大叫一聲，墜城而死。周倉自刎而亡。於是麥城亦屬東吳。

却說孫權既害了關公，遂盡收荆襄之地，犒賞三軍，設宴大會諸將慶功，置呂蒙於上位，顧謂衆將曰：「孤久不得荆州，今唾手而得，皆子明之功也。」蒙再三遜謝。權曰：「昔周郎雄略過人，破曹操於赤壁，不幸早歿，魯子敬代之。子敬初見孤時，便及帝王大略，此一快也；曹操東下，諸人皆勸孤降，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惟勸吾借荆州與劉備，是其一短。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荆州，勝子敬周郎多矣。」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盃於地，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衆將見之，無不驚訝。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潺陵侯，命其子呂霸襲爵。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讎。恐東吳難與敵也。」權聞之大驚，跌足

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讎，必與操約和。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爲上策。』

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讎，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却於中乘便而圖事耳。』操言：『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木香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

征。我却觀其勝負；蜀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  
操大喜，從其計，遂召吳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遂設  
牲醴祭祀，刻沈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  
自拜祭，贈爲荆王，差官守墓，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

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  
歸，未必再來。人倫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襄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  
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相此女後必大貴。先曾許劉焉之  
子劉瑁。瑁早歿。其女至今寡居，大王可納之爲妃。』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  
宗，於理不可。』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嬴乎？』漢中王乃依允，  
遂納吳氏爲王妃。後生二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奉孝。

\* \* \* \* \*

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關公力拒之。孔明曰：『荊州危矣！可使人替關公回。』正商議間，荊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興到，且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到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墩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心。

忽一日，孔明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上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

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吾與雲長誓同生死，彼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



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卽召入問之。二人具說荆州有失，關公兵敗求救，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荆州廖化至。玄德卽召入。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

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荆襄之急。」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關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

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遇害。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

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哭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晌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主上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畢，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衆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溼衣襟，斑斑成血。孔明與衆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令主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卽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

孔明諫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譎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接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利，乘時而伐之，可也。」衆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

却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常覺頭腦疼痛不可忍。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衆官皆憂。

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卽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郡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

或二十日，卽平復矣。其神妙如此。此人眞扁鵲，倉公之流也。現居金城，離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

操卽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先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呼左右拏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似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急令追拷。

華陀在獄，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爲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

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陀卽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卽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

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殮殮訖，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裏焚燒。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獄怒罵其妻，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吳押獄嗟歎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曾傳於世，所傳者止關雞豬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

却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操取書拆視之，略曰：

「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將剿滅劉備，掃平

兩川，臣卽率羣下納土歸降矣。」

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操笑曰：「吾事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爲周文王矣。」司馬懿曰：「今孫權旣稱臣歸附，王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操從之，表奏孫權爲驃騎將軍南昌侯，領荊州牧。卽日遣使齎勅赴東吳去訖。

操病勢轉加，目不見物，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榻前，囑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剿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孤長子曹芳，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卞氏生四子：不、彰、植、熊。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爲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

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不，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

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

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不，鄆陵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熊處報喪。衆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柩赴鄆郡來。曹不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柩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

衆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王，以安衆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兵部尙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割下袍袖，厲聲曰：『卽今日便請世子嗣位。衆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爲例！』百官悚懼。

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衆皆大驚。須臾，華歆入。衆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爲王。』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衆皆踴躍稱賀。歆于懷中取出詔命開讀。原來華歆詔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卽封曹丕爲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卽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

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鄆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遂問



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墮下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鄢陵侯，以片言折之。』衆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

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衆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衆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卽命賈逵前往。逵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璽綬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璽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旣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卽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兄弟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鄆陵自守，彰拜謝而去。

於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封賈詡爲太尉，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

令于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畫雲長儼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爲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

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鄢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蕭懷侯熊，二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丕從之，卽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

不一日，蕭懷侯者回報：「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丕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過了一日，臨淄侯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丁儀丁廙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丁儀罵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爲世子，被讒臣所阻；今王喪未遠，便問罪於骨肉，何也？」丁廙又曰：「據吾主聰明冠世，自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

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

不聞之，大怒，卽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褚奉令，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褚立斬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逕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丁儀、丁廙等盡皆醉倒，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鄴郡，聽候曹丕發落。丕下令，先將丁儀、丁廙等盡皆誅戮。丁儀字正禮，丁廙字敬禮，沛國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殺，人多惜之。

\* \* \* \* \*

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熊縊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丁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丕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疎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矣。」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卞氏洒淚而入。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適來莫非



曹 植 七 步 成 詩

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爲後患。」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未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則殺之；若果能，則貶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

丕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禮？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寬恕。」植曰：「願乞題目。」

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鬪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畫曰：「卽以此畫爲題。詩中不許犯着『二牛鬪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步，其詩已成。詩曰：

『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相遇由山下，歛起相搪突。二敵不俱剛，

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氣不泄畢。」

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爲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植曰：「願卽命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爲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植略不思索，卽口占一首曰：

「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聞之，濟然淚下。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貶曹植爲安鄉侯。植拜辭上馬而去。

\* \* \* \* \*

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漢中王聞之，大驚，卽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威逼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讎。次討中原，以除亂賊。」

言未畢，廖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

此二賊。』玄德便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急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爲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

玄德從之，遂遣使陞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縉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書，遣心腹人馳報孟達。使者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卽往見彭縉。縉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縉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縉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爲外合，某領川兵爲內應，大事可圖也。』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

超辭了彭縉，卽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卽令擒彭縉下獄，拷問其情。縉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曰：『彭縉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縉雖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縉死於獄。縉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錯。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



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爲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達猛然省悟，卽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

玄德看表大怒，卽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

\* \* \* \* \*

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

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尙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取襄陽，單搦孟達，孟達斬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

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原來夏侯尚、徐晃已先在襄陽，正將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卽修書一封，使人齎赴蜀，招降劉封。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間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

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尚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

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

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颺，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晃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

漢中王既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

且說魏王曹丕，自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

沛國譙縣，大饗先坐，鄉中父老，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不即還鄴郡。時惇已卒，不爲挂孝，以厚禮殯葬。

是歲，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曄、劉廙、陳矯、陳羣、桓楷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來奏漢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

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看下文分解。

##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却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覩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則陛下安享清閑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特來奏請。」

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覷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

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

矣。」帝大哭，入後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

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爲此亂逆之事耶！」

言未畢，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言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歔歔流涕。

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歆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旦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歆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

陛下尙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

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觀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郎在此！」曹洪索要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

帝顫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必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捧詔，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

曹丕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謙辭，以絕天下之謗。」丕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

之時三辭而詔不許，然後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

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

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詡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齎回璽綬，却教華歆令漢帝築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

丕大喜，即令張音齎回璽綬，仍作表謙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受禪臺」，聚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子孫孫，必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臺，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

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丕不受之。即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



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不卽傳旨，大赦天下。謚父曹操爲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漢帝旣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

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不降旨封帝爲山陽公，卽日便行。華歆按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爲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詔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不謂羣臣曰：「禹舜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曹不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爲司徒，王朗爲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又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

\* \* \* \* \*

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不自立爲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謚曰：「孝感。」

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爲帝。

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卽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爲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續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爲！』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官皆散。

三日後，孔明又引衆官入朝，請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主上不卽帝位，興師討逆，不得爲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爲君，爲孝愍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有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爲帝，與篡竊何異？』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衆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

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瞑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祀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爲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正言順，有何可議？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

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衆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旣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尙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

鄉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伊籍、從事郎秦宓等衆也。

漢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卽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慈、諫議郎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鸞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孔明率衆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大漢宗派，宜卽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立妃吳氏爲皇后，長子劉禪爲太子。封次子劉永爲魯王，劉理爲梁王。封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無不欣躍。

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爲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

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

未知子龍所諫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小學生文  
庫第一集 第  
**三四七**  
册

小學生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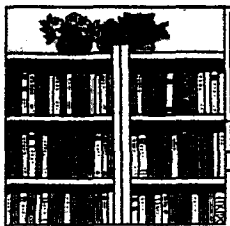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三國演義

(第十冊)

羅貫中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小學生文庫

第一集

(長篇小說類)

三

國

演

義

第十冊

羅貫中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  
輯  
人

王雲五 主編  
徐應昶 主編  
周建人  
宗亮 袁  
沈百英  
沈秉廉  
黃紹緒  
蘇繼廩  
趙景源  
殷佩斯

# 三國演義第十冊

## 第九十一回

渡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却說孔明班師回國，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羅拜相送；直送至瀘水。孔明在瀘水邊，祭弔陣亡將士，放聲大哭，極其痛切，情動三軍，無不下淚。孟獲等衆，盡皆哭泣。

行到永昌，孔明留王伉、呂凱守四郡，發付孟獲領衆自回，囑其勤政馭下，善撫居民，勿失農務。孟獲涕泣拜別而去。

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後主排鑾駕出郭三十里迎接，下輦立於道旁，以候孔明。孔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南方，使主上懷憂，臣之罪也。」



水 灑 祭 明 孔

』後主扶起孔明，並車而回，設太平筵會，重賞三軍，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三百餘處。孔明奏准後主，將歿於王事者之家，一一優恤。人心懽悅，朝野清平。

\* \* \* \* \*

却說魏主曹丕在位七年，即蜀漢建興四年也。丕先納夫人甄氏，即袁紹次子袁熙之婦，前破鄴城時所得。後生一子，名叡，字元仲。自幼聰明，丕甚愛之。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郭永之女爲貴妃，甚有顏色。其父嘗曰：『吾女乃女中之王也。』故號爲『女王。』自丕納爲貴妃，因甄夫人失寵，郭貴妃欲謀爲后，却與幸臣張韜商議。時丕有疾，韜乃詐稱於甄夫人宮中掘得桐木偶人，上書天子年月日時，爲魘鎖之事。丕大怒，遂將甄夫人賜死，立郭貴妃爲后。因無出，養曹叡爲己子，雖甚愛之，不立爲嗣。

叡年至十五歲，弓馬熟嫻。當年春二月，丕帶叡出獵。行於山塢之間，趕出子母二鹿，不一箭射倒母鹿，回觀小鹿，馳於曹叡馬前。丕大呼曰：『吾兒何不

射之。』叡在馬上泣告曰：『陛下已殺其母，安忍復殺其子？』丕聞之，擲弓於地曰：『吾兒眞仁德之主也！』於是封叡爲平原王。

夏五月，丕感寒疾，醫治不痊，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鎮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丕喚曹叡至，指謂曹眞等曰：『今朕病已沉重，不能復生。此子年幼，卿等三人，可善輔之，勿負朕心。』三人皆告曰：『陛下何出此言？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至千秋萬歲。』

正言間，內侍奏征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丕召入謂曰：『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若能同心輔朕之子，朕死亦瞑目矣。』言訖，墮淚而薨。時年四十歲，在位七年。於是曹眞、陳羣、司馬懿、曹休等，一面舉哀，一面擁立曹叡爲大魏皇帝。諡父不爲文皇帝，諡母甄氏爲文昭皇后。封鍾繇爲太傅，曹眞爲大將軍，曹休爲大司馬，華歆爲太尉，王朗爲司徒，陳羣爲司空，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其餘文武官僚，各封贈。大赦天下。時雍涼二州缺人守把，司馬懿上表乞守西

涼等處。曹叡從之，遂封懿提督雍、涼等處兵馬。領詔去訖。

早有細作飛報入川。孔明大驚曰：「曹丕已死，孺子曹叡即位，餘皆不足慮。司馬懿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爲蜀中之大患。不如先起兵伐之。」參軍馬謖曰：「今丞相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復遠征？某有一計，使司馬懿自死於曹叡之手，未知丞相鈞意允否？」

孔明問是何計。馬謖曰：「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曹叡素懷疑忌，何不密遣人往洛陽、鄴郡等處，布散流言，道此人欲反？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遍貼諸處，使曹叡心疑，必然殺此人也。」孔明從之，即遣人密行此計去了。

却說鄴城門上，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守門者揭了，來奏曹叡。叡觀之，其文曰：

「驃騎大將軍總領雍、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謹以信義布告天下：



昔太祖武皇帝，思立基業，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爲社稷主，不幸奸讒交集，歲久潛龍。皇孫曹叡，素無德行，妄自居尊，有負太祖之遺意。今吾應天順人，尅日興師，以慰萬民之望。告示到日，各宜歸命新君。如不順者，當滅九族！先此告聞，想宜知悉。」

曹叡覽畢，大驚失色，急問羣臣。太尉華歆奏曰：「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正爲此也。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爲國家大禍。』今日反情已萌，可速誅之。」王朗奏曰：「司馬懿深明韜略，善曉兵機，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爲禍。」叡乃降旨，欲興兵御駕親征。

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不可。文皇帝託孤於臣等數人，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今事未知真假，遽爾加兵，乃逼之反耳。或者蜀吳奸細反間之計，使我君臣自亂，彼却乘虛而擊，未可知也。陛下幸察之。」叡曰：「司馬懿若果謀反，將奈何？」真曰：「如陛下心疑，可做漢高僞遊雲夢之計，御駕幸

安邑司馬懿必然來迎觀其動靜就車前擒之可也」

叡從之，遂命曹真監國，親自領御林軍十萬，徑到安邑。司馬懿不知其故，欲令天子知其威嚴，乃整兵馬，率甲士數萬來迎。近臣奏曰：「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前來抗拒，實有反心矣。」叡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司馬懿見兵馬前來，只疑車駕親至，伏道而迎。曹休出曰：「仲達受先帝託孤之重，何故反耶？」

懿大驚失色，汗流遍體，乃問其故。休備言前事。懿曰：「此吳蜀奸細反間之計，欲使我君臣自相殘害，彼却乘虛而襲。某當自見天子辨之。」遂即退了軍馬，至叡前俯伏泣奏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安敢有異心，必是吳蜀之奸計。臣請提一旅之師，先破蜀，後伐吳，報先帝與陛下，以明臣心。」叡疑慮未決。華歆奏曰：「不可付之兵權，可即罷歸田里。」叡依言，將司馬懿削職回鄉，命曹休總督雍涼軍馬。曹叡駕回洛陽。

却說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川中。孔明聞知大喜曰：『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馬懿總雍涼之兵，今既中計遭貶，吾有何憂？』次日，後主早朝，大會官僚。孔明出班上出師表一道，表曰：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

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

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復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主覽表曰：『相父南征，遠涉艱難，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勞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託孤之重，夙夜未嘗有怠，今南方已平，可無內顧之憂；不就此時討賊，恢復中原，更待何日？』

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董允、費禕等爲侍中，總攝宮中之事。又留向寵爲大將，總督御林軍馬；陳震爲侍中，蔣琬爲參軍，張裔爲長史，掌丞相府事；杜瓊爲諫議大夫，杜微、楊洪爲尚書，孟光來敏爲祭酒，尹默、李譔爲博士，郤正、費詩、

爲祕書，譙周爲太史。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同理蜀中之事。

孔明受詔歸府，喚諸將聽令。前督部鎮北將軍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都  
亭侯魏延，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張翼，牙門將裨將軍王平，後軍領兵使安漢  
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副將定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呂義，兼管運糧左軍領兵  
使平北將軍陳倉侯馬岱，副將飛衛將軍廖化，右軍領兵使奮威將軍博陽亭  
侯馬忠，鎮撫將軍關內侯張疑，行中軍師車騎大將軍都鄉侯劉琰，中監軍揚  
武將軍鄧芝，中參軍安遠將軍馬謖，前將軍都亭侯袁琳，左將軍高陽侯吳懿，  
右將軍玄都侯高翔，後將軍安樂侯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楊儀，前將軍征南  
將軍劉巴，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許允，左護軍篤信，中郎將丁威，右護軍偏  
將軍劉敏，後護軍典軍中郎將宮雝，行參軍昭武中郎將胡濟，行參軍諫議將  
軍闓宴，行參軍偏將軍襲習，行參軍裨將軍杜義，武略中郎將杜祺，綏軍都尉  
盛敦，從事武略中郎將樊岐，典軍書記樊建，丞相令史董厥，帳前左護衛使龍

驢將軍關興，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以上一應官員，都隨着平北大都督丞相武鄉侯領益州牧知內外事諸葛亮。

分撥已定，又檄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出師伐魏。忽帳下一老將，厲聲而進曰：「我雖年邁，尚有廉頗之勇，馬援之雄。此二古人皆不服老，何故不用我耶？」衆視之，乃趙雲也。孔明曰：「吾自平南回都，馬孟起病故，吾甚惜之，以爲折一臂也。今將軍年紀已高，倘稍有參差，動搖一世英名，減却蜀中銳氣。」雲厲聲曰：「吾自隨先帝以來，臨陣不退，遇敵則先。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幸也，吾何恨焉，願爲前部先鋒。」孔明再三苦勸不住。雲曰：「如不教我爲先鋒，就撞死於堦下！」孔明曰：「將軍既要爲先鋒，須得一人同去。」

言未盡，一人應曰：「某雖不才，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破敵。」孔明視之，乃鄧芝也。孔明大喜，卽撥精兵五千，副將十員，隨趙雲、鄧芝去訖。孔明出

師，後主引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孔明辭了後主，旌旗蔽野，戈戟如林，率軍望漢中迤邐進發。

却說邊庭探知此事，報入洛陽。是日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邊官報稱：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出屯漢中，令趙雲、鄧芝爲前部先鋒，引兵入境。」叡大驚，問羣臣曰：「誰可爲將，以退蜀兵？」忽一人應聲而出曰：「臣父死於漢中，切齒之恨，未嘗得報。今蜀兵犯境，臣願引本部猛將，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前往破蜀。」上爲國家效力，下報父讎，臣萬死不恨！」衆視之，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楙字子休，其性最急，又最吝。自幼嗣與夏侯惇爲子。後夏侯淵爲黃忠所斬，曹操憐之，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爲駙馬，因此朝中欽敬。雖掌兵權，未嘗臨陣。當時自請出征，曹叡卽命爲大都督，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

司徒王朗諫曰：「不可。夏侯駙馬素不曾經戰，今付以大任，非其所宜。更



兼諸葛亮足智多謀，深通韜略，不可輕敵。」夏侯懌叱曰：「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欲爲內應耶？吾自幼從父習學韜略，深通兵法。汝何欺我年幼？若吾不生擒諸葛亮，誓不回見天子！」王朗等皆不敢言。夏侯懌辭了魏主，星夜到長安，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來敵孔明。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却說孔明率兵前至沔陽，經過馬超墳墓，乃令其弟馬岱挂孝。孔明親自祭之。祭畢，回到寨中，商議進兵。忽哨馬報道：『魏主 曹叅遣駙馬 夏侯楙，調關中諸路軍馬，前來拒敵。』魏延上帳獻策曰：『夏侯楙乃膏梁子弟，懦弱無謀。延願得精兵五千，取路出褒中，循秦嶺以東，當子午谷而投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若聞某驟至，必然棄城望橫門 郿閣而走。某却從東方而來，丞相可大驅士馬，自斜谷而進。如此行之，則咸陽以西，一舉可定也。』孔明笑曰：『此非萬全之計也。汝欺中原無好人物，倘有人進言於山僻中，以兵截殺，非惟五千人受害，亦大傷銳氣。決不可用。』魏延又曰：『丞相兵從大路進發，彼必盡起關中之兵，於路迎敵；則曠日持久，何時而得中原？』孔明曰：『吾從隴右

取平坦大路，依法進兵，何憂不勝。」遂不用魏延之計。魏延怏怏不悅。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

却說夏侯楙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時有西涼大將韓德，善使開山大斧，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見了夏侯楙，楙重賞之，就遣爲先鋒。德有四子，皆精通武藝，弓馬過人：長子韓瑛，次子韓瑤，三子韓瓊，四子韓琪。韓德帶四子並西羌兵八萬，取路至鳳鳴山，正遇蜀兵。兩陣對圓，韓德出馬，四子列於兩邊。德厲聲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犯吾境界！」

趙雲大怒，挺鎗縱馬，單搦韓德交戰。長子韓瑛躍馬來迎；戰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死於馬下。次子韓瑤見之，縱馬揮刀來戰。趙雲施逞舊日虎威，抖擻精神迎戰。瑤抵敵不住。三子韓瓊，急挺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雲全然不懼，鎗法不亂。四子韓琪，見二兄戰雲不下，也縱馬掄兩口日月刀而來，圍住趙雲。

在中央獨戰三將。

少時，韓琪中鎗落馬。韓陣中偏將急出救去。雲拖鎗便走。韓瓊按戟，急取弓箭射之，連放三箭，皆被雲用鎗撥落。瓊大怒，仍綽方天戟，縱馬趕來，却被雲一箭射中面門，落馬而死。韓瑤縱馬舉寶刀，便砍趙雲。雲棄鎗於地，閃過寶刀，生擒韓瑤歸陣，復縱馬取鎗殺過陣來。

韓德見四子皆喪於趙雲之手，肝膽皆裂，先走入陣去。西涼兵素知趙雲之名，今見其英勇如昔，誰敢交鋒？趙雲馬到處，陣陣倒退。趙雲匹馬單鎗，往來衝突，如入無人之境。

鄧芝見趙雲大勝，率蜀兵掩殺，西涼兵大敗而走。韓德險被趙雲擒住，棄甲步行而逃。雲與鄧芝收軍回寨。芝賀曰：「將軍壽已七旬，英勇如昨。今日陣前力斬四將，世所罕有！」雲曰：「丞相以吾年邁，不肯見用，故聊以自表耳。」遂差人解韓瑤申報捷書，以達孔明。

却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楙，哭告其事。楙自統兵來迎趙雲。探馬報入蜀寨，說夏侯楙引兵到。雲上馬綽鎗，引千餘軍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當日夏侯楙戴金盔，坐白馬，手提大砍刀，立在門旗之下。見趙雲躍馬挺鎗，往來馳騁，楙欲自戰。韓德曰：『殺吾四子之讎，如何不報！』縱馬輪開山大斧，直取趙雲。雲奮怒挺鎗來迎，戰不三合，鎗起處，刺死韓德於馬下，急撥馬直取夏侯楙。楙慌忙閃入本陣。鄧芝驅兵掩殺，魏兵又折一陣，退十餘里下寨。

楙連夜與衆將商議曰：『吾久聞趙雲之名，未嘗見面；今日年老英雄尙在，方信當陽長坂之事。似此無人可敵，如之奈何？』參軍程武乃程昱之子也，進言曰：『某料趙雲有勇無謀，不足爲慮。來日都督再引兵出，先伏兩軍於左右；都督臨陣先退，誘趙雲到伏兵處；都督却登山指揮四面軍馬，重疊圍住，雲可擒矣。』楙從其言，遂遣董禧引三萬軍伏於左，薛則引三萬軍伏於右。二人

埋伏已定。

次日，夏侯楙復整金鼓旗旛，率兵而進。趙雲、鄧芝出迎。芝在馬上謂趙雲曰：「昨夜魏兵大敗而走，今日復來，必有詐也。老將軍防之。」子龍曰：「量此乳臭小兒，何足道哉！吾今日必當擒之！」便躍馬而出。魏將潘遂出迎，戰不三合，撥馬便走。趙雲趕去，魏兵中八員將一齊來迎。放過夏侯楙先走，八將陸續奔走。趙雲乘勢追殺，鄧芝引兵繼進。趙雲深入重地，只聽得四面喊聲大震。鄧芝急收軍退回，左有董禧，右有薛則，兩路兵殺到。鄧芝兵少，不能解救。

趙雲被困在垓心，東衝西突，魏兵越厚。時雲手下只有千餘人，殺到山坡之下，只見夏侯楙在山上指揮三軍。趙雲投東則望東指，投西則望西指，因此趙雲不能突圍，乃引兵殺上山來。半山中播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上山。

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不能脫走，只得下馬少歇，且待月明再戰，却又卸甲而坐。月光方出，忽四下火光冲天，鼓聲大震，矢石如雨。魏兵殺到，皆叫曰：「

趙雲早降！雲即上馬迎敵。四面軍馬漸漸逼近，八方弩箭交射甚急，人馬皆不能向前。雲仰天歎曰：『吾不服老，死於此地矣！』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魏兵紛紛亂竄。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持丈八點鋼矛，馬項下挂一顆人頭。雲視之，乃張苞也。苞見了趙雲，言曰：『丞相恐老將軍有失，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聞老將軍被困，故殺透重圍。正遇魏將薛則攔路，被某殺之。』

雲大喜，即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只見魏兵棄戈奔走。一彪軍從外吶喊殺入，爲首大將提偃月青龍刀，手挽人頭。雲視之，乃關興也。興曰：『奉丞相之命，恐老將軍有失，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却纔陣上逢着魏將董禧，被吾一刀斬之，梟首在此。丞相隨後便到也。』雲曰：『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楙，以定大事？』張苞聞言，遂引兵去了。興曰：『我也幹功去。』遂亦引兵去了。雲回顧左右曰：『他兩個是吾子姪輩，尙且爭先幹功，吾乃國家上將，朝廷舊臣，反不如此小兒耶？吾當捨老命以報先帝之恩！』於是引兵來捉夏

侯楸當夜三路兵夾攻，大破魏軍一陣。鄧芝引兵接應，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夏侯楸乃無謀之人，更兼年幼，不曾經戰，見軍大亂，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望南安郡而走。衆軍因見無主，盡皆逃竄。

興、苞二將，聞夏侯楸望南安郡去了，連夜趕來。楸走入城中，令緊閉城門，驅兵守禦。興、苞二人趕到，將城圍住。趙雲隨後也到，三面攻打。少時，鄧芝亦引兵到。一連圍了十日，攻打不下。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左軍屯陽平，右軍屯石城，自引中軍來到。趙雲、鄧芝、關興、張苞，皆來拜問孔明，說連日攻城不下。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回寨升帳而坐。衆將環立聽令。孔明曰：「此郡壕深城峻，不易攻也。吾正事不在此城，汝等如只久攻，倘魏兵分道而出，以取漢中，吾軍危矣。」鄧芝曰：「夏侯楸乃魏之駙馬，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困於此，豈可棄之而去？」孔明曰：「吾自有計。此處西連天水郡，北抵安定郡；二處太守，不知何人？」探卒答曰：「天水太守馬遵，安定太守崔諒。」



孔明大喜，乃喚魏延受計，如此如此……又喚關興、張苞受計，如此如此……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如此行之。各將領命，引兵而去。孔明却在南安城外，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口稱燒城。魏兵聞知，皆大笑不懼。

却說安定太守崔諒，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困住夏侯楙，十分慌懼，卽點軍馬約共四千，守住城池。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口稱有機密事。崔諒喚入問之，答曰：「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奉都督將令，特來求救於天水安定二郡。南安甚急，每日城上縱火爲號，專望二郡救兵，並不見到；因復差某殺出重圍，來此告急。可星夜起兵爲外應。都督若見二郡兵到，却開城門接應也。」諒曰：「有都督文書否？」緒貼肉取出，汗已濕透；略教一視，急令手下換了匹馬，便出城望天水而去。

不二日，又有馬報到，說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教安定早早接

應。崔諒與府官商議。多官曰：『若不去救，失了南安，送了夏侯驍馬，皆我兩郡之罪也；只得救之。』諒卽點起人馬，離城而去，只留文官守城。

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遙望見火光冲天，催兵星夜前進。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哨馬報道：『前面關興截住去路，背後張苞殺來！』安定之兵，四下逃竄。諒大驚，乃領手下百餘人，往小路死戰得脫，奔回安定。方到城壕邊，城上亂箭射下來。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吾已取了城也！何不早降？』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夤夜賺開城門，蜀兵盡入；因此得了安定。

崔諒慌投天水郡來。行不到一程，前面一彪軍擺開大旗之下，一人綸巾羽扇，道袍鶴氅，端坐於車上。諒視之，乃孔明也，急撥回馬走。關興、張苞兩路兵追到，只叫『早降！』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不得已遂降，同歸大寨。孔明以上賓相待。孔明曰：『南安太守與足下交厚否？』諒曰：『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與某鄰郡，交契甚厚。』孔明曰：『今欲煩足下入城，說楊陵擒夏侯楙，可』

乎？諒曰：『丞相若令某去，可暫退軍馬，容某入城說之。』孔明從其言，即時傳令，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

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入到府中，與楊陵禮畢，細言其事。陵曰：『我等受魏主大恩，安忍背之？可將計就計而行。』遂引崔諒到夏侯楙處，備細說知。楙曰：『當用何計？』楊陵曰：『只推某獻城門，賺蜀兵入，却就城中殺之。』

崔諒依計而行，出城見孔明，說：『楊陵獻城門，放大軍入城，以擒夏侯楙。楊陵本欲自捉，因手下勇士不多，未敢輕動。』孔明曰：『此事至易。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帶入城去，先伏於夏侯楙府下，却暗約楊陵，待半夜之時，獻開城門，裏應外合。』崔諒暗思：『若不帶蜀將去，恐孔明生疑。且帶入去，就內先斬之，舉火爲號，賺孔明入來殺之，可也。』因此應允。孔明囑曰：『吾遣親信將關興、張苞隨足下先去，只推救軍殺入城中，以安夏侯楙之心，但舉火，吾當親入城去擒之。』

時值黃昏，關興、張苞受了孔明密計，披挂上馬，各執兵器，雜在安定軍中，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欄，問曰：「何處軍馬？」崔諒曰：「安定救軍來到。」諒先射號箭上城，箭上帶着密書曰：「今諸葛亮先遣二將，伏於城中，要裏應外合；且不可驚動，恐泄漏計策。待入府中圖之。」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楙，細言其事。楙曰：「既然諸葛亮中計，可教刀斧手百餘人，伏於府中。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閉門斬之，却於城上舉火，賺諸葛亮入城，伏兵齊出，亮可擒矣。」

安排已畢，楊陵回到城上言曰：「既是安定軍馬，可放入城。」關興跟崔諒先行，張苞在後。楊陵下城，在門邊迎接。興手起刀落，斬楊陵於馬下。崔諒大驚，急撥馬走。到弔橋邊，張苞大喝曰：「賊子休走！汝等詭計，如何瞞得丞相耶！」手起一鎗，刺崔諒於馬下。關興早到城上，舉起火來。四面蜀兵奔入，夏侯楙措手不及，開南門併力殺出。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王平，交馬只一合，生擒

夏侯楙於馬上，餘皆殺死。

孔明入南安，招諭軍民，秋毫無犯。衆將各各獻功。孔明將夏侯楙囚於車中。鄧芝問曰：『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孔明曰：『吾已知此人無降心，故意使入城。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楙，欲將計就計而行。吾見來情，足知其詐，復使二將同去，以穩其心。此人若有真心，必然阻當；彼忻然同去者，恐吾疑也。他意中度二將同去，賺入城內殺之未遲；又令吾軍有託，放心而進。吾已暗囑二將，就城門下圖之。城內必無準備，吾軍隨後便到，此出其不意也。』衆將拜服。孔明曰：『賺崔諒者，吾使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吾又去賺天水郡，至今未到，不知何故。今可乘勢取之。』乃留吳懿守南安，劉琰守安定，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

却說天水郡太守馬遵，聽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乃聚文武官商議。功

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曰：「夏侯駙馬乃金枝玉葉，倘有疏虞，難逃坐視之罪。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馬遵正疑慮間，忽然夏侯駙馬差心腹將裴緒到。緒入府，取公文付馬遵，說：「都督求安定天水兩郡之兵，星夜救應。」言訖，匆匆而去。

次日又有報馬到，稱說：「安定兵已先去了，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馬遵正欲起兵，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衆視之，乃天水冀人也，姓姜，名維，字伯約。父名冏，昔日曾爲天水郡功曹，因羌人亂，沒於王事。維自幼博覽羣書，兵法武藝，無所不通；奉母至孝，郡人敬之；後爲中郎將，就參本部軍事。

當日姜維謂馬遵曰：「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困於南安，水泄不通，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從不曾見；况安定報馬，又無公文，以此察之，此乃蜀將詐稱魏將，賺得太守出城，料城中無備，必然暗伏一

軍於左近，乘虛而取天水也。」馬遵大悟曰：「非伯約之言，則誤中奸計矣！」維  
笑曰：「太守放心。某有一計，可擒諸葛亮，解南安之危。」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朗

却說姜維獻計於馬遵曰：『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賺我兵出城，乘虛襲我。某願請精兵三千，伏於要路。太守隨後發兵出城，不可遠去，止行三十里便回；但看火起爲號，前後夾攻，可獲大勝。如諸葛亮自來，必爲某所擒矣。』遵用其計，付精兵與姜維去訖，然後自與梁虔引兵出城等候；只留梁緒、尹賞守城。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只待天水人馬離城，便乘虛襲之。當日細作回報趙雲，說天水太守馬遵，起兵出城，只留文官守城。趙雲大喜，又令人報與張翼、高翔，教於要路截殺馬遵。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先埋伏。

却說趙雲引五千兵，逕投天水郡城下，高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汝



知中計，早獻城池，免遭誅戮。」城上梁緒大笑曰：「汝中吾姜伯約之計，尙然不知耶？」雲恰待攻城，忽然喊聲大震，四面火光冲天。當先一員少年將軍，挺鎗躍馬而言曰：「汝見天水姜伯約乎？」雲挺鎗直取姜維。戰不數合，維精神倍長。雲大驚，暗忖曰：「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

正戰時，兩路軍夾攻來，乃是馬遵、梁虔，引軍殺回。趙雲首尾不能相顧，衝開條路，引敗兵奔走。姜維趕來，虧得張翼、高翔兩路軍殺出，接應回去。

趙雲歸見孔明，說中了敵人之計。孔明驚問曰：「此是何人，識吾玄機？」有南安人告曰：「此人姓姜，名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事母至孝，文武雙全，知勇足備，真當世之英傑也。」趙雲又誇獎姜維鎗法，與他人大大不同。孔明曰：「吾今欲取天水，不想有此人。」遂起大軍前來。

却說姜維回見馬遵曰：「趙雲敗去，孔明必然自來；彼料我軍必在城出

今可將本部軍馬分爲四枝某引一軍伏於城東如彼兵到則截之太守與梁虞尹賞各引一軍城內埋伏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分撥已定。

\* \* \* \* \*

却說孔明因慮姜維自爲前部望天水郡進發將到城邊孔明傳令曰：「凡攻城池以初到之日激勵三軍鼓譟直上若遲延日久銳氣盡墜急難破矣。」於是大軍逕到城下因見城上旗幟整齊未敢輕攻候至半夜忽然四下火光沖天喊聲震地正不知何處兵來只見城上亦鼓譟呐喊相應蜀兵亂竄孔明急上馬有關興張苞二將保護殺出重圍回頭看時正東上馬軍一帶火光勢若長蛇。

孔明令關興探視回報曰：「此姜維兵也。」孔明歎曰：「兵不在多在人  
之調遣耳。此人真將才也！」收兵歸寨思之良久乃喚安定人問曰：「姜維之  
母現在何處？」答曰：「維母今居冀縣。」孔明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一軍

虛張聲勢，詐取冀縣。若姜維到，可放入城。」又問：「此地何處緊要？」安定人曰：「天水錢糧，皆在上邽，若打破上邽，則糧道自絕矣。」

孔明大喜，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早有人報入天水郡，說蜀兵分爲三路：一軍守此郡，一軍取上邽，一軍取冀城。姜維聞之，哀告馬遵曰：「維母現在冀城，恐母有失。維引一軍往救此城，兼保老母。」馬遵從之，遂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

\* \* \* \* \*

却說姜維引兵至冀城，前面一彪軍擺開，爲首蜀將，乃是魏延。二將交鋒數合，延詐敗奔走。維入城閉門，率兵守護，拜見老母，並不出戰。趙雲亦放過梁虔入上邽城去了。

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取夏侯楙至帳下。孔明曰：「汝懼死乎？」楙慌拜伏乞命。孔明曰：「目今天水姜維現守冀城，使人持書來說：『但得駙馬在我，我

願來降。」吾今饒汝性命，汝肯招安姜維否？」楸曰：「情願招安。」孔明乃與衣服鞍馬，不令人跟隨，放之自去。

楸得脫出寨，欲尋路而走，奈不知路徑。正行之間，逢數人奔走。楸問之，答曰：「我等是冀縣百姓，今被姜維獻了城池，歸降諸葛亮，蜀將魏延縱火劫財，我等因此棄家而走，投上邽去也。」楸又問曰：「今守天水城是誰？」土人曰：「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楸聞之，縱馬望天水而行。又見百姓攜男抱女而來，所說皆同。

楸至天水城下叫門，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楸，慌忙開門迎接。馬遵驚拜問之。楸細言姜維之事，又將百姓所言說了一遍。遵歎曰：「不想姜維反投蜀矣！」梁緒曰：「彼意欲救都督，故以此言虛降。」楸曰：「今維已降，何爲虛也？」正躊躇間，時已初更，蜀兵又來攻城。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鎗勒馬，大叫曰：「請夏侯都督答話！」

夏侯楸與馬遵等皆到城上，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我爲都督而降，都督何背前言？』楸曰：『汝受魏恩，何故降蜀？有何前言耶？』維應曰：『汝寫書教我降蜀，何出此言？汝欲脫身，却將我陷了。我今降蜀，加爲上將，安有還魏之理？』言訖，驅兵打城，至曉方退。原來夜間假粧姜維者，乃孔明之計；令部卒形貌相似者，假扮姜維攻城，因火光之中，不辨真僞。

孔明却引兵來攻冀城。城中糧少，軍食不敷。姜維在城上見蜀軍大車小輛，搬運糧草，入魏延寨中去了。維引三千兵出城，逕來劫糧。蜀兵盡棄了糧車，尋路而走。姜維奪了糧車，欲要入城，忽然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張翼也。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引一軍又到，兩下夾攻。維力窮抵敵不住，奪路歸城；城上早插蜀兵旗號。原來已被魏延襲了。維殺條路奔天水城，手下尚有十餘騎；又遇張苞殺了一陣，維只剩得匹馬單鎗，來到天水城下叫門。

城上軍見是姜維，慌報馬遵曰：『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令城上



姜 維 降 孔 明

亂箭射下。姜維回顧蜀兵至近，遂飛奔上邽城來。城上梁虔見了姜維，大罵曰：「反國之賊，安敢來賺我城池！吾已知汝降蜀矣！」遂亂箭射下。姜維不能分說，仰天大歎，兩眼淚流，撥馬望長安而走。行不數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一聲喊起，數千兵擁出，爲首蜀將關興，截住去路。維人困馬乏，不能抵當，勒回馬便走。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其人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搖羽扇，乃孔明也。孔明喚姜維曰：「伯約此時何尚不降？」

維尋思良久，前有孔明，後有關興，又無去路，只得下馬投降。孔明慌忙下車而迎，執維手曰：「吾自出茅廬以來，遍求賢者，欲傳受平生之學，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約，吾願足矣。」維大喜拜謝。孔明遂同姜維回寨，升帳商議取天水上邽之計。維曰：「天水城中尹賞、梁緒，與某至厚，當寫密書二封，射入城中，使其內亂，城可得矣。」孔明從之。

姜維寫了二封密書，拴在箭上，縱馬直至城下，射入城中。小校拾得，呈與

馬遼。遼大疑，與夏侯楙商議曰：『梁緒、尹賞與姜維結連，欲爲內應，都督宜早決之。』楙曰：『可殺二人。』尹賞知此消息，乃謂梁緒曰：『不如納城降蜀，以圖進用。』是夜夏侯楙數次使人請梁、尹二人說話。二人料知事急，遂披挂上馬，各執兵器，引本部軍大開城門，放蜀兵入。夏侯楙、馬遼驚慌，引數百人出西門，棄城投羌中而去。梁緒、尹賞接迎孔明入城。安民已畢，孔明問取上邽之計。梁緒曰：『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願招來降。』孔明大喜。

緒當日到上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重加賞勞，就令梁緒爲天水太守，尹賞爲冀城令，梁虔爲上邽令。孔明分撥已畢，整兵進發。諸將問曰：『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孔明曰：『吾放夏侯楙，如放一鴟耳。今得伯約，得一鳳也。』孔明自得三城之後，威聲大震，遠近州郡，望風歸降。孔明整頓軍馬，盡提漢中之兵，前出祁山。兵臨渭水之西，細作報入洛陽。

時魏主曹叡太和元年，升殿設朝。近臣奏曰：『夏侯驍馬已失三郡，逃竄



羌中去了。今蜀兵已到祁山，前軍臨渭水之西，乞早發兵破敵。」叡大驚，乃問羣臣曰：「誰可爲朕退蜀兵耶？」司徒王朗出班奏曰：「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所到必克，今陛下何不拜爲大都督，以退蜀兵？」

叡准奏，乃宣曹真曰：「先帝託孤與卿，今蜀兵入寇中原，卿安忍坐視乎？」真奏曰：「臣才疎智淺，不稱其職。」王朗曰：「將軍乃社稷之臣，不可固辭。老臣雖驚鈍，願隨將軍一往。」真又奏曰：「臣受大恩，安敢推辭，但乞一人爲副將。」叡曰：「卿自舉之。」

真乃保太原陽曲人，姓郭，名淮，字伯濟，官封射亭侯，領雍州刺史。叡從之，遂拜曹真爲大都督，賜節鉞，令郭淮爲副都督，王朗爲軍師，朗時年已七十六歲矣。選發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真命宗弟曹遵爲先鋒，又命盪寇將軍朱讚爲副先鋒。當年十一月出師，魏主曹叡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曹真領大軍來到長安，過渭河之西下寨。

真與王朗、郭淮，共議退敵之策。朗曰：『來日可嚴整隊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話，管教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戰自退。』真大喜，是夜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務要隊伍整齊。人馬威儀，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當時使人先下戰書。

次日，兩軍相迎，列成陣勢於祁山之前。蜀軍見魏兵甚是雄壯，與夏侯楙大不相同。三軍鼓角已罷，司徒王朗乘馬而出。上首乃都督曹真，下首乃副都督郭淮。兩個先鋒壓住陣角。探子馬出軍前，大叫曰：『請對陣主將答話！』只見蜀兵門旗開處，關興、張苞分左右而出，立馬於兩邊；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門旗影下，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車中，綸巾羽扇，素衣皂絲，飄然而出。

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三個塵蓋，旗上大書姓名。中央白髯老者，乃軍師司徒王朗。孔明暗忖曰：『王朗必下說詞，吾當隨機應之。』遂教推車出陣外，令護軍小校傳曰：『漢丞相與司徒會話。』

王朗縱馬而出。孔明於車上拱手，朗在馬上欠身答禮。朗曰：「久聞公之大名，今幸一會。公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興無名之兵？」孔明曰：「吾奉詔討賊，何謂無名？」

朗曰：「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歸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靈以來，黃巾倡亂，天下爭橫。降至初平、建安之歲，董卓造逆，催汜繼虐，袁術僭號於壽春，袁紹稱雄於鄴上，劉表占據荊州，呂布虎吞徐郡，盜賊蜂起，奸雄鷹揚，社稷有累卵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

「我太祖武皇帝，掃清六合，席捲八荒，萬姓傾心，四方仰德，非以權勢取之，實天命所歸也。我世祖文帝，神文聖武，以膺大統，應天合人，法堯禪舜，處中國以治萬邦，豈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蘊大才，抱大器，自欲比於管、樂，何乃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豈不聞古人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帶甲百萬，良將千員，諒腐草之螢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禮來

降不失封侯之位國安民樂豈不美哉」

孔明在車上大笑曰：「吾以爲漢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諸軍靜聽。昔桓靈之世，漢統凌替，宦官釀禍，國亂歲凶，四方擾攘。黃巾之後，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遷劫漢帝，殘暴生靈。因廟堂之上，朽木爲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輩，滾滾當朝；奴顏婢膝之徒，紛紛秉政。以致社稷邱墟，蒼生塗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東海之濱，初舉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輔國，安漢興劉；何期反助逆賊，同謀篡位！罪惡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願食汝肉！」

『今幸天意不絕炎漢，昭烈皇帝繼統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興師討賊。汝既爲詔諛之臣，只可潛縮身首，苟圖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稱天數耶！皓首匹夫！蒼髯老賊！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老賊速退！可叫反臣與吾共決勝負！』

王朗聽罷，氣滿胸膛，大叫一聲，撞死於馬下。

孔明以扇指曹真曰：「吾不逼汝。汝可整頓軍馬，來日決戰。」言訖回車。於是兩軍皆退。曹真將王朗屍首，用棺木盛貯，送回長安去了。副都督郭淮曰：「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喪，今夜必來劫寨。可分兵四路：兩路兵從山僻小路，乘虛去劫蜀寨；兩路兵伏於本寨外，左右擊之。」曹真大喜曰：「此計與吾相合。」遂傳令喚曹遵、朱讚兩個先鋒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萬軍，抄出祁山之後。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汝可進兵去劫蜀寨。如蜀兵不動，便撤兵回，不可輕進。」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真謂淮曰：「我兩個各引一枝軍，伏於寨外；寨中虛堆柴草，只留數人。如蜀兵到，放火爲號。」諸將皆分左右，各自準備去了。

却說孔明歸帳，先喚趙雲、魏延聽令。孔明曰：「二汝人各引本部軍去劫

魏寨。』魏延進曰：『曹真深明兵法，必料我乘喪劫寨。他豈不提防？』孔明笑曰：『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後，待我兵過去，却來襲我寨，吾令汝二人引兵前去，過山脚後路，遠下營寨，待魏兵來劫吾寨，汝看火起爲號，分兵兩路，文長拒住山口，子龍引兵殺回，必遇魏兵，却放彼走回，汝乘勢攻之，彼必自相掩殺，可獲全勝。』二將引兵受計而去。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祁山要路，放過魏兵，却從魏兵來路，殺奔魏寨而去。』二人引兵受計去了。又令馬岱、王平、張翼、張嶷四將，伏於寨外，四面迎擊魏兵。孔明乃虛立寨柵，居中堆起柴草，以備火號，自引諸將退於寨後，以觀動靜。

却說魏先鋒曹遵、朱讚，黃昏離寨，迤邐前進。二更左側，遙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曹遵自思曰：『郭都督真神機妙算！』遂催兵急進。到蜀寨時，將及三

更。曹遵先殺入寨，却是空寨，並無一人。料知中計，急撤兵回，寨中火起。朱讚兵到，自相掩殺，人馬大亂。曹遵與朱讚交馬，方知自相踐踏。急合兵時，忽四面喊聲大震，王平、馬岱、張疑、張翼殺到。曹、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望大路奔走。忽然鼓角齊鳴，一彪軍截住去路，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大叫曰：『賊將那裏去！早早受死！』

曹、朱二人奪路而走，忽喊聲又起，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曹、朱二人大敗，奪路奔回本寨。守寨軍士，只道蜀兵來劫寨，慌忙放起火號。左邊曹真殺至，右邊郭淮殺至，自相掩殺。背後三路蜀兵殺到：中央魏延，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大殺一陣，魏兵敗走十餘里。魏將死者極多。孔明全獲大勝，方始收兵。曹真、郭淮收拾敗軍回寨，商議曰：『今魏兵勢孤，蜀兵勢大，將何策以退之？』淮曰：『一勝負乃兵家常事，』不足爲憂。某有一計，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定然自走矣。』

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十册 第九十三回

四五



##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尅日擒孟達

却說郭淮謂曹真曰：『西羌之人，自太祖時連年入貢，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我等今可據住險阻，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救，許以和親，羌人必起兵襲蜀之後。吾却以大兵擊之，首尾夾攻，豈不大勝？』真從之，即遣人星夜馳書赴羌。

却說西羌國王徹里吉，自曹操時年年入貢，手下有一文一武，文乃雅丹丞相，武乃越吉元帥。時魏使齎金珠并書到國，先來見雅丹丞相，送了禮物，具言求救之意。雅丹引見國王，呈上書禮。徹里吉覽了書，與衆商議。雅丹曰：『我與魏國素相往來，今曹都督求救，且許和親，理合依允。』徹里吉從其言，即命

雅丹與越吉元帥起羌兵二十五萬，皆慣使弓弩鎗刀蒺藜飛鎚等器。又有戰車，用鐵葉裹釘，裝載糧食軍器什物。或用駱駝駕車，或用騾馬駕車，號爲「鐵車兵。」

二人辭了國王，領兵直扣西平關。守關蜀將韓禎，急差人齎文報知孔明。孔明聞報，問衆將曰：「誰敢去退羌兵？」張苞關興應曰：「某等願往。」孔明曰：「汝二人要去，奈路途不熟。」遂喚馬岱曰：「汝素知羌人之性，久居彼處，可作鄉導。」便起精兵五萬，與興苞二人同往。興苞等引兵而去。行有數日，早遇羌兵。關興先領百餘騎，登山坡看時，只見羌兵把鐵車首尾相連，隨處結寨。車上徧排兵器，就似城池一般。

興睹之良久，無破敵之策，回寨與張苞馬岱商議。岱曰：「且待來日見陣，觀看虛實，另作計議。」次早，分兵三路。關興在中，苞張在左，馬岱在右。三路兵齊進。羌兵陣裏，越吉元帥手挽鐵鎚，腰懸寶雕弓，躍馬奮勇而出。關興招三路

兵徑進，忽見羌兵分在兩邊，中央放出鐵車，如潮湧一般，弓弩一齊驟發。蜀兵大敗。馬岱、張苞兩軍先退。關興一軍被羌兵一裹，直圍入西北角上去了。

興在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脫。鐵車密圍，就如城池。蜀兵你我不能相顧。興望山谷中尋路而走。看看天晚，但見一簇皂旗，蠶擁而來。一員羌將，手提鐵鎗大叫曰：『小將休走，吾乃越吉元帥也！』關興急走到前面，儘力縱馬加鞭。正過斷澗，只得回馬來戰越吉。興終是膽寒，抵敵不住，望澗中而逃。被越吉趕到，一鐵鎗打來，興急閃過，正中馬胯。那馬望澗中便倒，興落於水中。

忽聽得一聲響處，背後越吉連人帶馬，平白地倒下水來。興就水中掙起看時，只見岸上一將殺退羌兵。興提刀待砍越吉，吉躍水而走。關興得了越吉馬，牽到岸上，整頓鞍轡，綽刀上馬，只見那員將，尙在前面追殺羌兵。興自思此人救我性命，當與相見，遂拍馬就近視之，乃張苞也。二人同歸寨內。馬岱接着，對二人說：『此軍無計可退。我守住寨柵，你二人去稟丞相，用計破之。』

於是興苞二人，星夜來見孔明，備說此事。孔明隨命趙雲、魏延，各引一軍埋伏去訖；然後點三萬軍，帶了姜維、張翼、關興、張苞，親自來到馬岱寨中歇定。次日上高阜處觀看，見鐵車連絡不絕，人馬縱橫，往來馳驟。孔明曰：「此不難破也。」喚馬岱、張翼，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去了。乃喚姜維曰：「伯約知破車之法否？」維曰：「羌人惟恃一勇力，豈知妙計乎？」孔明笑曰：「汝知吾心也。今彤雲密布，朔風緊急，天將降雪，吾計可施矣。」便令關興、張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訖。令姜維領兵出戰；但有鐵車兵來，退後便走；寨口虛立旌旗，不設軍馬，準備已定。

是時十二月終，果然天降大雪。姜維引軍出，越吉引鐵車兵來。姜維即退走。羌兵趕到寨前，姜維從寨後而去。羌兵直到寨外觀看，聽得寨內鼓琴之聲，四壁皆空豎旌旗，急回報越吉。越吉心疑，未敢輕進。雅丹丞相曰：「此諸葛亮詭計，虛設疑兵耳，可以攻之。」

越吉引兵至寨前，但見孔明攜琴上車，引數騎入寨，望後而走。羌兵搶入寨柵，直趕過山口，見小車隱隱轉入林中去了。雅丹謂越吉曰：「這等兵雖有埋伏，不足爲懼。」遂引大兵追趕。又見姜維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越吉大怒，催兵急追。山路被雪漫蓋，一望平坦。正趕之間，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雅丹曰：「縱有些小伏兵，何足懼哉！」只顧催趲兵馬，往前進發。忽然一聲響，如山崩地陷，羌兵俱落於坑塹之中；背後鐵車正行得緊溜，急難收止，併擁而來，自相踐踏。後兵急要回時，右邊張苞，左邊關興，兩軍衝出，萬弩齊發；背後姜維、馬岱、張翼，三路兵又殺到。鐵車兵大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間而逃，正逢關興、交馬只一合，被興舉刀大喝一聲，砍死於馬下。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解投大寨來。羌兵四散逃竄。

孔明升帳。馬岱押過雅丹來。孔明叱武士去其縛，賜酒壓驚，用好言撫慰。雅丹深感其德。孔明曰：「吾主乃大漢皇帝，今命吾討賊，爾如何反助逆？吾今

放你回去說與汝主吾國與爾乃鄰邦永結盟好勿聽反賊之言』遂將所獲羌兵及車馬器械，盡給還雅丹，俱放回國。衆皆拜謝而去。孔明引三軍連夜投祁山大寨而來，命關興、張苞引軍先行，一面差人齎表奏報捷音。

\* \* \* \* \*

却說曹真連日望羌人消息，忽有伏路軍來報說：『蜀兵拔寨收拾起程。』郭淮大喜曰：『此因羌兵攻擊，故爾退去。』遂分兩路追趕。前面蜀兵亂走，魏兵隨後追趕。先鋒曹遵正趕之間，忽然鼓聲大震，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魏延也，大叫：『反賊休走！』曹遵大驚，拍馬交鋒，不三合，被魏延一刀斬於馬下。副先鋒朱讚引兵追趕，忽然一彪軍閃出，爲首大將，乃趙雲也。朱讚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

曹真、郭淮見兩路先鋒有失，欲收兵回，背後喊聲大震，角鼓齊鳴，關興、張苞兩路兵殺出，圍了曹真、郭淮，痛殺一陣。曹、郭二人，引敗兵衝路走脫。蜀兵全

勝，直追到渭水，奪了魏寨。曹真折了兩個先鋒，哀傷不已；只得寫本申朝，乞撥援兵。

\* \* \* \* \*

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大都督曹真，數敗於蜀，折了兩個先鋒，羌兵又折了無數，其勢甚急。今上表求救，請陛下裁處。』叡大驚，急問退軍之策。華歆奏曰：『須是陛下御駕親征，大會諸侯，人皆用命，方可退也。不然，長安有失，關中危矣。』太傅鍾繇奏曰：『凡爲將者，知過於人，則能制人。孫子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臣量曹真雖久用兵，非諸葛亮對手。臣以全家良賤保舉一人，可退蜀兵，未知聖意准否？』

叡曰：『卿乃大老元臣，有何賢士，可退蜀兵，早召來與朕分憂。』鍾繇奏曰：『向者，諸葛亮欲興師犯境，但懼此人，故散流言，使陛下疑而去之，方敢長驅大進。今若復用之，則亮自退矣。』叡問何人。繇曰：『驃騎大將軍司馬懿也。』

叡歎曰：『此事朕亦悔之。今仲達現在何處？』繇曰：『近聞仲達在宛城閒住。』  
叡卽降詔，遣使持節，復司馬懿官職，加爲平西都督，就起南陽諸路軍馬，前赴  
長安。叡御駕親征，令司馬懿尅日到彼聚會。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

\* \* \* \* \*

却說孔明自出師以來，累獲全勝，心中甚喜；正在祁山寨中，會聚議事，忽  
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孔明只道東吳犯境，心甚驚疑，喚入帳中  
問之。豐曰：『特來報喜。』孔明曰：『有何喜？』豐曰：『昔日孟達降魏，乃不得  
已也。彼時曹丕愛其才，時以駿馬金珠賜之，曾同輦出入，封爲散騎常侍，領新  
城太守，鎮守上庸金城等處，委以西南之任。自丕死後，曹叡卽位，叡中多人嫉  
妬，孟達日夜不安，常謂諸將曰：『吾本蜀將，勢逼於此。』今累差心腹人，持書  
來見家父，教早晚代稟丞相；前者五路下川之時，曾有此意；今在新城，聽知丞  
相伐魏，欲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軍馬，就彼舉事，逕取洛陽，丞相取長安，兩京



大定矣。今某引來人并累次書信呈上。」孔明大喜，厚賞李豐等。忽細作人報說魏主曹叡，一面駕幸長安，一面詔司馬懿復職，加爲平西都督，起本處之兵，於長安聚會。孔明大驚。參軍馬謖曰：「量曹叡何足道！若來長安，可就而擒之。丞相何故驚訝？」孔明曰：「吾豈懼曹叡耶？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今孟達欲舉大事，若遇司馬懿，事必敗矣。達非司馬懿對手，必被所擒。孟達若死，中原不易得也。」馬謖曰：「何不急修書，令孟達提防？」孔明從之，卽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

却說孟達在新城，專望心腹人回報。一日，心腹人到來，將孔明回書呈上。孟達拆封視之。書略曰：

「近得書，足知公忠義之心，不忘故舊，吾甚喜慰。若成大事，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然極宜謹密，不可輕易託人。慎之戒之。近聞曹叡

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須萬全隄備，勿視爲等閒也。」

孟達覽畢，笑曰：「人言孔明心多，今觀此事可知矣。」乃具回書令心腹人來答孔明。孔明喚入帳中，其人呈上回書。孔明拆封視之，書略曰：

「適承鈞教，安敢少怠！竊謂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離洛城約八百里，至新城約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主，往復一月間事。達城池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卽來，達何懼哉？丞相寬懷，惟聽捷報。」

孔明看畢，擲書於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馬謖問曰：「丞相何謂也？」孔明曰：「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豈容料在一月之期？曹叡旣委任司馬懿，達寇卽除，何待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衆將皆服。孔明急令人回報曰：「若未舉事，切莫教同」

事者知之，知則必敗。』其人拜辭，歸新城去了。

却說司馬懿在宛城閒住，聞知魏兵累敗於蜀，乃仰天長歎。懿長子司馬師，字子元；次子司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曉兵書。當日侍立於側，見懿長歎，乃問曰：『父親何爲長歎？』懿曰：『汝輩豈知大事耶？』司馬師曰：『莫非魏主不用乎？』司馬昭笑曰：『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言未已，忽報天使持節至。

懿聽詔畢，遂調宛城諸路軍馬。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人，有機密事求見。懿喚入密室問之。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並達外甥鄧賢，隨狀出首。司馬懿聽畢，以手加額曰：『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諸葛亮兵在祁山，殺得內外人皆膽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若且夕不用吾時，孟達一舉，兩京破矣！此賊必通謀諸葛亮。吾先擒之，諸葛亮定然寒心，自退兵。

也。』長子司馬師曰：『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懿曰：『若等聖旨往復一月之間，事無及矣。』

卽傳令教人馬起程，一日要行兩日之路，如遲立斬；一面令參軍梁畿齎檄星夜去新城，教孟達等準備征進，使其不疑。梁畿先行，懿在後發兵。行了二日，山坡下轉出一軍，乃是右將軍徐晃。晃下馬見懿，說：『天子駕到長安，親拒蜀兵，今都督何往？』懿低言曰：『今孟達造反，吾去擒之耳。』晃曰：『某願爲先鋒。』懿大喜，合兵一處。徐晃爲前部，懿在中軍，二子押後。又行了二日，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搜出孔明回書，來見司馬懿。懿曰：『吾不殺汝，汝從頭細說。』

其人只得將孔明孟達往復之事，一一告說。懿看了孔明回書，大驚曰：『世間能者所見皆同。吾機先被孔明識破，幸得天子有福，獲此消息。』孟達今無能爲矣。』遂星夜催軍前行。

却說孟達在新城，約下金城太守申儀，上庸太守申耽，尅日舉事。耽、儀二人佯許之，每日訓練軍馬，只待魏兵到，便爲內應；却對孟達說軍器糧草，俱未完備，不敢約期起事。達信之不疑。

忽報參軍梁畿來到，孟達迎入城中。畿傳司馬懿將令曰：「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起諸路軍以退蜀兵。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達問曰：「都督何日起程？」畿曰：「此時約離宛城，望長安去了。」達暗喜曰：「吾大事成矣！」遂設宴待了梁畿，送出城外，卽報申耽、申儀知道，明日舉事，換上大漢旗號，發諸路軍馬，逕取洛陽。

忽報城外塵土冲天，不知何處兵來。孟達登城視之，只見一彪軍，打着右將軍徐晃旗號，飛奔城下。達大驚，急扯起吊橋。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直來到壕邊，高叫曰：「孟達反賊，早早受降！」達大怒，急開弓射之，正中徐晃頭額，魏

將救去。城上亂箭射下，魏兵方退。孟達恰待開門追趕，四面旌旗蔽日，司馬懿兵到。達仰天長歎曰：「果不出孔明所料也！」於是閉門堅守。

却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衆軍救到寨中，取了箭頭，令醫調治，當晚身死。時年五十九歲。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次日，孟達登城遍視，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達行坐不安，驚疑未定，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旗上大書申耽、申儀。孟達只道是救軍到，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耽儀大叫曰：「反賊休走！早早受死！」

達見事變，撥馬望城中便走。城上亂箭射下。李輔、鄧賢二人在城上大罵曰：「吾等已獻了城也！」達奪路而走，申耽趕來。達人困馬乏，措手不及，被申耽一鎗刺於馬下，梟其首級。餘軍皆降。李輔、鄧賢大開城門，迎接司馬懿入城。撫民勞軍已畢，遂遣人奏知魏主曹叡。叡大喜，教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示

衆；加申耽申儀官職，就隨司馬懿征進，命李輔、鄧賢守新城上庸。

\* \* \* \* \*

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懿入城來見魏主。叡大喜曰：「朕一時不明，誤中反間之計，悔之無及！今達造反，非卿等制之，兩京休矣。」懿奏曰：「臣聞申儀密告反情，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復遲滯，故不待聖旨，星夜而去。若待奏聞，則中諸葛亮之計也。」

言罷，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叡看畢，大喜曰：「卿之學識，過於孫吳矣！」賜金鉞斧一對，後遇機密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懿奏曰：「臣舉一大將，可爲先鋒。」叡曰：「卿舉何人？」懿曰：「右將軍張郃，可當此任。」叡笑曰：「朕正欲用之。」遂命張郃爲前部先鋒，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兵。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却說魏主曹叅，令張郃爲先鋒，與司馬懿一同征進；一面令辛毗、孫禮二人領兵五萬，往助曹真。二人奉詔而去。

\* \* \* \* \*

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出關下寨，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諸葛亮平生謹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從子午谷逕取長安，早得多時矣。他非無謀，但恐有失，不肯弄險。今必出軍斜谷，來取郿城。若取郿城，必分兵兩路，一軍取箕谷矣。吾已發檄文，令子丹拒守郿城，若兵來不可出戰；令孫禮、辛毗截住箕谷道口，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

郃曰：「今將軍當於何處進兵？」懿曰：「吾素知秦嶺之西，有一條路，地



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諸葛亮欺子丹無備，定從此進。吾與汝逕取街亭，望陽平關不遠矣。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絕其糧道，則隴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彼若回動，吾提兵於小路擊之，可得全勝。若不歸時，吾却將諸處小路，盡皆疊斷，俱以兵守之。一月無糧，蜀兵皆餓死，亮必被吾擒矣。」張郃大悟，拜伏於地曰：「都督神算也！」懿曰：「雖然如此，諸葛亮不比孟達。將軍爲先鋒，不可輕進。當傳與諸將，循山西路，遠遠哨探。如無伏兵，方可前進。若是怠忽，必中諸葛亮之計。」張郃受計引軍而行。

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急喚入問之。細作告曰：「司馬懿倍道而行，八日已到新城，孟達措手不及；又被申耽、申儀、李輔、鄧賢爲內應，孟達被亂軍所殺。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見了魏主，同張郃引兵出關來。」

拒我師也。」

孔明大驚曰：「孟達作事不密，死固當然。今司馬懿出關，必取街亭，斷吾咽喉之路。」便問：「誰敢引兵去守街亭？」

言未畢，參軍馬謖曰：「某願往。」孔明曰：「街亭雖小，干係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軍皆休矣。汝雖深通謀略，此地奈無城郭，又無險阻，守之極難。」謖曰：「某自幼熟讀兵書，頗知兵法。豈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馬懿非等閒之輩，更有先鋒張郃，乃魏之名將，恐汝不能敵之。」謖曰：「休道司馬懿，張郃便是。曹叡親來，有何懼哉！若有差失，乞斬全家。」孔明曰：「軍中無戲言。」謖曰：「願立軍令狀！」孔明從之。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孔明曰：「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卽喚王平分付曰：「吾素知汝平生謹慎，故特以此重任相託。汝可小心謹慎。此地下寨，必當要道之處，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安營既畢，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來看。凡事商議停當。」

而行，不可輕易。如所守無危，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戒之！戒之！」二人拜辭，引兵而去。

孔明尋思，恐二人有失，又喚高翔曰：「街亭東北上有一城，名列柳城，乃山僻小路，此可以屯兵紮寨。與汝一萬兵，去此城屯劄。但街亭危，可引兵救之。」高翔引兵而去。

孔明又思高翔非張郃對手，必得一員大將，屯兵於街亭之右，方可防之。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劄。延曰：「某爲前部，理合當先破敵，何故置某於安閒之地？」孔明曰：「前鋒破敵，乃偏裨之事耳。今令汝接應街亭，當陽平關衝要道路，總守漢中咽喉，此乃大任也。何爲安閒乎？汝勿以等閒視之，失吾大事。切宜小心在意！」魏延大喜，引兵而去。

孔明恰纔心安，乃喚趙雲鄧芝分付曰：「今司馬懿出兵，與往日不同。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以爲疑兵。如逢魏兵，或戰或不戰，以驚其心。吾自統大

軍由斜谷逕取郿城。若得郿城，長安可破矣。」二人受命而去。孔明令姜維作先鋒，兵出斜谷。

却說馬謖、王平二人兵到街亭，看了地勢。馬謖笑曰：「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處，魏兵如何敢來！」王平曰：「雖然魏兵不敢來，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卽令軍士伐木爲柵，以圖久計。」謖曰：「當道豈是下寨之地？此處側邊一山，四面皆不相連，且樹木極廣，此乃天賜之險也。可就山上屯軍。」平曰：「參軍差矣。若屯兵當道，築起城垣，賊兵縱有十萬，不能偷過。今若棄此要路，屯兵於山上，倘魏兵驟至，四面圍定，將何策保之？」

謖大笑曰：「汝真女子之見！」兵法云：「凭高視下，勢如劈竹。」若魏兵到來，吾教他片甲不回！」平曰：「吾累隨丞相經陣，每到之處，丞相盡意指教。今觀此山，乃絕地也。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軍士不戰自亂矣。」謖曰：「汝莫亂

道。孫子云：「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蜀兵豈不死戰？以  
可以當百也。吾素讀兵書，丞相諸事尙問於我，汝奈何相阻耶？」平曰：「若參  
軍欲在山上上下下寨，可分兵與我，自於山西下一小寨，爲犄角之勢。倘魏兵至，可  
以相應。」馬謖不從。

忽然山中居民，成羣結隊，飛奔而來，報說魏兵已到。王平欲辭去。馬謖曰：  
「汝既不聽吾令，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待吾破了魏兵，到丞相面前須分不  
得功。」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畫成圖本，星夜差人去稟孔明，具說馬謖自  
於山上下寨。

\* \* \* \* \*

却說司馬懿在城中，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若街亭有兵守禦，卽當接  
兵不行。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回見父曰：「街亭有兵守把。」懿歎曰：「諸葛  
亮真乃神人，吾不如也！」昭笑曰：「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男料街亭易取。」

懿問曰：『汝安敢出此大言？』昭曰：『男親自哨見，當道並無寨柵，軍皆屯於山上，故知可破也。』懿大喜曰：『若兵果在山上，乃天使吾成功矣！』遂更換衣服，引百餘騎親自來看。是夜，天晴月朗，直至山下，周圍巡哨了一遍，方回。馬謖在山上見之，大笑曰：『彼若有命，不來圍山！』傳令與諸將：『倘兵來，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動，卽四面皆下。』

\* \* \* \* \*

却說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回報曰：『乃馬良之弟馬謖也。』懿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又問：『街亭左右別有軍否？』探馬報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懿乃命張郃引一軍，當住王平來路。又令申耽、申儀引兩路兵圍山，先斷了汲水道路，待蜀兵自亂，然後乘勢擊之。當夜調度已定。

次日天明，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司馬懿大驅軍馬，一擁而進，把山四

面圍定。馬謖在山上看時，只見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隊伍，甚是嚴整。蜀兵見之，盡皆喪胆，不敢下山。馬謖將紅旗招動，軍將你我相推，無一人敢動。謖大怒，自殺二將。衆軍驚懼，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魏兵端然不動。蜀兵又退上山去。馬謖見事不諧，教軍緊守寨門，只等外應。

\* \* \* \* \*

却說王平見魏兵到，引軍殺來，正遇張郃，戰有數十餘合，平力窮勢孤，只得退去。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山上無水，軍不得食，寨中大亂。嚷到半夜時分，山南蜀兵大開寨門，下山降魏。馬謖禁止不住。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山上蜀兵愈亂。馬謖料守不住，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

司馬懿放條大路，讓過馬謖。背後張郃引兵趕來。趕到三十餘里，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出，放過馬謖，攔住張郃。視之乃魏延也，揮刀縱馬，直取張郃。郃回軍便走。延驅兵趕來，復奪街亭。趕到五十餘里，一聲喊起，兩邊伏兵齊出。左

邊司馬懿，右邊司馬昭，却抄在魏延背後，把延困在垓心。張郃復來，三路兵合在一處。魏延左衝右突，不得脫身，折兵大半。正危急間，忽一彪軍殺入，乃王平也。延大喜曰：「吾得生矣！」二將合兵一處，大殺一陣，魏兵方退。二將慌忙奔回寨時，營中皆是魏兵旌旗。申耽、申儀從營中殺出。王平、魏延逕奔列柳城來，投高翔。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盡起列柳城之兵，前來救應，正遇延平二人，訴說前事。高翔曰：「不如今晚去劫魏寨，再復街亭。」

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待天色將晚，分兵三路。魏延引兵先進，逕到街亭，不見一人，心中大疑，不敢輕進，且伏在路口等候。忽見高翔兵到，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正沒理會，却不見王平兵到。忽然一聲砲響，火光冲天，鼓聲震地。魏兵齊出，把魏延、高翔圍在垓心。二人盡力衝突，不得脫身。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一彪軍殺入，乃是王平，救了高、魏二人，逕奔列柳城來。比及奔到城下時，城邊早有一軍殺到，旗上大書「魏都督郭淮」字樣。



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恐司馬懿得了全功，乃分淮來取街亭；聞司馬懿、張郃成了此功，遂引兵逕襲列柳城。正遇三將，大殺一陣。蜀兵傷者極多。魏延恐陽平關有失，慌與王平、高翔、望陽平關來。

\* \* \* \* \*

却說郭淮收了軍馬，乃謂左右曰：「吾雖不得街亭，却取了列柳城，亦是大功。」引兵逕到城下叫門，只見城上一聲砲響，旗幟皆豎。當頭一面大旗，上書「平西都督司馬懿。」懿撐起懸空板，倚定護心木欄干，大笑曰：「郭伯濟來何遲也？」淮大驚曰：「仲達神機，吾不及也！」遂入城相見已畢。懿曰：「今街亭已失，諸葛亮必走。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郭淮從其言，出城而去。

懿喚張郃曰：「子丹、伯濟，恐吾全獲大勝，故來取此城池。吾非獨欲成功，乃僥倖而已。吾料魏延、王平、馬謖、高翔等輩，必先去據陽平關。吾若去取此關，諸葛亮必隨後掩殺，中其計矣。兵法云：「歸師勿掩，窮寇莫追。」汝可從小路

抄箕谷退兵。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若彼敗走，不可相拒，只宜中途截住蜀兵，輜重可盡得也。」張郃受計，引兵一半去了。

懿下令：『盡取斜谷，由西城而進。西城雖山僻小縣，乃蜀兵屯糧之所，又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總路。若得此城，三郡可復矣。』於是司馬懿留申耽申儀守列柳城，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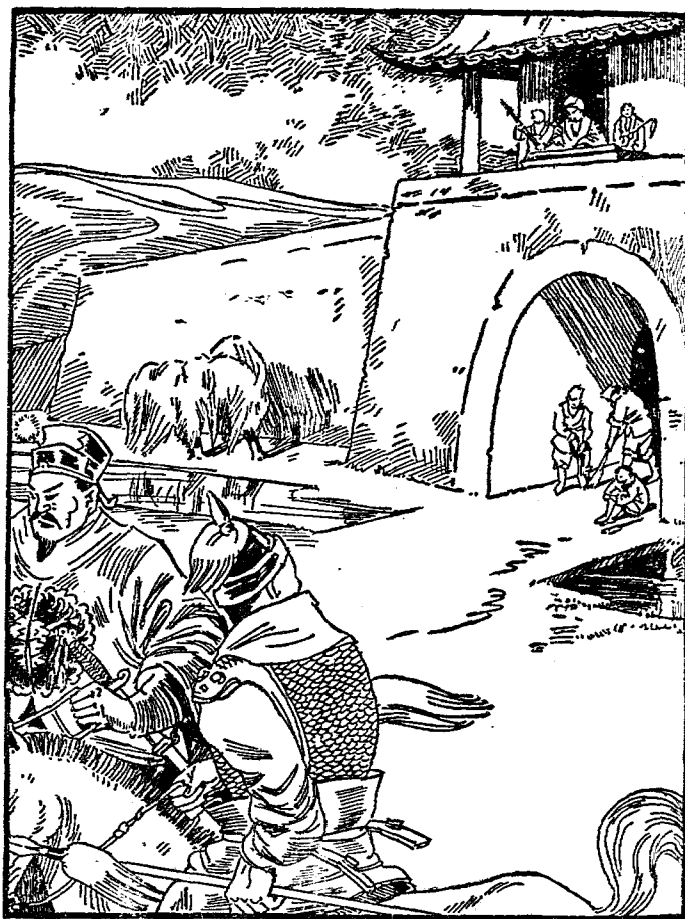
却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猶豫不定。忽然王平使人送圖本至。孔明喚入，左右呈上圖本。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拍案大驚曰：『馬謖無知，坑陷吾軍矣！』左右問曰：『丞相何故失驚？』孔明曰：『吾觀此圖本，失却要路，占山爲寨，偷魏兵大至，四面圍合，斷汲水路道，不須二日，軍自亂矣。若街亭有失，吾等安歸？』長史楊儀進曰：『某雖不才，願替馬幼常回。』

孔明將安營之法，一一分付與楊儀。正待要行，忽報馬到來，說街亭、列柳

城盡皆失了。孔明跌足長歎曰：『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急喚關興、張苞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投武功山小路而行。如遇魏兵，不可大擊，只鼓噪吶喊，爲疑兵驚之。彼當自走，亦不可追。待軍退盡，便投陽平關去。』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理劍閣，以備歸路。又密傳號令，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以備起程。又令馬岱、姜維斷後，先伏於山谷中，待諸軍退盡，方始收兵。又差心腹人，分路報與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官吏軍民，皆入漢中。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送入漢中。

孔明分撥已定，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搬運糧草。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望西城蜂擁而來。時孔明身邊並無大將，只有一班文官；所引五千軍，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衆官聽得這個消息，盡皆失色。

孔明登城望之，果然塵土冲天，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孔明傳令，教



孔明巧使空城計

將旌旗盡皆藏匿；諸將各守城鋪，如有忘行出入，及高聲言語者，立斬；大開四門，每一門上用二十軍士，扮作百姓，洒掃街道，如魏兵到時，不可擅動，吾自有計。孔明乃披鶴氅，戴綸巾，引二小童攜琴一張，於城上敵樓前，凭欄而坐，焚香操琴。

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見了如此模樣，皆不敢進，急報與司馬懿。懿笑而不信，遂止住三軍，自飛馬遠遠望之。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左有一童子，手捧寶劍，右有一童子，手執麈尾。城門內外有二十餘百姓，低頭洒掃，傍若無人。

懿看畢大疑，便到中軍，教後軍作前軍，前軍作後軍，望北山路而退。次子司馬昭曰：「莫非諸葛亮無軍，故作此態，父親何故便退兵？」懿曰：「亮平生謹慎，不會弄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我兵若進，中其計也。汝輩豈知，宜速退。」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

孔明見魏軍遠去，撫掌而笑。衆官無不駭然，乃問孔明曰：「司馬懿乃魏之名將，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見了丞相，便速退去，何也？」孔明曰：「此人料吾生平謹慎，必不弄險；見如此模樣，疑有伏兵，所以退去。吾非行險，蓋因不得已而用之。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吾已令輿苞二人在彼等候。」

衆皆驚服曰：「丞相之機，神鬼莫測。若某等之見，必棄城而走矣。」孔明曰：「吾兵止有二千五百，若棄城而走，必不能遠遁。得不爲司馬懿所擒乎？」善訖，拍掌大笑曰：「吾若爲司馬懿，必不便退也。」遂下令，教西城百姓，隨軍入漢中。司馬懿必將復來。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天水、安定、南安三郡官吏軍民，陸續而來。

却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來。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鼓聲震地。懿回顧二子曰：「吾若不走，必中諸葛之計矣。」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旗上大書

『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行不到一程，山谷中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前面一杆大旗，上書『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山谷應聲，不知蜀兵多少，更兼魏軍心疑，不敢久停，只得盡棄輜重而去。興苞二人皆遵將令，不敢追襲，多得軍器糧草而歸。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不敢出大路，遂回街亭。

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急引兵追趕。山背後一聲礮響，蜀兵漫山遍野而來，爲首大將，乃是姜維、馬岱。真大驚，急退軍時，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真引兵鼠竄而還。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

\* \* \* \* \*

却說趙雲、鄧芝伏兵於箕谷道中。聞孔明傳令回軍，雲謂芝曰：『魏軍知吾兵退，必然來追。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公却引兵打吾旗號，徐徐而退。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

却說郭淮提兵再回箕谷道中，喚先鋒蘇顥分付曰：「蜀將趙雲，英勇無敵。汝可小心隄防。彼軍若退，必有計也。」蘇顥欣然曰：「都督若肯接應，某當生擒趙雲。」遂引前部三千兵，奔入箕谷。看看趕到蜀兵，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上書「趙雲」。蘇顥急收兵退走。行不到數里，喊聲大震，一彪軍撞出，爲首大將，挺鎗躍馬，大喝曰：「汝識趙子龍否！」蘇顥大驚曰：「如何這裏又有趙雲？」措手不及，被雲一鎗刺死於馬下。餘軍潰散。

雲迤邐前進，背後又一軍到，乃郭淮部將萬政也。雲見魏兵追急，乃勒馬挺鎗，立於路口，待來將交鋒。蜀兵已去三十餘里。萬政認得是趙雲，不敢前進。雲等得天色黃昏，方纔撥回馬緩緩而進。郭淮兵到，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因此不敢近前。淮傳令教軍急趕，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行至一大林，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趙子龍在此！」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餘者皆越嶺而去。



萬政勉強來敵，被雲一箭射中盛纓，驚跌於澗中。雲以鎗指之曰：「吾饒汝性命回去，快教郭淮趕來！」萬政脫命而回。雲護送車仗人馬，望漢中而去，沿途並無遺失。曹真、郭淮復奪三郡，以爲己功。

\* \* \* \* \*

却說司馬懿分兵而進。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懿引一軍復到西城，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又無武將，只有幾個文官，別無埋伏。武功山小民告曰：「關興、張苞只各有三千軍，轉山吶喊。鼓譟驚追，又無別軍，並不敢廝殺。」

懿悔之無及，仰天歎曰：「吾不如孔明也！」遂安撫了諸處官民，引兵逕還長安，朝見魏主。叡曰：「今日復得隴西諸郡，皆卿之功也。」懿奏曰：「今蜀兵皆在漢中，未盡剿滅。臣乞大兵併力收川，以報陛下。」叡大喜，令懿即便興兵。忽班部一人出奏曰：「臣有一計，足可定蜀降吳。」

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三國演義 第十册 第九十五回

七九

##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魴斷利賺曹休

却說獻計者，乃尚書孫資也。曹叡問曰：「卿有何妙計？」資奏曰：「昔太祖皇帝收張魯時，危而後濟，常對羣臣曰：「南鄭之地，真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今若盡起天下之兵伐蜀，則東吳又將入寇。不如以現在之兵，分命大將據守險要，養精蓄銳。不過數年，中國日盛，吳蜀二國，必自相殘害，那時圖之，豈非勝算？乞陛下裁之。」

叡乃問司馬懿曰：「此論若何？」懿奏曰：「孫尚書所言極當。」叡從之，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留郭淮、張郃守長安，大賞三軍，駕回洛陽。

却說孔明回到漢中，計點軍士，只少趙雲、鄧芝，心中甚憂，乃令關興、張苞、

各引一軍接應，二人正欲起身，忽報趙雲、鄧芝到來，並不曾折一人一騎，輜重軍器，亦無遺失。孔明大喜，親引諸將出迎。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敗軍之將，何勞丞相遠接？」孔明急扶起，執手而言曰：「是吾不識賢愚，以致如此！各處兵將敗損，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何也？」

鄧芝告曰：「某引軍先行，子龍獨自斷後，斬將立功，敵人驚怕，因此軍資什物，不曾遺棄。」孔明曰：「真將軍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又取絹一萬疋賞雲部卒。雲辭曰：「三軍無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若反受賞，乃丞相賞罰不明也。且請寄庫，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孔明歎曰：「先帝在日，常稱子龍之德，今果如此！」乃倍加欽敬。

忽報馬謖、王平、魏延、高翔至，孔明先喚王平入帳責之曰：「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汝何不諫之，致使失事？」平曰：「某再三相勸，要在當道築土城安營守把。參軍大怒不從，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魏兵驟至，把山四

面圍合，某引兵衝殺十餘次，皆不能入。次日土崩瓦解，降者無數。某孤軍難立，故投魏文長求救。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某奮死殺出。比及歸寨，早被魏兵占了。及投列柳城時，路逢高翔，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指望克復街亭。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以此心疑。登高望之，只見魏延、高翔被魏兵圍住，某卽殺入重圍，救出二將，就同參軍併在一處。某恐失却陽平關，因此急來回守。非某之不諫也。丞相不信，可問各部將校。」

孔明喝退，又喚馬謖入帳。謖自縛跪於帳前。孔明變色曰：「汝自幼飽讀兵書，熟諳戰法。吾累次叮嚀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領此重任。汝若早聽王平之言，豈有此禍？今敗軍折將，失地陷城，皆汝之過也！若不明正軍律，何以服衆？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後，汝之家小，吾按月給與祿糧，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謖泣曰：「丞相視某如子，某以丞相爲父。某之死罪，實已難逃；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言訖大

哭。孔明揮淚曰：『吾與汝義同兄弟，汝之子卽吾之子也，不必多囑。』

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將斬。參軍蔣琬自成都至，見武士欲斬馬謖，大驚，高叫留人，入見孔明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爭，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以討賊耶？合當斬之。』須臾，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孔明大哭不已。蔣琬問曰：『今幼常得罪，既正軍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爲馬謖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曾囑吾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今果應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大小將士，無不流涕。馬謖亡年三十九歲。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

却說孔明斬了馬謖，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用線縫在屍上，具棺葬之；自

修祭文享祀，將謾家小加意撫恤，按月給與祿米。於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蔣琬申奏後主，請自貶丞相之職。琬回成都，入見後主，進上孔明表章。

後主覽表畢曰：「勝負兵家常事，丞相何出此言？」侍中費禕奏曰：「臣聞治國者，必以奉法爲重。法若不行，何以服人？丞相敗績，自行貶降，正其宜也。」後主從之，乃詔貶孔明爲右將軍，行丞相事，照舊總督軍馬，就命費禕齎詔到漢中。

孔明受詔貶降訖，禕恐孔明羞赧，乃賀曰：「蜀中之民，知丞相初拔四縣，深以爲喜。」孔明變色曰：「是何言也？得而復失，與不得同。公以此賀我，實足使我愧赧耳。」禕又曰：「近聞丞相得姜維，天子甚喜。」孔明怒曰：「兵敗師還，不曾奪得寸土，此吾之大罪也。量得一姜維，於魏何損？」禕又曰：「丞相現統雄師數十萬，可再伐魏乎？」孔明曰：「昔大軍屯於祁山箕谷之時，我兵多於賊兵，而不能破賊，反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之多寡，在主將耳。今欲減兵省

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如其不然，雖兵多何用？自今以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責吾之短，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翹足而待矣。」費禕諸將皆服其論。費禕自回成都。

孔明在漢中，惜軍愛民，勵兵講武，置造攻城渡水之器，聚積糧草，預備戰筏，以爲後圖。細作探知，報入洛陽。

\* \* \* \* \*

魏主曹叡聞知，卽召司馬懿商議收川之策。懿曰：「蜀未可攻也。方今天道亢炎，蜀兵必不出。若我軍深入其地，彼守其險要，急切難下。」叡曰：「倘蜀兵再來入寇，如之奈何？」懿曰：「臣已算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之計。臣舉一人往陳倉道口築城守禦，萬無一失。此人身長九尺，猿臂善射，深有謀略。若諸葛亮入寇，此人足可當之。」叡大喜，問曰：「此何人也？」懿奏曰：「乃太原人，姓郝，名昭，字伯道。現爲雜霸將軍，鎮守河西。」



叡從之，加郝昭爲鎮西將軍，命把守陳倉道口。遣使持詔去訖。忽報揚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說東吳鄱陽太守周魴，願以郡來降，密遣人陳言七事，說東吳可破，乞早發兵取之。叡就御床上展開，與司馬懿同觀。懿奏曰：「此言極有理，吳當滅矣。臣願引一軍往助曹休。」忽班中一人進曰：「吳人之言，反覆不一，未可深信。周魴智謀之士，必不肯降。此特誘兵之詭計也。」衆視之，乃建威將軍賈逵也。懿曰：「此言亦不可不聽，機會亦不可錯失。」魏主曰：「仲達可與賈逵同助曹休。」二人領命去訖。於是曹休引軍逕取皖城；賈逵引前將軍滿寵，東皖太守胡質，逕取陽城，直向東關；司馬懿引本部軍逕取江陵。

却說吳主孫權，在武昌東關，會多官商議曰：「今有鄱陽太守周魴密表，奏稱魏揚州都督曹休，有入寇之意。今魴詐施詭計，暗陳七事，引誘魏兵深入重地，可設伏兵擒之。今魏兵分三路而來，諸卿有何高見？」顧雍進曰：「此大

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

權大喜，乃召陸遜，封爲輔國大將軍，平北都元帥，統御林大兵，攝行王事，授以白旄黃鉞。文武百官，皆聽約束。權親自與遜執鞭。遜領命謝恩畢，乃保二人爲左右都督，分兵以迎三道。

權問何人。遜曰：「奮威將軍朱桓，綏南將軍全琮，二人可爲輔佐。」權從之，卽命朱桓爲左都督，全琮爲右都督。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一州并荆湖之衆七十餘萬，令朱桓在左，全琮在右，遜自居中，三路進兵。朱桓獻策曰：「曹休以親見任，非智勇之將也。今聽周魴誘言，深人重地，元帥以兵擊之，曹休必敗。敗後必走兩條路：左乃夾石，右乃桂車。此二條路，皆山僻小徑，最爲險峻。某願與全子璜各引一軍，伏於山險，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曹休可擒矣。若擒了曹休，便長驅直進，唾手而得壽春，以窺許洛，此萬世一時也。」遜曰：「此非善策，吾自有妙用。」於是朱桓懷不平而退。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以敵司

馬懿。諸路俱各調撥停當。

\* \* \* \* \*

却說曹休兵臨皖城，周魴來迎，逕到曹休帳下。休問曰：「近得足下之書，所陳七事，深爲有理，奏聞天子，故起大軍三路進發。若得江東之地，足下之功不小。有人言足下多謀，誠恐所言不實。吾料足下必不欺我。」周魴大哭，急掣從人所佩劍欲自刎。休急止之。魴仗劍而言曰：「吾所陳七事，恨不能吐出心肝。今反生疑，必有吳人使反間之計也。若聽其言，吾必死矣。吾之忠心，惟天可表！」言訖，又欲自刎。曹休大驚，慌忙抱住曰：「吾戲言耳。足下何故如此？」魴乃用劍割髮擲於地曰：「吾以忠心待公，公以吾爲戲，吾割父母所遺之髮，以表此心！」曹休乃深信之，設宴相待。

席罷，周魴辭去。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休令入，問曰：「汝此來何爲？」逵曰：「某料東吳之兵，必盡屯於皖城。都督不可輕進。待某兩下夾攻，賊兵可

破矣。』休怒曰：『汝欲奪吾功耶？』逵曰：『又聞周魴截髮爲誓，此乃詐也。昔要離斷臂，刺殺慶忌，未可深信。』休大怒曰：『吾正欲進兵，汝何出此言以慢軍心！』叱左右推出斬之。衆將告曰：『未及進兵，先斬大將，於軍不利。且乞暫免。』休從之，將賈逵兵留在寨中調用，自引一軍來取東關。

時周魴聽知賈逵削去兵權，暗喜曰：『曹休若用賈逵之言，則東吳敗矣！今天使我成功也！』卽遣人密到皖城，報知陸遜。遜喚諸將聽令曰：『前面石亭，雖是山路，足可埋伏。早先去占石亭關處，布成陣勢，以待魏軍。』遂令徐盛爲先鋒，引兵前進。

却說曹休命周魴引兵前進。正行間，休問曰：『前至何處？』魴曰：『前面石亭也，堪以屯兵。』休從之，遂率大軍并車仗等器，盡赴石亭駐劄。次日，哨馬報道：『前面吳兵不知多少，據住山口。』休大驚曰：『周魴言無兵，爲何有準』

備？急尋鮪問之。人報周鮪引數十人，不知何處去了。休大悔曰：『吾中賊之計矣！雖然如此，亦不足懼！』

遂令大將張普爲先鋒，引兵數千來與吳兵交戰。兩陣對圓，張普出馬罵曰：『賊將早降！』徐盛出馬相迎。戰無數合，普抵敵不住，勒馬收兵，回見曹休，言徐盛勇不可當。休曰：『吾當以奇兵勝之。』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又令薛裔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戰，却佯輸詐敗，誘到北山之前，放砲爲號，三面夾攻，必獲大勝。』二將受計，各引二萬軍到晚埋伏去了。

却說陸遜喚朱桓、全琮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三萬軍，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放火爲號。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可擒曹休也。』

當日黃昏，二將受計引兵而進。二更時分，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迎

着張普伏兵。普不知是吳兵，迺來時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魏兵便走，桓令後軍放火。全琮引一軍抄到魏寨後，正撞在薛喬陣裏，就那裏大殺一陣。薛喬敗走，魏兵大損，奔回本寨。後面朱桓全琮兩路殺來。曹休寨中大亂，自相衝擊。休慌上馬，望夾石道奔走。徐盛引大隊軍馬，從正路殺來。魏兵死者不可勝數，逃命者盡棄衣甲。曹休大驚，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忽見一彪軍從小路衝出，爲首大將，乃賈逵也。休驚慌少息，自愧曰：『吾不用公言，果遭此敗！』逵曰：『都督可速出此道。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吾等皆危矣！』於是曹休驟馬而行，賈逵斷後。逵於林木盛茂處，及險峻小徑，多設旌旗，以爲疑兵。及至徐盛趕到，見山坡下閃出旗角，疑有埋伏，不敢追趕，收兵而回。因此救了曹休。司馬懿聽知休敗，亦引兵退去。

却說陸遜正望捷音，須臾，徐盛、朱桓、全琮皆到，所得車仗、牛、馬、驢、騾、軍資、

器械，不計其數，降兵數萬餘人。遜大喜，卽同太守周魴並諸將班師還吳。吳主孫權，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以御蓋覆遜而入。諸將盡皆陞賞。權見周魴無髮，慰勞曰：『卿斷髮成此大事，功名當書於竹帛也。』卽封周魴爲關內侯，大設筵會，勞軍慶賀。

陸遜奏曰：『今曹休兵敗，魏已喪膽，可修國書，遣使入川，教諸葛亮進兵攻之。』權從其言，遂遣使齎書入川去。

未知孔明再來伐魏，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却說蜀漢建興六年秋九月，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於石亭，車仗馬匹，軍資器械，並皆罄盡。休惶恐之甚，氣憂成病，到洛陽，疽發背而死。魏王曹叡勅令厚葬。

司馬懿引兵還。衆將接入問曰：「曹都督兵敗，卽元帥之干係，何故急回耶？」懿曰：「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必乘虛來取長安。倘隴西緊急，何人救之？吾故回耳。」衆皆以爲懼怯，哂笑而退。

却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請兵伐魏，并言大破曹休之事。一者顯自己威風，二者通利會之好。後主大喜，令人持書至漢中，報知孔明。時孔明兵強馬壯，



糧草豐足，所用之物，一切完備，正要出師；聽知此信，卽設宴大會諸將，計議出師。

正飲酒間，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次子趙廣，來見丞相。孔明大驚，擲杯於地曰：『子龍休矣！』二子入見，拜哭曰：『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孔明跌足而哭曰：『子龍身故，國家損一棟梁，去吾一臂也！』衆將無不揮淚。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報喪。後主聞雲死，放聲大哭曰：『朕昔年幼，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卽下詔追贈大將軍，諡順平侯，勅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建立廟堂，四時享祭。

却說後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祭葬甚厚，封趙統爲虎賁中郎，趙廣爲牙門將，就令守墳。二人辭謝而去。忽近臣奏曰：『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卽日將出師伐魏。』後主問在朝諸臣，諸臣多言未可輕動。後主疑慮未決。忽奏

丞相令楊儀齎『出師表』至。後主宣入，儀呈上表章。後主就御案上拆視。其表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

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權坐大，遂併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桓，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

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穰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後主覽表甚喜，即勅令孔明出師。孔明受命，起三十萬精兵，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逕奔陳倉道口而來。

\* \* \* \* \*

早有細作報入洛陽。司馬懿奏知魏主，大會文武商議。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臣昨守隴西，功微罪大，不勝惶恐。今乞引一軍往擒諸葛亮。臣近得一員大將，使六十斤大刀，騎千里征驄馬，開兩石鐵胎弓，暗藏三個流星鎚，百發

百中；有萬夫不當之勇。乃隴西狄道人，姓王，名雙，字子全。臣保此人爲先鋒。」  
觀大喜，便召王雙上殿，視之，身長九尺，面黑睛黃，熊腰虎背。觀笑曰：「朕  
得此大將，有何慮哉！」遂賜錦袍金甲，封爲虎威將軍前部大先鋒。曹眞爲大  
都督。眞謝恩出朝，遂引十五萬精兵，會合郭淮、張郃，分路守把隘口。

\* \* \* \* \*

却說蜀兵前隊哨至陳倉，回報孔明說：「陳倉口已築起一城，內有大將  
郝昭守把，深溝高壘，遍排鹿角，十分謹嚴；不如棄了此城，從太白嶺鳥道出祁  
山甚便。」孔明曰：「陳倉正北是街亭，必得此城，方可進兵。」命魏延引兵到  
城下，四面攻之。連日不能破，魏延復來告孔明，說城難打。

孔明大怒，欲斬魏延。忽帳下一人告曰：「某雖無才，隨丞相多年，未嘗報  
效。願去陳倉城中，說郝昭來降，不用張弓隻箭。」衆視之，乃部曲鄧祥也。孔明  
曰：「汝用何言以說之？」祥曰：「郝昭與某，同是隴西人氏，自幼交契。某今到

彼，以利害說之，必來降矣。」孔明卽令前去。鄧祥驟馬，逕到城下，叫曰：「郝伯道，故人鄧祥來見。」城上人報知郝昭，昭令開門放入，登城相見。昭問曰：「故人因何到此？」祥曰：「吾在西蜀孔明帳下，參贊軍機，待以上賓之禮。特令某來見公，有言相告。」昭勃然變色曰：「諸葛亮乃我國讎敵也！吾事魏，汝事蜀，各事其主！昔時爲昆仲，今時爲讎敵！汝再不必多言，便請出城！」

鄧祥又欲開言，郝昭已出敵樓上了。魏軍急催上馬，趕出城外。祥回頭視之，見昭倚定護心木欄杆。祥勒馬以鞭指之曰：「伯道賢弟，何太情薄耶？」昭曰：「魏國法度，兄所知也。吾受國恩，但有死而已。兄不必下說詞。早回見諸葛亮，教快來攻城。吾不懼也！」祥回告孔明曰：「郝昭未等某開言，便先阻却。」孔明曰：「汝可再去見他，以利害說之。」

祥又到城下，請郝昭相見。昭出到敵樓上。祥勒馬高叫曰：「伯道賢弟，聽吾忠言。汝據守一孤城，怎拒數十萬之衆？今不早降，後悔無及！且不順大漢而

事奸魏，抑何不知天命，不辨清濁乎？願伯道思之。」郝昭大怒，拈弓搭箭，指鄧祥而喝曰：「吾前言已定，汝不必再言！可速退！吾不射汝！」鄧祥回見孔明，具言郝昭如此光景。

孔明大怒曰：「匹夫無禮太甚！豈欺吾無攻城之具耶？」隨叫土人問曰：「陳倉城中，有多少人馬？」土人告曰：「雖不知的數，約有三千人。」孔明笑曰：「量此小城，安能禦我！休等他救兵到，火速攻之！」

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一乘上可立十數人，週圍用木板遮護。軍士各把短梯軟索，聽軍中擂鼓，一齊上城。郝昭在敵樓上，望見蜀兵裝起雲梯，四面而來，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分佈四面，待雲梯近城，一齊射之。

孔明只道城中無備，故大造雲梯，令三軍鼓噪呐喊而進，不期城上火箭齊發，雲梯盡焚，梯上軍士多被燒死。城上矢石如雨，蜀兵皆退。孔明大怒曰：「汝燒吾雲梯，吾却用「衝車」之法！」

於是連夜安排排下衝車。次日，又四面鼓噪吶喊而進。郝昭急命運石鑿眼，用葛索穿定飛打，衝車皆被打折。孔明又令人運土填城壕，教廖化引三千鎧軍，從夜間掘地道，暗入城去。郝昭又於城中掘重濠橫截之。如此晝夜相攻，二十餘日，無計可破。

孔明營中憂悶。忽報：「東邊救兵到了，旗上書「魏先鋒大將王雙。」」孔明問曰：「誰可迎之？」魏延出曰：「某願往。」孔明曰：「汝乃先鋒大將，未可輕出。」又問：「誰敢迎之？」裨將謝雄應聲而出。孔明與三千軍去了。孔明又問曰：「誰敢再去？」裨將龔起應聲要去。孔明亦與三千軍去了。孔明恐城內郝昭引兵衝出，乃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

却說謝雄引軍前行，正遇王雙，戰不三合，被雙一刀劈死。蜀兵敗走。雙隨後趕來。龔起接着，交馬只三合，亦被雙所斬。敗兵回報孔明。孔明大驚，忙令廖



化、王平、張疑出迎。兩陣對圓，張疑出馬。王平、廖化壓住陣角。王雙縱馬來與張疑交馬數合，不分勝負。雙詐敗便走，疑隨後趕去。王平見張疑中計，忙叫曰：『休趕！』

疑急回馬時，王雙流星鎚早到，正中其背。疑伏鞍而走，雙回馬趕來。王平、廖化截住，救得張疑回陣。王雙驅兵大殺一陣，蜀兵折傷甚多。疑吐血數口，回見孔明，說：『王雙英雄無敵，如今將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四面立起排柵，築起重城，深挑濠塹，守禦甚嚴。』

孔明見折二將，張疑又被打傷，卽喚姜維曰：『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別求何策？』維曰：『陳倉城池堅固，郝昭守禦甚密，又得王雙相助，實不可取。不若令一大將，依山傍水，下寨固守；再令良將守把要道，以防街亭之攻；却統大軍去襲祁山，某却如此如此用計，可捉曹真也。』孔明從其言，卽令王平、李恢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魏延引一軍守陳倉口。馬岱爲先鋒，關興、張苞爲前

後救應，便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

\* \* \* \* \*

却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因此到洛口分調郭淮、孫禮、東  
西守把，又聽的陳倉告急，已令王雙去救，聞知王雙斬將立功，大喜，乃令中護  
軍大將費耀，權攝前部總督，諸將各自守把隘口。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  
曹真令押入，跪於帳前。其人告曰：『小人不是奸細，有機密來見都督，誤被伏  
路軍捉來，乞退左右。』真乃教去其縛，左右暫退。其人曰：『小人乃姜伯約心  
腹人也。蒙本官遣送密書。』真曰：『書安在？』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真  
拆視之，曰：

『罪將姜維，百拜書呈大都督曹塵下，維念世食魏祿，忝守邊城，叨  
竊厚恩，無門補報。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陷身於巔崖之中。想念舊國，  
何日忘之？今幸蜀兵西出，諸葛亮甚不相疑，賴都督親提大兵而來，如

遇敵人，可以詐敗。維當在後，以舉火爲號，先燒蜀人糧草，却以大兵翻身掩之，則諸葛亮可擒也。非敢立功報國，實欲自贖前罪。倘蒙照察，速須來命。」

曹真看畢，大喜曰：「天使吾成功也！」遂重賞來人，便令回報，依期會合。真喚費耀商議曰：「今姜維暗獻密書，令吾如此如此。」耀曰：「諸葛亮多謀，姜維智廣，或者是諸葛亮所使。恐其中有詐。」真曰：「他原是魏人，不得已而降蜀，又何疑乎？」耀曰：「都督不可輕去，只守定本寨。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如成功，盡歸都督；倘有奸計，某自支當。」

真大喜，遂令費耀引五萬兵，望斜谷而進。行了兩三程，屯下軍馬，令人哨探。當日申時分，回報「斜谷道下，有蜀兵來也。」耀忙催兵進。蜀兵未及交戰先退。耀引兵追之，蜀兵又來。方欲對陣，蜀兵又退。如此者三次。俄延至次日申時分，魏軍一日一夜，不曾敢歇，只恐蜀兵攻擊。方欲屯軍造飯，忽然四面喊聲

大震，鼓角齊鳴，蜀兵漫山遍野而來。

門旗開處，閃出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其中，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耀縱馬而出，遙見孔明，心中暗喜，回顧左右曰：「如蜀兵掩至，便退後走。若見山後火起，却回身殺去，自有兵來相應。」分付畢，躍馬出呼曰：「前者敗將，今何敢又來！」孔明曰：「汝喚曹真來答話！」耀罵曰：「曹督都乃金枝玉葉，安肯與反賊相見耶！」孔明大怒，把羽扇一招，左有馬岱，右有張疑，兩路兵衝出。魏兵便退。行不到三十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喊聲不絕。費耀只道號火，便回身殺來。蜀兵齊退。耀提刀在前，只望喊處追趕。將次近火，山路又鼓角喧天，喊聲震地。兩軍殺出，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山上矢石如雨，往下射來。魏兵大敗。費耀知是中計，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人馬困乏。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不知其數。

耀逃命而走，正遇山坡口一彪軍，乃是姜維。耀大罵曰：「反賊無信！吾不

幸誤中汝奸計也！』維笑曰：『吾欲擒曹真，誤賺汝矣。速下馬受降！』耀驟馬奪路，望山谷中而走。忽見谷中火光冲天，背後追兵又至。耀自刎身死，餘衆盡降。孔明連夜驅兵，直出祁山前下寨，收住軍馬，重賞姜維。維曰：『某恨不得殺曹真也。』孔明亦曰：『可惜大計小用矣。』

\* \* \* \* \*

却說曹真聽知折了費耀，悔之不及，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於是孫禮、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言蜀兵又出祁山，曹真損兵折將，勢甚危急。叡大驚，卽召司馬懿入內曰：『曹真損兵折將，蜀兵又出祁山，卿有何策，可以退之？』懿曰：『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不用魏軍揚武耀威，蜀兵自然走矣。』

不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

却說司馬懿奏曰：「臣嘗奏陛下，言孔明必出陳倉，故以郝昭守之，今果然矣。彼若從陳倉入寇，運糧甚便。今幸有郝昭、王雙守把，不敢從此處運糧。其餘小道，搬運艱難。臣算蜀兵行糧止有一月，利在急戰。我軍只宜久守。陛下可降詔，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不要出戰。不須一月，蜀兵自走。那時乘虛而擊之，諸葛亮可擒也。」叡欣然曰：「卿既有先見之明，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懿曰：「臣非惜身重命，實欲存下此兵，以防東吳陸遜耳。孫權不久必將僭號稱尊，如稱尊號，恐陛下伐之，定先入寇也。臣故欲以兵待之。」

正言間，忽近臣奏曰：「曹都督奏報軍情。」懿曰：「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凡追趕蜀兵，必須觀其虛實，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諸葛亮之計。」叡即時

下詔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眞：「切不可戰，務在謹守，只待蜀兵退去，方纔擊之。」司馬懿送韓暨於城外，囑之曰：「吾以此功讓與子丹，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只道天子降詔，教保守爲上。追趕之人，大要仔細，勿遣性急氣躁者追之。」暨辭去。

却說曹眞正升帳議事，忽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至。眞出寨接入，受詔已畢，退與郭淮、孫禮計議。淮笑曰：「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眞曰：「此見若何？」淮曰：「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久後能禦蜀兵者，必仲達也。」眞曰：「倘蜀兵不退，又將如何？」淮曰：「可密令人去教王雙引兵於小路巡哨，彼自不敢運糧。待其糧盡兵退，乘勢追擊，可獲全勝。」孫禮曰：「某去祁山虛粧做運糧兵車，上盡裝乾柴茅草，以硫黃礮硝灌之，却教人虛報隴西運糧到。若蜀兵無糧，必然來搶。待入其中，放火燒車，外以伏兵應之，可勝矣。」眞喜曰：

『此計大妙！』卽令孫禮引兵依計而行。又遣人教王雙引兵于小路上巡哨。郭淮引兵提調箕谷、街亭，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眞又令張遼子張虎爲先鋒，樂進子樂綝爲副先鋒，同守頭營，不許出戰。

却說孔明在祁山寨中，每日令人挑戰，魏兵堅守不出。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魏兵堅守不出，是料吾軍中無糧也。今陳倉轉運不通，其餘小路盤涉艱難，吾算隨軍糧草，不敷一月用度，如之奈何？』

正躊躇間，忽報隴西魏軍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運糧官乃孫禮也。孔明曰：『其人如何？』有魏人告曰：『此人曾隨魏主出獵於大石山，忽驚起一猛虎，直奔御前，孫禮下馬拔劍斬之。從此封爲上將軍。乃曹眞心腹人也。』孔明笑曰：『此是魏將料吾乏糧，故用此計。車上裝載者，必是茅草引火之物。吾平生專用火攻，彼乃欲以此計誘我耶？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車，必來劫我寨矣。』



可將計就計而行。』

遂喚馬岱分付曰：『汝引三千軍徑到魏兵屯糧之所，不可入營，但於上風頭放火。若燒着車仗，魏兵必來圍吾寨。』又差馬忠、張疑，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內外夾攻。三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分付曰：『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今晚若西山火起，魏兵必來劫吾營。汝二人却伏於魏寨左右，只等他兵出寨，汝二人便可劫之。』又喚吳班、吳懿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如魏兵到，可截其歸路。』

孔明分撥已畢，自在祁山上凭高而坐。魏兵探知蜀兵要來劫糧，慌忙報與孫禮。禮令人飛報曹真。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虎、樂綝：『看今夜山西火起，蜀兵必來救應。可以出軍，如此如此。』二將受計，令人登樓專看火號。

却說孫禮把軍伏於山西，只待蜀兵到。是夜二更，馬岱引三千兵來，人皆

銜枚，馬盡勒口。逕到山西，見許多車仗，重重壘壘，攢遠成營，車仗虛插旌旗。正值西南風起，岱令軍士逕去營南放火，車仗盡着，火光冲天。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內放號火，急引兵一齊掩至。背後鼓角喧天，兩路兵殺來，乃是馬忠、張疑把魏軍圍在垓心。孫禮大驚，又聽得魏軍中喊聲起，一彪軍從火光邊殺來，乃是馬岱內外夾攻，魏兵大敗。火緊風急，人馬亂竄，死者無數。孫禮引中傷軍，突烟冒火而走。

\* \* \* \* \*

却說張虎在營中，望見火光，大開寨門，與樂綝盡引入馬，殺奔蜀寨來。寨中却不見一人，急收軍回時，吳班、吳懿兩路兵殺出，斷其歸路。張樂二將急衝出重圍，奔回本寨，只見土城之上，箭如飛蝗。原來却被關興、張苞襲了營寨。魏兵大敗，皆投曹真寨來。方欲入寨，只見一彪敗軍飛奔而來，乃是孫禮，遂同入寨見真，各言中計之事。真聽知，謹守大寨，更不出戰。

蜀兵得勝，回見孔明。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一面教拔寨齊起。楊儀曰：『今已大勝，挫盡魏兵銳氣，何故反欲收軍？』孔明曰：『吾兵無糧，利在急戰。今彼堅守不出，吾受其病矣。彼今雖暫時兵敗，中原必有添益。若以輕騎襲吾糧道，那時要歸不能。今乘魏兵新敗，不敢正視蜀兵，便可出其不意，乘機退去。所憂者但魏延一軍，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急不能脫身。吾已令人授以密計，教斬王雙，使魏人不敢來追，只令後隊先行。』當夜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一夜兵已盡退，只落空營。

却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郃下馬入帳，謂真曰：『某奉聖旨，特來聽調。』真曰：『曾別仲達否？』郃曰：『仲達分付云：「吾軍勝，蜀兵必不便去；若吾軍敗，蜀兵必即去矣。」今吾軍失利之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消息否？』真曰：『未也。』於是即令人往探之，果是虛營，只插着數十



王雙中伏被誅

面旌旗，兵已去了二日也。曹真懊悔無及。

\* \* \* \* \*

且說魏延受了密計，當夜二更拔寨，急回漢中。早有細作報知王雙。王雙大驅軍馬，併力追趕。追到二十餘里，看看趕上，見魏延旗號在前，王雙大叫曰：『魏延休走！』蜀兵更不回頭。王雙拍馬趕來，背後魏兵叫曰：『城外寨中火起，恐中敵人奸計。』

王雙勒馬回時，只見一片火光冲天，慌令退軍。行到山坡左側，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大喝曰：『魏延在此！』王雙大驚，措手不及，被延一刀砍於馬下。魏兵疑有埋伏，四散逃走。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望漢中緩緩而行。

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先教存下三十騎，伏於王雙營邊；只待王雙起兵趕時，却去他營中放火；待他回寨，出其不意，突出斬之。魏延斬了王雙，引兵回到漢中，見孔明，交割了人馬。孔明設宴大會，不在話下。

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回到寨中。忽有陳倉城郝昭差人申報，言王雙被斬。曹真聞知，傷感不已，因此憂成疾病，遂回洛陽，命郭淮、孫禮、張郃守長安諸道。

却說吳主孫權設朝，有細作人報說：「蜀諸葛丞相出兵兩次，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於是羣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以圖中原。權猶疑未決。張昭奏曰：「主公德配唐虞，明並文武，可即皇帝位，然後興兵。」多官皆應曰：「子布之言是也。」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築臺於武昌南郊。是日羣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改黃武八年爲黃龍元年。諡父孫堅爲武烈皇帝，母吳氏爲武烈皇后，兄孫策爲長沙桓王。立子孫登爲皇太子。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爲太子左輔，張昭次子張休爲太子右弼。

恪字元遜，身長七尺，極聰明，善應對。權甚愛之。年六歲時，值東吳宴會，恪隨父在座。權見諸葛瑾面長，乃令人牽一驢來，用粉筆書其面曰：「諸葛子瑜。」衆皆大笑。恪趨至前，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諸葛子瑜之驢。」滿座之人，無不驚訝。權大喜，遂將驢賜之。

又一日，大宴官僚，權命恪把盞。巡至張昭面前，昭不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謂恪曰：「汝能強子布飲乎？」恪領命，乃謂昭曰：「昔姜尙父年九十，秉旄仗鉞，未嘗言老。今臨陣之日，先生在後；飲酒之日，先生在前，何謂不養老也？」昭無言可答，只得強飲。權因此愛之，故命輔太子。張昭佐吳王，位列三公之上，故以其子張休爲太子右弼。又以顧雍爲丞相，陸遜爲上將軍，輔太子守武昌。

權復還建業。羣臣共議伐魏之策。張昭奏曰：「陛下初登寶位，未可動兵。只宜修文偃武，增設學校，以安民心；遣使入川，與蜀同盟，共分天下，緩緩圖

也。』

權從其言，卽令使命星夜入川，來見後主。禮畢，細奏其事。後主聞知，遂與羣臣商議。衆議皆謂孫權僭越，宜絕其盟好。蔣琬曰：『可令人問於丞相。』後主卽遣使到漢中問孔明。孔明曰：『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乞遣陸遜與師伐魏。魏必令司馬懿拒之。懿若南拒東吳，我再出祁山，長安可圖也。』後主依言，遂令太尉陳震，將名馬、玉帶、金珠、寶貝，入吳作賀。

震至東吳，見了孫權，呈上國書。權大喜，設宴相待，打發回蜀。權召陸遜入，告以西蜀約會興兵伐魏之事。遜曰：『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旣與同謀，不得不從。今却虛作起兵之勢，遙與西蜀爲應。待孔明攻魏急，吾可乘虛取中原也。』卽時下令，教荊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擇日興師。

\* \* \* \* \*

却說陳震回到漢中，報知孔明。孔明尙憂陳倉不可輕進，先令人去哨探。



回報說：『陳倉城中郝昭病重。』孔明曰：『大事成矣！』遂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領五千兵，星夜直奔陳倉城下；如見火起，併力攻城。』二人俱未深信，又來告曰：『何日可行？』孔明曰：『三日都要完備；不須辭我，即便起行。』二人受計去了。又喚關興、張苞至，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二人各受密計而去。

且說郭淮聞郝昭病重，乃與張郃商議曰：『郝昭病重，你可速去替他。我自寫表申奏朝廷，別行定奪。』

張郃引着三千兵，急來替郝昭。時郝昭病危，當夜正呻吟之間，忽報蜀兵到城下了。昭急令人上城守把。時各門上火起，城中大亂，昭聽知驚死。蜀兵一擁入城。

却說魏延、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並不見一面旗號，又無打更之人。

二人驚疑，不敢攻城。忽聽得一聲礮響，四面旗幟齊豎。只見一人綸巾羽扇，鶴擎道袍，大叫曰：『汝二人來的遲了！』

二人視之，乃孔明也。二人慌忙下馬，拜伏於地曰：『丞相真神計也！』孔明令放入城，謂二人曰：『吾打探得郝昭病重，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此乃穩衆人之心也。吾却令關興、張苞，只推點軍，暗出漢中。吾卽藏於軍中，星夜倍道逕到城下，使彼不能調兵。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發喊相助，令魏兵驚疑不定。兵無主將，必自亂矣。吾因而取之，易如反掌。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正謂此也。』魏延、姜維拜伏。孔明憐郝昭之死，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以表其忠。

孔明謂魏延、姜維曰：『汝二人且莫卸甲，可引兵去襲散關。把關之人，若知兵到，必然驚走。若稍遲，便有魏兵至關，卽難攻矣。』魏延、姜維受命，引兵逕到散關。把關之人，果然盡走。二人上關，纔要卸甲，遙見關外塵頭大起，魏兵到

來。二人相謂曰：『丞相神算，不可測度！』急登樓視之，乃魏將張郃也。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遂令退軍。魏延隨後追殺一陣，魏兵死者無數。張郃大敗而去。

延回到關上，令人報知孔明。孔明先自領兵，出陳倉斜谷，取了建威。後面蜀兵陸續進發。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

安下營寨，孔明聚衆言曰：『吾二次出祁山，不得其利，今又到此，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與吾相敵。彼意疑我取雍、郿二處，必以兵拒守。吾觀陰平、武都二郡，與漢連接，若得此城，亦可分魏兵之勢。何人敢取之？』姜維曰：『某願往。』王平應曰：『某亦願往。』孔明大喜，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二人領兵去了。

\* \* \* \* \*

再說張郃回到長安，見郭淮、孫禮說：『陳倉已失，郝昭已亡，散關亦被蜀

兵奪了。今孔明復出祁山，分道進兵。』淮大驚曰：『若如此，必取雍、郿矣！』乃留張郃守長安，令孫禮保雍城。淮自引軍星夜來郿城守禦，一面上表入洛陽告急。

却說魏主曹叡設朝，近臣奏曰：『陳倉城已失，郝昭已亡，諸葛亮又出祁山，散關亦被蜀兵奪了。』叡大驚。忽又奏滿寵等有表，說『東吳孫權僭稱帝號，與蜀同盟。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聽候調用。只在旦夕，必入寇矣。』叡聞知兩處危急，舉止失措，甚是驚慌。此時曹真病未痊，即召司馬懿商議。懿奏曰：『以臣愚意所料，東吳必不舉兵。』叡曰：『卿何以知之？』懿曰：『孔明嘗思報魏之讎，非不欲吞吳也，只恐中原乘虛擊彼，故暫與東吳結盟。陸遜亦知其意，故假作興兵之勢以應之，實是坐觀成敗耳。陛下不必防吳，只須防蜀。』叡曰：『卿真高見！』遂封懿爲大督都，總攝隴西諸路軍馬，令近人取曹真總

兵將印來。懿曰：「臣自去取之。」遂辭帝出朝，逕到曹真府下，先令人入府報知，懿方進見。

問病畢，懿曰：「東吳、西蜀會合興兵入寇，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明公知之乎？」真驚訝曰：「吾家人知我病重，不令我知。似此國家危急，何不拜仲達爲大都督，以退蜀兵耶？」懿曰：「某才薄智淺，不稱其職。」真曰：「取印與仲達。」懿曰：「都督少慮。某願助一臂之力，只不敢受此印也。」真躍起曰：「如仲達不領此任，中國危矣！吾當抱病見帝以保之。」懿曰：「天子已有恩命，但懿不敢受耳。」真大喜曰：「仲達今領此任，可退蜀兵。」懿見真再三讓印，遂受之，辭了魏主，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蜀漢建興七年，夏四月，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專候魏兵。

\* \* \* \* \*

却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張郃接見，備言前事。懿令郃爲先鋒，戴凌爲副將，引十萬兵到祁山，於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孫禮入寨參見。懿問曰：「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來，利在速戰，今來此不戰，必有謀也。隴西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隄防，並無他事。只有武都陰平二處，未曾回報。」懿曰：「吾已差人與孔明交戰。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後，彼必自亂矣。」

二人受計，引兵五千，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陰平，就襲蜀兵之後。郭淮於

路謂孫禮曰：「仲達比孔明如何？」禮曰：「孔明勝仲達多矣。」淮曰：「孔明雖勝，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蜀人如正攻兩郡，我等從後抄到，彼豈不自亂乎？」

正言間，忽哨馬來報：「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前離蜀兵不遠。」禮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陳兵於外，必有詐也。不如速退！」郭淮從之。方傳令教軍退時，忽然一聲礮響，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旗上大書「漢丞相諸葛亮」。中央一輛四輪車，孔明端坐於上；左有關興，右有張苞。孫郭二人見之，大驚。孔明大笑曰：「郭淮、孫禮休走！司馬懿之計，安能瞞得過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却教汝等襲吾軍後。武都、陰平，吾已取了。汝二人不早來降，欲驅兵與吾決戰耶？」

郭淮、孫禮聽畢，大慌。忽然背後喊殺連天，王平、姜維引兵從後殺來。興苞二人引軍從前面殺來。兩下夾攻，魏兵大敗。郭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張苞

望見驟馬趕來，不期連人帶馬，跌入澗內。後軍急忙救起，頭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

\* \* \* \* \*

却說郭孫二人走脫，回見司馬懿曰：「武都、陰平、二郡已失。孔明伏於要路，前後攻殺，因此大敗，棄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把雍、郿二城，切勿出戰。吾自有破敵之策。」二人拜辭而去。

懿又喚張郃、戴凌，分付曰：「今孔明得了武都、陰平，必然撫百姓以安民心，不在營中矣。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營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吾却引軍在前佈陣，只待蜀兵勢亂，吾大驅人馬，攻殺進去；兩軍併力，可奪蜀寨也。若得此地山勢，破敵何難？」

二人受計引兵而去。戴凌在左，張郃在右，各取小路進發，深入蜀兵之後。三更時分，來到大路，兩軍相遇，合兵一處，却從蜀兵背後殺來。行不到三十里，



前軍不行。張戴二人自縱馬視之，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郃曰：『此必有準備。可急取路而回。』

纔傳令退軍，只見滿山火光齊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圍住。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凌、張郃，可聽吾言。司馬懿料吾往武都、陰平、撫民，不在營中，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却中吾之計也。汝二人乃無名下將，吾不殺害，下馬早降！』郃大怒，指孔明而罵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國境界，如何敢發此言！吾若捉住汝時，碎屍萬段！』言訖，縱馬挺鎗，殺上山來。山上矢石如雨。郃不能上山，乃拍馬舞鎗，衝出重圍，無人敢當。蜀兵困戴凌在垓心。郃殺出舊路，不見戴凌，卽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救出戴凌而回。

孔明在山上，見郃在萬軍之中，往來衝突，英勇倍加，乃謂左右曰：『嘗聞張翼德大戰張郃，人皆驚懼。吾今日見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爲蜀中之害。吾當除之。』遂收軍還營。

却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只待蜀兵亂動，一齊攻之。忽見張郃、戴凌、狼狽而來，告曰：『孔明先如此隄防，因此大敗而歸。』懿大驚曰：『孔明真神人也！不如且退。』卽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堅守不出。

且說孔明大勝，所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乃引大軍回寨。每日令魏延挑戰，魏兵不出。一連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帳中思慮，忽報天子遣侍中費禕齎詔至。孔明接入營中，焚香禮畢，開詔讀之，乃復孔明丞相之職。

孔明聽詔畢，謂費禕曰：『吾國事未成，安可復丞相之職？』堅辭不受。禕曰：『丞相若不受職，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將士之心，宜且權受。』孔明方纔拜受。禕辭去。

孔明見司馬懿不出，思得一計，傳令教各處皆拔寨而起。當有細作報知

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謀，不可輕動。」張郃曰：「此必因糧盡而回，如何不追？」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又麥熟，糧草豐足；雖然轉運艱難，亦可支吾半載。安肯便走？彼見吾連日不戰，故作此計引誘。可令人遠遠哨之。」

軍士探知，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且堅守寨柵，不可輕進。」住了旬日，絕無音信，並不見蜀將來戰。懿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已起營去了。」懿不信，乃更換衣服，雜在軍中，親自來看，竟見蜀兵又退二十里下寨。懿回營謂張郃曰：「此乃孔明之計也，不可追趕。」又住了旬日，再令人哨探，回報說：「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郃曰：「孔明用緩兵之計，漸退漢中，都督何故懷疑，不早追之？」郃願往決一戰。懿曰：「孔明詭計極多，倘有差失，喪吾軍之銳氣，不可輕進。」郃曰：「某去若敗，甘當軍令。」懿曰：「既汝要去，可分兵兩枝。汝引一枝先行，須要奮力死戰。吾隨後接

應以防伏兵。汝次日先進，到半途駐劄，後日交戰，使兵力不乏。」遂分兵已畢。次日，張郃、戴凌引副將數十員，精兵三萬，奮勇先進，到半路下寨。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隨後進發。

原來孔明密令人哨探，見魏兵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喚衆將商議曰：「今魏兵來追，必然死戰，汝等須以一當十，吾以伏兵截其後。非智勇之將，不可當此任。」言畢，以目視魏延。延低頭不語。王平出曰：「某願當之。」孔明曰：「若有失，如何？」平曰：「願當軍令！」孔明歎曰：「王平肯捨身親冒矢石，真忠臣也。雖然如此，奈魏兵分兩枝前後而來，斷吾伏兵在中，平縱然智勇，只可當一頭，豈可分身兩處？須再得一將同去爲妙。怎奈軍中再無捨死當先之人！」言未畢，一將出曰：「某願往！」孔明視之，乃張翼也。孔明曰：「張郃乃魏之名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汝非敵手。」翼曰：「若有失事，願獻首於帳下。」孔明曰：「汝旣敢去，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於山谷中，只待魏兵趕上，任他過盡，汝等

各引伏兵從後掩殺。若司馬懿隨後趕來，却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吾自有別計相助。」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姜維、廖化分付曰：「與汝二人一個錦囊，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於前山之上。如見魏兵圍住王平、張翼，十分危急，不必去救，只開錦囊看視，自有解危之策。」二人受計引兵而去。又令吳班、吳懿、馬忠、張疑、四將附耳分付曰：「如來日魏兵到，銳氣正盛，不可便迎，且戰且走。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汝等便回軍趕殺。吾自有兵接應。」四將受計引兵而去。又喚關興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於山谷；只看山上紅旗颺動，却引兵殺出。」興受計引兵而去。

却說張郃、戴凌領兵前來，驟如風雨。馬忠、張疑、吳懿、吳班、四將接着，出馬交鋒。張郃大怒，驅兵追殺。蜀兵且戰且走。魏兵追趕約有二十餘里，時值六月

天氣十分炎熱，人馬汗如潑水。走到五十里外，魏兵皆盡氣喘。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關興引兵殺出。馬忠等四將，一齊引兵掩殺回來。張郃、戴凌死戰不退。忽然喊聲大震，兩路軍殺出，乃王平、張翼也。各奮勇追殺，截其後路。郃大叫衆將曰：『汝等到此，不決一死戰，更待何時！』

魏兵奮力衝突，不得脫身。忽然背後鼓角喧天，司馬懿自領精兵殺到。懿指揮衆將，把王平、張翼困在垓心。翼大呼曰：『丞相真神人也！計已算定，必有良謀。吾等當決一死戰！』卽分兵兩路，平引一軍，截住張郃、戴凌；翼引一軍，力當司馬懿。兩頭死戰，叫殺連天。

姜維、廖化在山上探望，見魏兵勢大，蜀兵力危，漸漸抵當不住。維謂化曰：『如此危急，可開錦囊看計。』二人拆開視之，內書云：『若司馬懿兵來圍王平、張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兩枝，竟襲司馬懿之營；懿必急退，汝可乘亂攻之。營雖不得，可獲全勝。』二人大喜，卽分兵兩路，逕襲司馬懿營中而去。原來司

馬懿亦恐中孔明之計，沿途不住的令人傳報。懿正催戰間，忽流星馬飛報，言蜀兵兩路竟取大寨去了。

懿大驚失色，乃謂衆將曰：『吾料孔明有計，汝等不信，勉強追來，却誤了大事！』即提兵急回。軍心惶惶亂走。張翼隨後掩殺，魏兵大敗。張郃、戴凌見勢孤，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勝，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

司馬懿大敗一陣，奔入寨時，蜀兵已自回去。懿收聚敗軍，責罵諸將曰：『汝等不知兵法，只憑血氣之勇，強欲出戰，致有此敗。今後切不許妄動。再有不遵，決正軍法！』衆將羞慚而退。這一陣，魏軍死者極多，遺棄馬匹器械無數。

却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又欲起兵進取。忽報有人自成都來，說張苞身死。孔明聞知，放聲大哭，口中吐血，昏絕於地。衆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臥牀不起。諸將無不感激。

旬日之後，孔明喚董厥、樊建等入帳分付曰：『吾自覺沉昏，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漢中養病，再作良圖。汝等切勿走泄。』司馬懿若知，必來攻擊。遂傳號令，教當夜暗暗拔寨，皆回漢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長歎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吾不能及也。』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分兵把守各處隘口。懿自班師回。

却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自回成都養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後主御駕自來問病，命御醫調治，日漸痊可。

建興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說：『蜀兵數次侵界，屢犯中原，若不剿除，後必爲患。今時值秋涼，人馬安閑，正當征伐。臣願與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入漢中，殄滅奸黨，以清邊境。』

魏主大喜，問侍中劉曄曰：『子丹勸朕伐蜀，如何？』曄奏曰：『大將軍之



言是也。今若不剿除，後必爲大患。陛下便可行之。」叡點頭。曄出內回家，有衆大臣相探，問曰：「聞天子與公計議興兵伐蜀，此事如何？」曄應曰：「無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險，非可易圖。空費軍馬之勞，於國無益。」衆官皆默然而出。

楊暨入內奏曰：「昨聞劉曄勸陛下伐蜀，今日與衆臣議，又言不可伐，是欺陛下也。陛下何不召而問之？」叡卽召劉曄入內問曰：「卿勸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曄曰：「臣細詳之，蜀不可伐。」叡大笑。少時，楊暨出內。曄奏曰：「臣昨日勸陛下伐蜀，乃國之大事，豈可妄泄於人？夫兵者，詭道也。事未發，切宜祕之。」叡大悟曰：「卿言是也！」自此愈加敬重。

旬日內，司馬懿入朝，魏主將曹真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臣料東吳未敢動兵，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叡卽拜曹真爲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爲大將軍，征西副都督，劉曄爲軍師。三人拜辭魏主，引四十萬大兵，前行至長安，逕奔劍閣，來取漢中。其餘郭淮孫禮等，各取路而行。

漢中人報入成都。此時孔明病好多時，每日操練人馬，習學八陣之法，盡皆精熟，欲取中原；聽得這個消息，遂喚張巖、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故道，以當魏兵；吾却提大兵便來接應。』二人告曰：『人報魏軍四十萬，詐稱八十萬，聲勢甚大，如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倘魏軍大至，何以拒之？』孔明曰：『吾欲多與，恐士卒辛苦耳。』

巖與平面面相覷，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疎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可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殺某二人，就此請殺，只不敢去。』孔明笑曰：『何其愚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見。魏兵雖有四十萬，安敢深入山險之地？因此不用多軍，決不受害。吾將大軍皆在漢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時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勞，吾十萬之衆可勝魏兵四十萬也。』二人聽畢，方大喜，拜辭而去。

孔明隨統大軍出漢中，傳令教各處隘口，預備乾柴草料細糧，俱夠一月

人馬支用，以防秋雨，將大軍寬限一月，先給衣食，俟候出征。

却說曹真、司馬懿同領大軍，逕到陳倉城內，不見一間房屋，尋土人問之，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燬。曹真便要從陳倉道進發。懿曰：『不可輕進。深入重地，或勝則可；倘有疎虞，人馬受苦，要退則難。且宜在城中搭起窩鋪住紮，以防陰雨。』

真從其言。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陳倉城外，平地水深三尺，軍器盡溼，人不得睡，晝夜不安。大雨連降三十日，馬無糧草，死者無數。軍士怨聲不絕。傳入洛陽，黃門侍郎王肅上疏乞魏主召還曹真、司馬懿。魏主覽表，正在猶豫，楊阜、華歆亦上疏諫。魏主卽下詔，遣使詔曹真、司馬懿還朝。

却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今連陰三十日，軍無戰心，各有思歸之意，

如何禁止？」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來，怎生退之？」懿曰：「先伏兩軍斷後，方可回兵。」正議間，忽使命來召。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後隊作前隊，徐徐而退。

却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天氣未晴，自提一軍屯於城固，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劄。孔明升帳喚衆將言曰：「吾料魏兵必走，魏主必下詔來取曹真司馬懿兵回。吾若追之，必有準備；不如任他且去，再作良圖。」忽王平令人報來，說魏兵已回。孔明分付來人，傳與王平，不可追襲，吾自有破魏兵之策。未知孔明怎生破魏，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鬪陣辱仲達

却說衆將聞孔明不追魏兵，俱入帳告曰：「魏兵苦雨，不能屯紮，因此回去。正好乘勢追之，丞相如何不追？」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今軍退必有埋伏。吾若追之，正中其計。不如縱他遠去，吾却分兵逕出斜谷而取祁山，使魏人不隄防也。」

衆將曰：「取長安之地，別有路途，丞相只取祁山，何也？」孔明曰：「祁山乃長安之首也，隴西諸郡，倘有兵來，必經由此地。更兼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乃用武之地，吾故欲先取此，得地利也。」衆將皆拜服。孔明令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出箕谷；馬岱、王平、張翼、馬忠、出斜谷，俱會於祁山。調撥已定，孔明自提大軍，令關興、廖化爲先鋒，隨後進發。

却說曹真司馬懿二人，在後監督人馬，令一軍入陳倉古道探視，回報說蜀兵不來。又行旬日，後面埋伏衆將皆回，說蜀兵全無音耗。真曰：『連綿秋雨，棧道斷絕，蜀人豈知我等退軍耶？』懿曰：『蜀兵隨後出矣。』真曰：『何以知之？』懿曰：『連日晴明，蜀兵不趕，料吾有伏兵也，故縱吾兵遠去，待我兵過盡，他却奪祁山矣。』曹真不信。

懿曰：『子丹如何不信？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十日爲期。若無蜀兵來，我面塗紅粉，身穿女衣，來營中伏罪。』真曰：『若有蜀兵來，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與你。』卽分兵兩路，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

各下寨已畢，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其餘軍馬，各於要路安營。懿更換衣裝，雜在衆軍之內，遍觀各營。忽到一營，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大雨淋

了許多時，不肯回去，今又在這裏頓住，強要賭賽，却不苦了官軍！」

懿聞言歸寨升帳，聚衆將皆到帳下，揆出那將來。懿叱之曰：「朝廷養軍千日，用在一時。汝安敢出怨言，以慢軍心！」其人不招。懿叫出同伴之人對證，那將不能抵賴。懿曰：「吾非賭賽，欲勝蜀兵，令汝各人有功回朝。汝乃妄出怨言，自取罪戾！」喝令武士推出斬之。須臾，獻首帳下。衆將悚然。懿曰：「汝等諸將皆要盡心以防蜀兵。聽吾中軍礮響，四面皆進。」衆將受命而退。

却說魏延、張嶷、陳式、杜瓊四將，引一萬兵，取箕谷而進。正行之間，忽報參謀鄧芝到來，四將問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隄防魏兵埋伏，不可輕進。」陳式曰：「丞相用兵，何多疑耶？吾料魏兵連遭大雨，衣甲皆毀，必然急歸，安得又有埋伏？今吾兵倍道而進，可獲大勝，如何又教休進？」芝曰：「丞相計無不中，謀無不成，汝安敢違令？」式笑曰：「丞相若果多謀，不致街亭之失！」

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聽其計，亦笑曰：「丞相若聽吾言，逕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皆得矣！今執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既令進兵，今又教休進，何其號令不明！」式曰：「吾自有五千兵，逕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當，式只不聽，逕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鄧芝只得飛報孔明。

陳式引兵行不數里，忽聽一聲礮響，四面伏兵皆出。式急退時，魏兵塞滿谷口，圍得鐵桶相似。式左衝右突，不能得脫。忽聞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乃是魏延，救了陳式，回到谷中，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帶傷人馬。背後魏兵趕來，却得杜瓊、張疑引兵接應，魏兵方退。陳魏二人方信孔明先見如神，懊悔不及。

鄧芝回見孔明，言魏延陳式如此無禮。孔明笑曰：「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因憐其勇而用之。久後必生患害。」

正言間，忽流星馬報到，說陳式折了四千餘人，止有四五百帶傷人馬，屯



在谷中。孔明令鄧芝再來箕谷撫慰陳式，防其生變；一面喚馬岱、王平，分付曰：『斜谷若有魏兵守把，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夜行晝伏，速出祁山之左，舉火爲號。』又喚馬忠、張翼，分付曰：『汝等亦從山僻小路，晝伏夜行，逕出祁山之右，舉火爲號，與馬岱、王平會合，共劫曹真營寨。吾自從谷中三面攻之，魏兵可破也。』四人領命，分頭引兵去了。孔明又喚關興、廖化，分付曰：『如此如此。』二人受了密計，引兵而去。孔明自領精兵倍道而行。正行間，又喚吳班、吳懿，授與密計，亦引兵先行。

却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以此怠慢，縱令軍士歇息，只等十日無事，要差司馬懿。不覺守了七日，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不許縱令蜀兵近界。秦良領令，引兵剛到谷口，哨見蜀兵退去。良急引兵趕來，行到五六十里，不見蜀兵，心下疑惑，教軍士下馬歇息。忽哨馬報

說：『前面有蜀兵埋伏。』良上馬看時，只見山中塵土大起，急令軍士提防。

不一時，四壁廂喊聲大震，前面吳班、吳懿引兵殺出，背後關興、廖化引兵殺來。左右是山，皆無走路。山上蜀兵大叫：『下馬投降者免死！』魏軍大半多降。秦良死戰，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孔明把降卒拘於後軍，却將魏軍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扮作魏兵，令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引着，逕奔曹真寨來。先令報馬入寨說：『只有些小蜀兵，盡趕去了。』真大喜。

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真喚入問之。其人告曰：『今蜀兵用埋伏計，殺魏兵四千餘人。司馬都督致意將軍，教休將賭賽爲念，務要用心提防。』真曰：『吾這裏并無一個蜀兵。』遂打發來人回去。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真自出帳迎之。比及到寨，人報前後兩把火起。真急回寨後看時，關興、廖化、吳班、吳懿四將，指麾蜀軍，就營前殺將進來。馬岱、王平從後面殺來；馬忠、張翼亦引兵殺到。魏軍措手不及，各自逃生。衆將保曹真望東而走，背後蜀兵趕來。

曹眞正奔走，然忽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到。眞膽戰心驚，視之，乃司馬懿也。懿大戰一場，蜀兵方退。眞得脫，羞慚無地。懿曰：「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吾等不可久居此處，宜去渭濱安營，再作良圖。」眞曰：「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懿曰：「見來人報稱，子丹說并無一個蜀兵，吾料孔明暗來劫寨，因此知之，故相接應。今果中計。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曹眞甚是惶恐，氣成疾病，臥牀不起。兵屯渭濱，懿恐軍心有亂，不敢教眞引兵。

\* \* \* \* \*

却說孔明大驅士馬，復出祁山。勞軍已畢，魏延、陳式、杜瓊、張疑，入帳拜伏請罪。孔明曰：「是誰失陷了軍來？」延曰：「陳式不聽號令，潛入谷口，以此大敗。」式曰：「此是魏延教我行來。」孔明曰：「他倒救你，你反攀他！將令已違，不必巧說！」卽令武士推出陳式斬之。須臾，懸首於帳前，以示諸將。此時孔明不斬魏延，欲留之以爲後用也。

孔明既斬了陳式，正議進兵，忽有細作報說曹真臥病不起，現在營中治療。孔明大喜，謂諸將曰：『若曹真病輕，必便回長安。今魏兵不退，必爲病重，故留於軍中，以安衆人之心。吾寫下一書，教秦良的降兵持與曹真，真若見之，必然死矣。』遂喚降兵至帳下，問曰：『汝等皆是魏軍，父母妻子，多在中原，不宜久居蜀中。今放汝等回家，若何？』衆軍泣淚拜謝。孔明曰：『曹子丹與吾有約，吾有一書，汝等帶回，送與子丹，必有重賞。』魏軍領了書，奔回本寨，將孔明書呈與曹真。真扶病而起，拆封視之，書中多羞辱之意，嘲責之詞。

曹真看畢，恨氣填胸，至晚死於軍中。司馬懿用兵車裝載，差人送赴洛陽安葬。魏主聞知曹真已死，卽下詔催司馬懿出戰。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隔日先下戰書。孔明謂諸將曰：『曹真必死矣。』遂批回來日交鋒。使者去了。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如此而行；又喚關興分付，如此如此。

次日，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一邊是河，一邊是山，中央平川曠野，

好片戰場！兩軍相迎，以弓箭射住陣角。三通鼓罷，魏陣中門旗開處，司馬懿出馬，衆將隨後而出。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手搖羽扇。懿曰：「吾主上法堯禪舜，相傳二帝，坐鎮中原，容汝蜀吳二國者，乃吾主寬慈仁厚，恐傷百姓也。汝乃南陽一耕夫，不識天數，強要相侵，理宜殄滅！如省心改過，宜卽早回，各守疆界，以成鼎足之勢，免致生靈塗炭，汝等皆得全生！」

孔明笑曰：「吾受先帝託孤之重，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汝曹氏不久爲漢所滅。汝祖父皆爲漢臣，世食漢祿，不思報效，反助篡逆，豈不自恥？」懿羞慚滿面曰：「吾與汝決一雌雄！汝若能勝，吾誓不爲大將！汝若敗時，早歸故里，吾並不加害！」孔明曰：「汝欲鬪將鬪兵鬪陣法？」懿曰：「先鬪陣法。」孔明曰：「先布陣我看。」

懿入中軍帳下，手執黃旗，招颺左右軍動，排成一陣，復上馬出陣，問曰：「汝識吾陣否？」孔明笑曰：「吾軍中未將，亦能布之！此乃「混元一氣陣」也。」

懿曰：『汝布陣我看。』

孔明入陣，把羽扇一搖，復出陣前，問曰：『汝識我陣否？』懿曰：『量此八卦陣，如何不識？』孔明曰：『識便識了，敢打我陣否？』懿曰：『既識之，如何不敢打？』孔明曰：『汝只管打來。』

司馬懿回到本陣中，喚戴凌、張虎、樂綝三將，分付曰：『今孔明所布之陣，按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汝三人可從正東生門打入，往西南休門殺出，復從正北開門殺入，此陣可破。汝等小心在意！』

於是戴凌在中，張虎在前，樂綝在後，各引三十騎，從生門打入。兩軍吶喊相助。三人殺入蜀陣，只見陣如連城，衝突不出。三人慌引騎轉過陣腳，往西南衝去，却被蜀兵射住，衝突不出。陣中重重疊疊，都有門戶，那裏分明東西南北？三將不能相顧，只管亂撞，但見愁雲漠漠，慘霧濛濛。喊聲起處，魏軍一個個皆被縛了，送到中軍。

孔明坐於帳中，左右將張虎、戴凌、樂綝，并九十個軍，皆縛在帳下。孔明笑曰：「吾縱然捉得汝等，何足爲奇！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教他再讀兵書，重觀戰策，那時來決雌雄，未爲遲也。汝等性命既饒，當留下軍器戰馬。」遂將衆人衣服脫了，以墨塗面，步行出陣。司馬懿見之大怒，回顧諸將曰：「如此鏖敗銳氣，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臣耶！」卽指揮三軍，奮死掠陣。懿自拔劍在手，引百餘饒將，催督衝殺。

兩軍恰纔相會，忽然陣後鼓角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乃關興也。懿分後軍當之，復催軍向前廝殺，忽然魏兵大亂。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蜀兵三路夾攻，懿大驚，急忙退軍。蜀兵周圍殺到，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出。魏兵十傷六七。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堅守不出。

孔明收得勝之兵，回到祁山時，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至軍中交割。苟安好酒，於路怠慢，違限十日。孔明大怒曰：「吾軍中專以糧爲大事，

悞了三日便該處斬！汝今悞了十日，有何理說？」喝令推出斬之。長史楊儀曰：「苟安乃李嚴用人，又兼錢糧多出於西川，若殺此人，後無人敢送糧也。」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縛，杖八十放之。

苟安被責，心中懷恨，連夜引親隨五六騎，逕奔魏寨投降。懿喚入，苟安拜告前事。懿曰：「雖然如此，孔明多謀，汝言難信。汝能爲我幹一件大功，吾那時奏准天子，保汝爲上將。」安曰：「但有甚事，卽當效力。」懿曰：「汝可回成都布散流言，說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稱爲帝，使汝主召回孔明，便是汝之功。」苟安允諾，逕回成都，見了宦官，布散流言，說孔明自倚大功，早晚必將篡國。宦官聞之大驚，卽入內奏帝，細言前事。後主驚訝曰：「似此，如之奈何？」宦官曰：「可詔還成都，削其兵權，免生叛逆。」

後主下詔，宣孔明班師回朝。蔣琬出班奏曰：「丞相自出師以來，累建大功，何故宣回？」後主曰：「朕有機密事，必須與丞相面議。」卽遣使齎詔星夜



宣孔明回。

使命逕到祁山大寨，孔明接入，受詔已畢，仰天歎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側！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也。若奉命而退，後日再難得此機會也。」姜維問曰：「若大軍退，司馬懿乘勢掩殺，當復如何？」孔明曰：「吾今退軍，可分五路而退。今日先退此營。假如營內兵一千，却掘二千竈。今日掘三千竈，明日掘四千竈，每日退軍，添竈而行。」

楊儀曰：「昔孫臏擒龐涓，用添兵減竈之法；今丞相退兵，何故增竈？」孔明曰：「司馬懿善能用兵，知吾退兵，必然追趕，心中疑吾有伏兵，定於舊營內數竈；見每日增竈，兵又不知退與不退，則疑而不敢追。吾徐徐而退，自無損兵之患。」遂傳令退軍。

却說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只待蜀兵退時，一齊掩殺。正躊躇間，忽報

蜀寨空虛，人馬皆去。懿因孔明多謀，不敢輕追，自引百餘騎前來蜀營內踏看。教軍士數竈，仍回本寨。次日，又教軍士趕到那個營內，查點竈數。回報說：「這營內之竈，比前又增一分。」司馬懿謂諸將曰：「吾料孔明多謀，今果添兵增竈，吾若追之，必中其計；不如且退，再作良圖。」

於是回軍不追。孔明不折一人，望成都而去。次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說孔明退兵之時，未見添兵，只見增竈。懿仰天長歎曰：「孔明效虞詡之法，瞞過吾也！其謀略吾不如之！」遂引大軍還洛陽。

未知孔明回到成都，竟是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小學  
第一集  
第一  
三四九  
册